



MG
k204.2
26

文學博士瀧川龜太郎著

史記會注考證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藏版



3 2167 8723 8

史記會注考證卷六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駢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記六

考證史公自序云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鏑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廢作始皇本紀第六愚按始皇之時史職不廢蕭何所收圖籍史公或



及觀之故此紀特詳楊慎曰始
阜二世紀始見太史公筆力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

孫也名子楚按戰國策本名子異後為華陽

夫人嗣夫人楚人

因改名子楚也 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

來相事故遣子及貴臣為質如

上音國弱懼其侵伐令子及貴臣往為質音直實反又二國敵亦為交質音致左傳云周
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是也

異音義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

邯鄲豪家女善歌舞有娠而獻於子楚

故後世以為婦人美稱梁玉繩曰稱妾為姬其誤始於周太史公亦隨俗書之 生始

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

政一曰秦與趙同祖以趙城為榮故姓趙氏

月且生於趙因為政後以始皇諱故音征

一故本紀於秦始皇則曰姓趙氏於漢高祖曰姓劉氏愚按秦紀曰周繆王以趙城封造
始皇生於趙故曰趙政與索隱前說皆非中井積德曰注正月之下加且字恐臆斷夫名

正者以月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考證顧炎武曰天

不以日。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謂之年古人但曰年幾何不言歲也變之自太史公始梁玉繩警記引錢廣伯云孟

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

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

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李斯為舍人。集解文頤曰主殿內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

則為長史矣陪臣往往考證中非積德曰李斯是文信侯之舍人非秦王之臣後事秦王

稱舍人非職掌定名。蒙驁王騎。集解徐廣曰一作駘蒙驁齊人蒙武

大夫陵伐趙者正議騎魚綺反劉集解應劭曰應秦邑公史

伯莊云音綺後同考證作駘是也。庶公等為將軍。集解應劭曰應秦邑公史

失其姓名正議庶彼苗反益秦之縣邑大夫稱公若楚制考證沈濤曰漢韓勣碑陰

有故涿郡太守魯庶次公故樂安相魯庶季公秦漢時自有庶姓更特失其名耳公如樞

之公。公泄公。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

定之。

考張文虎曰合刻本每年提行後人取便
證檢閱耳舊刻游本皆連前文毛本此紀亦連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

斬首三萬。

考將子匠反卒子必反卷丘員反
證四年已取魏卷何煩此時攻之疑卷字誤愚按古鈔南本卷作權
考梁玉繩曰秦昭三十三

年，蒙騫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

考表十三城作十二
證城蒙恬傳韓世家同此紀

十月，將

軍蒙騫攻魏氏陽有詭。

考徐廣曰陽音場
證音暢魏之邑名

歲大饑。四年，拔陽

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

蟲從東方來蔽天。

考表十月作七月程一枝曰今
證本七作十誤黃式三曰十月無蝗

天下疫。百姓內

粟千石，拜爵一級。

考內粟拜爵始此徐字遠曰秦人重爵除吏復家故不
證輕賜爵漢則賜民多矣然亦稍輕不得為吏也入粟千石比

一首級其重爵可見方苞曰平準書民多買復及五
大夫徵發之士益鮮則民納粟拜爵求免徵發也

五年，將軍騫攻魏定酸

棗。

考地理志陳留有酸棗縣
證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五里古酸棗縣南
考括地志云燕虛長平
證一作于闐案地

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也
考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又戰國策曰拔燕酸棗虛
證理人桃人亦魏邑虛地今闕蓋與諸縣相近按今東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故桃城則亦非

遠正議燕烏田反括地志云南燕城古燕國也滑州昨城縣是也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帝舜生於姚墟即東郡也長平故城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里

雍丘山陽城

地理志陳留有雍丘縣河內有山陽縣

皆拔之取二十城

考語則此三城已于前三十餘年取之矣或者是因拔長平雍丘山陽而復定三城之疆與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

五國兵罷

正議徐廣云壽陵在常山按本趙邑也考館本考證云趙世家悼襄王元年龐煖將趙楚魏楚之銳師攻秦叢不按此云取壽陵所將

之師一作衛一作燕亦不同翟灝曰衛微弱僅存被秦迫逐徙居野王將救亡不暇何敢攻秦蓋燕楚趙魏韓五國伐秦耳此紀誤以衛替燕而趙世家誤脫韓也至取壽陵之說更非無論不勝而罷未嘗取秦寸土而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五國所攻者乃新豐之叢非壽陵也

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考館本考證云此是衛元君十二年不名角沈家本日角字疑衍姚範曰

白起於昭王時已降韓之野王矣此蓋秦人徙衛君於野王也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出北斗兵大起韓在太微君害臣

其在天獄諸侯作亂所指其處大惡葬在日旁子欲殺父將軍驚死以攻龍孤慶都一作燕徐廣曰慶

地志云定州恆陽縣西南四十里有白龍水又有挾龍山又定州唐縣東北五十四里有孤山蓋都山也帝王紀云望堯母慶都所居張晏云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相去五

十里北登堯山南望慶都山也注水經云望都城東有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孤都聲相近疑卽都山孤山及望都故城三處相近考李筌曰此語倒裝謂將軍驚以攻龍孤

慶都還兵攻汲考中井橫德也考四字屬上句考彗星復見西方復扶當十

六日夏太后死梁襄王所生母八年王弟長安

君成嬌長安君名也號爲長安君將軍擊趙反將如字將死屯

雷長子縣東北三十里漢屯留吁國也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

臨洮在隴西卒屯雷蒲鵠反戮其屍雷蒲鵠皆地名也壁于此地時上

成嬌自殺壁壘之內雷卒屯雷蒲鵠反戮其屍雷蒲鵠皆地名也壁于此地時上

卒死者皆戮其屍雷蒲鵠皆地名也壁于此地時上

壁於屯留而死屯留蒲鵠二邑之反卒雖死猶皆戮其屍雷卒子忽反鵠

晉高注同蒲鵠皆地名考證此節文義難解注亦欠明錢大昕曰辟與蒲鵠皆似人名辟乃討成嶠之將軍辟死而部卒又叛因更戮其屍耳梁玉繩記引許周生云反下衍死字漢志無王弟長安君成嶠將軍擊趙反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此為一事據漢書五行志所引止此可證以下別為一事壁當將兵在外者前所衍死字疑當在蒲鵠反下將軍辟死卒屯留蒲鵠反戮其屍蓋蒲鵠屯留人聞遷屯留民懼禍及己故因將軍之死而反反亦即死故戮其屍也愚按徐氏測義館本考證梁氏志疑皆有別解錢許二

長說較

河魚大上。

向所謂豕蟲之孽明年膠毒魚陰類小人象即漢書五行志劉

黃河之魚西上入渭渭水也漢書五行志云魚者陰類臣民之象也十七年滅韓二十六年盡并天下自滅韓至并天下蓋十年矣周本紀云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明關東後屬秦輕車重馬東就食魚大上秦人皆輕車重馬竝就食於東言其象類先見也

往河芻食魚也一云河魚大上為災人遂東就食皆輕車重馬膠毒封為長信侯而去考證洪水汎濫民不能居皆輕車重馬東徙就食也

予之山陽地令毒居之。中說秦始皇母于嫪毐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

也。正議嫪毐上躬虬反下體改反子音與括地志云山陽故城在懷州修武縣西北太行山東南宮室犬馬衣服苑囿馳獵

恣毒事無小大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毒國集解徐廣

曰河、一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志云：故垣城，漢縣，治本魏地。

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縣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言蒲陽。即晉公子重耳所居邑也。考證：梁玉繩曰：六國表魏世家作垣，蒲陽衍三城，此脫書。蒲衍

然致秦昭十八年取魏垣。是河東之垣也。而春申君傳上昭王書，又有并蒲衍首垣之語。是開封之長衍也。則垣有兩地。已與衍俱為昭王所拔。奚待始皇九年復攻此與年表世

家同誤。蓋此時但當言攻魏蒲陽耳。垣與衍皆屬美文。四月，上宿雍。集解：蔡邑曰：上者尊位所在也。顯案

敢喋言，尊尊之意也。考證：張文虎曰：上下 已酉，王冠帶劍。集解：徐廣曰：年

文皆稱王，此不當忽稱上。蓋王之爛文。晉禮記云：年二十而冠。按年二十一也。考證：秦記于二十二歲冠，蓋變禮也。徐 長

廣云：二十二者，以踰年改元計也。正義云：二十一者，以當年改元計也。徐說為是。

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

騎，戎翟君公舍人。集解：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

嬖虎鉏，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左傳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鉏，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稱。以玉。羣臣莫敢用。集解：崔浩云：李斯磨和璧作之。漢諸帝世傳服之，謂傳國璽。韋曜吳

書云：璽方四寸，上句交五龍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漢書云：文曰吳天之命。皇帝壽昌。

按二文不同漢書元后傳云王莽令王舜逼太后取璽玉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吳志云孫堅入洛掃除漢陵廟軍於甄官并得璽後歸魏晉懷帝永嘉五年六月帝蒙塵平陽璽入前趙劉聰至東晉成帝咸和四年石勒滅前趙得璽穆帝永和八年石勒為慕容俊滅漢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璽使何融送晉傳宋宋傳南齊南齊傳梁梁傳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廣陵北齊將辛術定廣陵得璽送北齊至周建德六年正月平北齊璽入周周傳隋隋傳唐也卒子忽反下同

考璽中井積德曰不可以漢制解秦文又曰正義李斯以下始皇稱帝以後事不可以解秦王時事又曰正義永和八年下石勒說時石勒死已十八年矣錢大昕曰慕容俊即慕容儁是歲儁滅冉閔非石勒也張照曰梁無天正年號侯景破梁為簡文帝大寶元年則天正是大寶之誤

將欲攻斬年宮為亂

集解地理志斬年宮在雍城西故城內

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

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

集解昌平君楚之公子

立以為相後徙於郢項燕立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

集解括地志云咸陽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北五里今咸陽縣東十五里秦孝公已下並都此城始皇鑄金人十二於咸陽即此也

考李 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

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

集解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

內史肆

佐弋竭

集解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為侯飛掌弋射者

中大夫令齊等

正義令力

政反中大夫令二十人皆梟首

集解縣首於木上曰梟考論梟首始見乎此

裂以徇滅其宗

正義說苑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始皇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今日以太后事諫

者戮而殺之痰藜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說曰齊客茅焦願以太后事諫皇

帝曰走告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焦焦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獲撲兩弟

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痰藜諫士有桀紂之治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

王乃自迎太后歸咸陽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括地志云茅焦滄州人也考論秦本

紀商君傳竝云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集解應劭

蓋古轘刑之遺轘刑見于周禮及左傳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

罪重者已刑戮輕者罰徒役三歲正義言毒舍人及奪爵遷蜀四千餘

家、家房陵正義括地志云房陵即今房州房陵縣古楚漢中郡地也巴蜀之

境地理志云房陵屬漢中郡在益州部接東南一千三百一十里也

雍房陵正義崔適曰依下文迎太后於四月寒凍有死者正義四月建巳之月孟

月、楊端和攻衍氏。案端和秦將衍氏魏邑彗星見西方，又見北

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廣日甲子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

隲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

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

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集解說苑曰：始皇帝立茅焦為傅，又得之上

引說苑正諫篇：「天下充直說苑作九柱，今直。」復居甘泉宮。集解徐廣曰：表云，

廿泉宮，徐說可從。今本表闕南宮二字。作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

客令。考證事發於韓人鄒陽鑿渠，李斯所

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

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

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潛王之所以亡也。考證

曰：尉僚以官為姓，愚按漢書藝文志：雜家有尉僚二十九篇，蓋此人作。隋志：雜家尉僚子五卷，梁惠王時人，與此別人。張文虎曰：御覽引強下諸上有視字，李笠曰：御覽七百二十九引無翕字，翕疑即合字之複出耳。

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

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考證

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正與尉繚謀同。頓弱與尉繚乃一人，記異耳。呂祖謙曰：尉繚之計與李斯同。前此唐睢之散合，後此陳平之問項羽，以金啗之術，每用每中。

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考證

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

目，擊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集解

徐廣曰：蜂一作隆。蜂準，準鼻也。鷙鳥，鷙鳥，鷙，準向，前其性悍勇。

居約，易出人下。正義

易以政反，言始皇居儉約之時，易以者不可以得志，亦輕食人。

正義得志，得志於天下也。中井積德曰：得志是居

約之反，輕，猶易也。皆川原曰：輕，食人言與久游，則必為其所害也。

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

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

固止，以為秦國尉。虎曰：御覽引布衣下有也。字固止，下有之字。卒用其

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

翦攻闕與、椽楊。漢表在皆并為一

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漢書百

官表曰：白石以

下有人從軍耳。言王翦為將，諸軍中皆歸斗食以下，無功佐史什中唯推

二人令從軍耳。言王翦為將，諸軍中皆歸斗食以下，無功佐史什中唯推

自有多寡，非一日限一斗。徐字遠曰：此言翦能將寡也。至其伐楚，又用三

十萬，蓋地所宜，伐國與拔城不同故也。愚按古鈔：南本翦上有王字。

取鄴安陽。

桓齮將。梁玉繩曰：此所敘攻取之事，錯雜不明。蓋是役也，王翦為主將，桓齮

陽而留桓齮攻鄴。翦既取鄴，復令翦攻椽陽。己獨攻闕與，皆取之。故又言取鄴椽陽。桓

齮將也。安陽當作椽陽。必傳寫之誤。安陽即魏寧新中，無論本非趙地。且前廿餘年，已為

昭王拔之矣。再考王翦傳，但言破闕與，拔九城而不及鄴椽陽。足見取鄴椽陽是翦而非

翦政與紀合。表于趙書曰：秦拔我闕與，鄴取九城而不及鄴椽陽。于秦表書曰：王翦擊鄴闕

與取九城就前牛事言之而亦失書取鄴按陽至燕世家稱按鄴九城趙世家僅稱按鄴則更屬疏脫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

竊葬。案圖按不韋飲鴆死其賓客數千人竊共葬於洛陽北芒山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

正義臨力禁反臨哭也若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反若是秦人哭時掌

者每其官爵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正義若是秦人不哭臨不韋

遷移於房陵亦承舍人中井積德曰秦人皆遷之也但六百石以上臨者每爵不臨者不奪爵

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集解徐廣曰

門一作文案圖謂籍沒共一門皆為徒隸後竝視此為常故也秋復嫪毐

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年

桓齮攻趙平陽。正義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又云

縣續志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正義扈音戶輒張獵反趙之將軍王之河南正月彗

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

之，殺其將軍。正議括地志云：宜安，故城在常山，蒙城縣西南二十五里也。

桓齮定平陽、武城。正議即貝州武城縣外城是也。七國時趙邑。考館本考證云：趙世家，趙遷三年，趙攻亦罷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李牧傳，乃以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

與此，齮離梁玉，緹曰：此秦史誕詞，史公未之改爾。亦罷宜安，攻而未拔，則桓齮所定者，只前年攻得之平陽武城而已。紀表不言攻亦罷，略之也。秦表云：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趙

表云：秦拔我宜安，竝誤仍秦史，故彼此抵牾，多不齊。一秦表宜衍宜安二字。趙表當改拔作攻字。

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置非，非死雲陽。正議括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廿泉宮在焉。

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集地理志：太原有狼孟縣。考梁玉緹曰：表亦言

取狼孟，番吾考狼孟已於莊襄二年取之，何待始皇十五年大兵攻取乎？而趙世家及李牧傳竝稱牧破秦軍于番吾，則表言取番吾亦妄。蓋又仍秦史而誤者也。

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正議假，格雅反，守，音狩。南

陽地，而使內史騰為假守也。趙翼曰：秦漢時，官吏攝事者皆曰假，蓋言借也。史記秦皇紀發卒受地于韓南陽假守騰，又項羽殺宋義，諸將因立羽為假上將軍，陳涉以吳叔為假

假上將軍，陳涉以吳叔為假

王監諸將擊秦，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尉佗以法誅秦，以其黨為假守，韓信破齊，請為假王，鎮之，皆是。初，令男子書年。考證川原曰：秦

當時苛徵丁役，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正議麗，力知反，括地志云：雍州新豐縣，本周時驪戎邑，左傳云：晉獻公

伐驪戎，杜注云：在京兆新豐縣，其後秦滅之，以為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

正議韓王安之九年，秦盡滅之，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考證卒當

依表，民大饑，十八年，集解徐廣曰：巴郡出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

地下井陘。集解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為縣，音刑。正議上郡端和將

河內，羌瘝伐趙。正議瘝，胡罪反。端和圍邯鄲城。考證梁玉繩曰：此必有

翦將上地下井陘，楊端和將河內，圍邯鄲城，羌瘝獨缺，只伐趙二字，而錯出于端和將河內句下也。圍邯鄲城上，又重出端和二字，愚按：楓三南本趙作代。十九年，

王翦羌瘝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集解趙王遷也。正議趙幽

平陽，在貝州歷亭縣界，遷王於房。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

考證據正義

東陽當作平陽

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

考證徐孚遠曰異人在趙後以不韋畫策得歸而秦皇母子

尚留趙趙人遇之不善故有舊怨也

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

考證梁玉

緹曰此當書秦王母太后薨是時秦未稱帝又紀文前後皆稱秦王不應忽云始皇帝表作帝太后亦非

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

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

考證今直隸宣化東延慶州

大饑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

體解軻以徇。

正議解紅買反體解亦一刑後世凌遲之刑本此

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

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

正議賁音奔考證梁玉緹曰年表及王翦傳王賁擊楚此言攻薊明是荆字之譌時賁父翦方定燕薊也

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

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

之。

正議王于放反

王翦謝病老歸。

考證凌稚隆曰王翦本傳歸老頻陽

新鄭反昌平君徒

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正議兩于遇反。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

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案魏魏王假也。二十三

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

王。案地理志：汝南有平輿縣。案荊王負芻也。楚稱荊者，以避莊襄王諱。故易

也。秦王游至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南。

案徐廣曰：淮一作江。正議昌平也。楚淮北之地，盡入於秦。考徐廣一本似是。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

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考梁玉繩曰：六國表：楚世家：蒙恬傳：皆

負芻，王翦傳亦以虜楚王在殺項燕之後。獨此言二十三年虜荊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而又有項燕立昌平君一節，余詳考之。此紀實誤。昌平君雖楚之公子，而久居于秦，嘗為

秦相國，定謬毒之亂，其時徙居郢。項燕安所得而立之。負芻竄處壽春，未曾親歷戎行，何

遽被虜，而項燕為楚名將，燕不死，楚不滅，誰謂項燕後楚死乎。項羽紀：六國表：王翦蒙恬

傳俱說項燕是王翦殺之。索隱引楚漢春秋同。惟此以為自殺，亦屬抵牾。竊意王翦擊破

楚軍，殺項燕時，昌平君在郢。楚之諸將必有敗逃于郢者。昌平君知項燕已死，楚淮北之

地盡失，難以圖存。藉舊將之依附，僭立為王，以成犄角之勢。適秦王游至郢陳，謀欲襲之。遂反江南，而王翦等已破楚，虜芎計不果行。昌平君自殺，是情事之明白可料者。寧有

如紀所載耶？然則宜何以書？當云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驅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殺項燕。秦王游至郢陳，將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于江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

攻荆破荆軍，虜荆王昌平君，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正議燕王喜之

喜，五十二年，燕亡。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正議言王翦遂平定楚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正議降，閉江反，楚威王已

天下大酺。集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酺，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為酺。正議天下歡樂，大飲

酒也。秦既平韓趙魏燕楚五國，故天下大酺也。正議中井積德曰：平時群飲有禁，故有慶而後得群飲，是為酺。皆上命所賜。二十六年，齊王建

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正議勝，晉升齊相姓名。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

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正議六國皆滅也。十七年，得韓王安。十九年，王負芻二十五年得燕王喜。二十六年得齊

王建。正議齊王建之三十四年，齊國亡。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

正義令、力政反，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正義效猶至見，乃今之敕令敕書。

也。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

為善，庶幾息兵革。考證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十

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正義質音致。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

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

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考證張文虎

曰誅遂疑衍，李笠曰：下文故發兵誅得其王，與此同誅字斷句，誅謂聲其罪而伐之，張說未確。荆王獻青陽以西。張文虎漢書

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

遂定其荆地。考證王念孫曰：定

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

下其字涉上句而衍

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

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此文所本，漢文帝詔云：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又云：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皆本於此文。遂為後世制詔套語。今名號

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

尉斯等皆曰：

夫也。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

朝或否，天子不能制。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

兵獄同制，故稱廷尉。索隱：緒姓王，劫姓馮。

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能全制海內，雖出一時，貶辭而其實不必皆虛妄。今

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

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階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

人所羣聚也。考：諱非存韓、李斯。遂容書已用陛下稱蓋秦人語。

自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臣等謹與博士議曰。集解漢書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

泰皇，泰皇最貴。集解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當人皇也。而封禪書云，昔

也。考論中井積德曰，索隱封禪書當創愚按，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

命為制，令為詔。集解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

通言冒死進言謙辭也。戰國策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秦漢以後為上書套語。天子自稱曰朕。集解蔡邕曰，朕，我

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宋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著皇，采上

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集解去，音丘呂反。制曰可。集解蔡邕曰，羣臣

之下，有司曰制。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集解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考論顧炎武曰，始皇追

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號。猶周曰太王也。漢則以為生號，而後代因之。胡三省曰，太上者極尊之號也。制曰：朕聞太古有號

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為諡。集解諡法，周公所作。如此則子議父，臣

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

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正議數。始皇推終

始五德之傳。隕。鄭玄曰。音亭。傳。音張。繼反。傳。次也。謂五行之德。始終

用。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正議勝申證反。秦以周爲

其所不勝於秦。考。俞樾曰。五德更王。古有二說。漢書律歷志。載三統。歷曰。唐。火德。虞

士德。夏。金德。商。水德。周。木德。此一說也。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注。引。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

虞士。夏。木。殷。金。周。火。又一說也。沈約宋書。歷志曰。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

體。劉向以相生爲義。蓋二說之不同如此。秦自謂以水德。此相勝之說。周。火。故。秦。水。也。中

井積德曰。火不克水。故以周所不勝立爲秦德也。正義失原委。方今水德之始。黑龍以爲水瑞。秦始皇帝因

自謂爲水德也。考。胡三省曰。所謂終始五德之運者。伏羲以木德。王。木。生。火。故。神。農

以火德。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德。王。土。生。金。故。少。昊。以金德。王。金。生。水。故。顓。頊。以水德。王。

水生木。故。帝。嚳。又以木德。王。木。又。生。火。故。帝。堯。以火德。王。火。又。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王。土

又。生。金。故。夏。以金德。王。金。又。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水。又。生。木。故。周。以木德。王。是五行之終

而復始也。鄒衍以爲周得火德。蓋以水流。王。屋。爲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也。就衍之

行蓋祖衍之說也。王鳴盛曰：五運相代，取相生，不取相尅。周木德也，木生火，秦人應以火德。王乃始皇本紀云：始皇推始終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而用水德。遂以十月為正，誤以周為火，又誤以相生為相尅，又誤以五德改正朔，一事而三誤。秦人不學如此，至漢則繼周不繼秦，故用火德尚赤，又曰張蒼傳蒼推漢為水德，是承秦而不敢，公孫臣又上書謂漢當用土德，是亦承秦言之，以秦人應火德，故耳。無如秦已誤用水矣，奈何漢又用土乎？抑或又誤用相尅之說乎？皆非也。愚按五行之名，自古有之，書甘誓、威侮五行，未詳其目。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孫子虛實篇：五行無常勝，但五德始終之說，則自鄒衍始事已非古。於理亦無所取，何必問秦德之為水為木，王

說甚拘。

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正義周以建子之月為正，秦以建亥之月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而朝賀。

考國中井積德曰：秦唯改年始，以十月為年首而已。其月數則用夏正。

正義精旌音毛，旗音

音其。周禮云：折羽為旌，熊虎為旗，旌節者，緇毛為之，以象竹節。漢書云：蘇武執節，在匈奴牧羊，節毛盡落，是也。韋昭云：節者，山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以旌節，門

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用竹為之，以水德屬北方。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

故上黑。

集解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

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正義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為步，謹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為步，謹周以為步，以人足非獨秦制。又按禮記王制曰：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

步之尺數亦不同

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

南本始作治

剛毅戾深，事

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

陰刑殺故急法

刻削以合五德之數

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不發覺年久也

丞相綰等言：諸侯

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

于偽反

請立諸子，唯

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

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

為郡縣。

夷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後之文人祖述其說以為廢封建立郡

縣皆始皇之所為也，以余觀之，殆不然。左傳：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

晉臣。宣公十一年，楚子縣陳。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十五年，晉

之別縣不惟州五年遠啓疆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又曰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十
 年叔向曰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二十八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
 三縣哀公十七年子穀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晏氏春秋昔我先君
 桓公子管仲狐與穀其縣曰彭說苑景公使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戰國策知過言於
 智伯曰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封朱方之縣則當春秋之世滅入之國者固已為
 年初縣杜鄉吳世家王餘祭三年子慶封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
 縣矣史記吳王發九郡兵伐齊范蠡對楚王曰楚南塞雁門而郡江東甘茂言於秦王曰
 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南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匈奴
 傳言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郡以拒胡又言魏有
 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則當七國之世而固已有郡矣吳起為西河守馮亭為上黨守李
 伯為代郡守西門豹為鄴令韓有南陽假守魏有安邑令蘇代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
 守千戶封縣令而齊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則六國之未入於秦而固先為守令長
 矣故史言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而齊潛王遺楚懷王書曰四國爭事秦則楚為
 郡縣矣張儀說燕昭王曰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安得謂至始皇而始罷侯置守邪為
 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正義
 以職反音足猶可也孟子盡心篇五母雞二母彘音則安寧之術也置諸
 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正義以職反當作以熾反
 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

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

考 三條本，兵山下

有本 延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

集解 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鄱陽、會稽、潁川、

陽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云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爲三十六郡。

正 風俗通云：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百，故左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采，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也。考 梁玉繩曰：始皇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皆

在二十六年後，不在三十六郡內，則所謂三十六郡者，據漢志：一曰河東，二曰太原，三曰

上黨，四曰三川，五曰東郡，六曰潁川，七曰南陽，八曰南郡，九曰九江，十曰泗水，十一曰鉅

鹿，十二曰齊郡，十三曰琅邪，十四曰會稽，十五曰漢中，十六曰蜀郡，十七曰巴郡，十八曰

隴西，十九曰北地，二十曰上郡，二十一曰九原，二十二曰雲中，二十三曰鴈門，二十四曰

代郡，二十五曰上谷，二十六曰漁陽，二十七曰右北平，二十八曰遼西，二十九曰遼東，三十

曰邯鄲，三十一曰鄴，三十二曰薛，三十三曰長沙，尚缺三郡，以續續郡國志：東、則秦有鄆、郢、黔中郡，夫前志無黔中，誠爲脫漏，足以補郡數之缺，而鄆非秦郡，劉敞辨之甚

悉是尚缺二郡也。因有以鄆郡充其數者，本于應劭而鄆非秦郡，劉敞又辨之，更有以楚郡充其數者，本于楚世家而無楚郡，集解已糾其誤。胡三省通鑑注：曾辨之，烏得妄稱爲秦郡哉？然則所缺二郡何在？內史自當在三十六郡之內，集解明言郡凡三十五，與內史爲三十六，蓋準諸侯王表例也。其所缺一郡，余以水經卷十三廣陽、幽縣注云：秦始皇滅燕以爲廣陽郡，漢高帝封盧縮爲燕國，于是三十六郡之數始備。而自孟堅以來，均失

去廣陽一郡郡置守尉監集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吏掌監郡更名民

曰黔首。

集解應劭曰黔亦黎黑也考證亦本色尚黑之義呂氏春秋振旅懷寵大樂諸篇李斯諫逐客書及禮記祭義黃帝內經已用黔首字則此稱不始於秦始二十六年大酺考證解見二十五年紀

鑊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

集解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徐廣曰鑊音巨爾圖按二十六年有長

人見于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謝承後漢書銅人翁仲翁仲其名也三輔舊事銅人十

二各重三十四萬斤漢代在長樂宮門前董卓壞其十為錢餘二猶在石季龍徙之鄴苻

堅又徙長安而銷之也正義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

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謝承後漢書云銅人翁仲其名也三輔舊

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志董卓傳云椎破

銅人十及鍾鑊以銷小錢中記云董卓壞銅人餘二枚徙清門裏魏明帝欲將詣洛載

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鄴苻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英雄記云昔大人見臨洮

而銅人鑄至董卓而銅人毀也考證周禮考工記云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

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說者以金為

赤銅左傳倍公十八年云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

以鑄三鐘趙策曰趙襄子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

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是古代以銅鑄兵明證漢書韓延壽傳

延壽取宮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陶弘景刀劍錄云吳王孫權以黃武五年採武昌銅鑄作千口劍萬口刀據此以銅造兵漢魏猶然韓非子五蠹篇云共工之戰鐵鉞距者及乎敵甲不堅者傷乎體呂氏春秋貴卒篇云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鐵劍利而倡優推鳩衣鐵甲操鐵杖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史記范雎傳云楚之人鐵劍利而倡優推是昔時未嘗不以鐵造兵中井積德曰千石是十二萬斤與注不合梁玉繩曰正義引輔舊事云銅人各二十四萬斤致黃圖云鍾鑪高三丈鍾小者皆千石則知千石者鍾鑪重數史誤并之又失書金人之重耳愚按凌雅隆引一本云廷宮作宮廷與御覽文選所引合通鑑秦紀亦作宮廷又按始皇銷兵學周武放牛馬也鑄十二金人傲夏禹鑄九鼎也

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考 顧炎武曰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左傳於文止戈

為武故文反正為乏於文皿蟲為蟲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竝不言字易女貞不字十年乃字詩牛羊腓字之左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皆訓為乳書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左傳樂王黜字而敬小事大次字小亦取愛養之義唯儀禮士冠禮賁字之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與文字之義稍近亦未嘗謂文為字也以文為字乃始於禮記秦始皇琅邪臺石刻曰同書文字說文序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字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此則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漢而顯也與愚按文字事物之名故稱曰名字猶名也故又稱曰字禮記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老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名字二字義近許慎說文序以字為孳乳之義疑是附會之說

地東至海暨朝鮮

音潮 音鮮 音仙 音海

謂渤海南至揚蘇台等州之東海也。暨及也。東北朝鮮國。括地志云。高麗治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也。

西至臨洮羌中。

正義 洮吐高反。括地志云。臨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從臨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竝古諸羌地也。**考證** 臨洮秦縣。今甘肅鞏昌岷州。

是以地臨南。南至北嚮戶。**集解** 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達曰。日南之北戶。猶洮水名。北之南戶也。**考證** 盧文弨曰。北戶地名。見爾雅。此下

瑛瑯臺頌。亦有南盡北戶之語。**北據河為塞。竝陰山至遼東。****集解** 地理志。西河

有陰山縣。**正義** 塞。先代反。竝。白浪反。謂靈夏勝等州之北。黃河陰山。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為北界。**考證** 今盛京奉天東南境。及錦州東北境。皆秦遼

東郡。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

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集解** 徐廣

北漢武時。別名渭城。**正義** 今咸陽縣北阪上。**考證** 葉昌熾曰。韓非子。衛靈公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王為聽而寫之。國語。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史

記。秦始皇紀。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蘇秦傳。宋王無道。為木人。皆寫寡人。新序。葉

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藥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周髀經。筮以寫天。以上諸書。顧氏日知錄。舉以為寫字訓。書之證。不知此非寫字。乃象字之駁文也。北朝造象。凡象字皆省筆。作象。或變文。作為其形。似寫。因而誤釋。為寫字。爾雅曰。寫。輪也。與下文寫蜀荆材同。言

解折其宮室以車輪之也愚按寫當作象葉說為長
放依倣也建如舊制也寫蜀荆材義自別說見下文
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

涇渭。集解徐廣曰雍門在高陵
縣正義今岐州雍縣東
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正義複音福
屬之欲反廟記

云北至九窰甘泉南至長揚五柞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雖宮別館相望
也木衣緋繡士被朱紫宮人不能窮年忘歸猶不能遍也考證複道築起為道不與民

庶相雜上下有道故謂之複
周閣周馳架木為棚而行
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正義三
輔舊事云

始皇表河以為秦東門表汧以為秦西門表中外
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衝于天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

地。正義隴西今隴
右北地今寧州也
出雞頭山。正義括地志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
二十里在京西南九百六十里鄜元云蓋大隴

山異名也後漢書隴巖傳云王莽塞雞頭即此也按原州平
高縣西百里亦有斧頭山在京西北八百里黃帝雞頭山之所
過回中焉。集解應

在安定高平縣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正義括地志云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言
始皇欲西巡隴西之北從咸陽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雞頭山東還過岐州回

中宮。考證今甘肅臨洮鞏昌諸地即秦隴西郡慶陽諸地即北
地郡雞頭山在今平涼平涼縣回中宮鳳翔隴州西北今曰回城
作信宮渭南已

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
案隴為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天宮書曰中
宮曰天極是也考證信宮即長信宮在今咸

境陽縣

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

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而築音竹。甬音

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應劭云謂於馳道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不可見。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

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

以青松。一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在其北。章昭曰鄒魯縣山

鄒側留反嶧音亦國系云鄒嶧山亦名鄒山在兗州鄒縣南三十二里魯穆公改鄒作鄒

其山遂從邑變山北去黃河三百餘里。鄒嶧山又曰嶧山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

東南王昶曰水經注始皇觀禮于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額名曰書門太平寰宇

記李斯所刻石嶺名曰書門始皇乘羊車登之其路猶在即刻石所也原石久毀世所傳

皆後人摹本陳仁錫曰始皇巡狩立石頌德凡七處太史公載其六獨鄒嶧不載何也其

辭云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

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太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羣臣

從者咸思悠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古始世无萬數

地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

誦畧刻此樂石以著經紀盧文昭曰案此文似有誤脫嶧山刻石乃七篇中之第一篇也

史公必不特刪此篇疑此上鄒嶧山下即當云刻石頌秦德便接以其辭曰云云如後數

篇之式頌文之後接以與魯諸儒生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其立石二字與議刻石之議

字立石封之石字亦係誤衍觀張晏臣瓚之說可見本無石字

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

封禪望祭山川之事

正議晉太康地記云為壇於泰山以祭天示增高也為壇於梁父以祭地示增廣也祭尚玄酒而俎魚禪皆

廣長十二丈壇高三尺階三等而樹石太乃遂上泰山正議泰山一曰岱宗東嶽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

三十里山海經云泰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石郭璞云從泰山下至山頭百四十八里三百步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迴二千里多芝草玉石長津甘泉仙人室

又有地獄六曰鬼神之府從西上下立石封祠祀集解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

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瓚曰積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壇而祭之

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

樹為五大夫正議封一作復晉禪梁父集解服虔曰禪闡廣土地也瓚曰古者聖王封泰山禪

亭亭或梁父皆泰山下小山除地為壇祭於梁父後改壇曰禪正議父音甫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刻所立石其辭曰集解三句為韻凡十二韻下之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正議二

十有六年考證洪邁曰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位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

二十九年，皇帝春游，會稽頌曰：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為廿有六年，其餘皆如是。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梁玉繩曰：之，梁銘有三字句，有五字句，有七字句，有九字句，豈盡四字為一句哉？愚按古書二十作廿，三十作卅，不獨秦碑，洪氏專就泰山碑而言。

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

字疑衍。梁玉繩曰：始，皇更名。

民曰黔首，故諸銘中皆稱黔首，不應泰山刻石忽言黎民。且銘皆四言，亦不應此獨六字為句，疑有誤。金石錄謂劉跋至泰山見其碑，摸之乃作親輶，遠黎未知信否。輶即巡之異文。

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

從，財用反。窮，周白。駒曰：不欲湮沒，所以錄功也。

本

原事業，祇誦功德。

祇音脂。

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

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

夙興夜寐，建設長利。

直良反。

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

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

集解

曰：隔一作融。

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考證 聶劍光曰：秦篆刻石先是在嶽頂玉女池上，後移置碧霞元君祠之東廡，石高四尺，四面廣狹不等。秦始皇銘辭及二世詔書，世傳為李斯篆，字徑二寸五分。宋人劉跋，親為摩拓，得字二百二十三。近年摹本，僅存臣斯以下二十九字。末有明北平許口隸書跋，乾隆五年廟災，碑遂亡。楊慎曰：老子明道若昧，章皆三句為韻。李斯刻石文體亦有所祖也。

於是乃竝勃海以東 **過黃腫** **窮成山登**
腫 遂瑞反，字或作腫。括地志云：黃縣故城在萊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也。李平縣城在黃縣南百三十里。十三州志云：李平縣古腫縣也。

之罘 **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
罘 百八十里。成山在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窮猶登極也。封禪書云：八神五曰陽。

大樂之畱三月 **乃徙黔**
主祠之罘 七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又云之罘山在海中。文登縣古腫縣也。

首三萬戶琅邪臺下 **乃徙黔**
考證 今兗州東沂州密州，即古琅邪也。琅邪山名在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東南。

故曰琅邪臺 **臺西北十里有琅邪** **故吳越春秋云** **越王句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 **立觀臺以望東海** **遂**
集 括地志云：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臺。越王句踐觀臺也。

號令秦晉齊楚 **以尊輔周室** **敵血盟** **即句踐起臺處** **括地志云** **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 **百四十里** **始皇立層臺於山上** **謂之琅邪臺** **孤立衆山之上** **秦王樂之** **畱三月** **立石山**

上頌秦德也。考梁玉繩曰水經注御覽三萬作二萬張文虎曰琅邪臺下臺字疑誤水經注郡縣志並作山父曰水經注述此事與史略同而較詳但不云史記郡縣志引史記卻與彼文同疑今史文有缺佚中非積德曰正義再引括地志乃有七十里四十里之差下文皆不同豈所引書名有誤耶。復十一歲。正義復音福

復三萬戶徙臺下者。考沈家本曰秦漢徙民有二端如秦時成蟜膠莒呂不韋諸事有罪所遷者也至二十八年之徙因樂其地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粟山壇谷直通之作阿房宮或作麗山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亦與有罪而遷者不同漢代徙民亦如是。作琅邪臺。正義今琅邪臺。立石

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索隱二句為韻。考凌雅隆曰一本無刻字張文虎曰御覽引無。維二十八年

考二十當作廿下同八。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

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正義省山

井反卒子忽反。考岡白駒曰。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

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索隱搏古專

瑟之搏也揖音集。考錢大昕曰搏當作搏。器械一量。正義內成曰器甲冑

說文搏壹也。韞古揖字。書韞五瑞史記作揖。器械一量。兜餐之屬外成曰械。戈

矛弓戟之屬，量者同度量也。考。中井積德曰：器械通於諸器，不特軍器。岡白駒曰：量，一制也。

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

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

陵水經地。中井積德曰：作凌，歷也。經，界也。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

疑定法，咸知所辟。音避。方伯分職，諸治經易。反音方伯分職治

如畫。所理常在平易。考。方伯，蓋斥郡守也。中井積德曰：方伯當時無所當，蓋飾辭之失倫者。夫郡守焉得稱方伯？又曰：經，疑當作徑。

舉錯必當，莫不

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胡郎反。音。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

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四亦反。端直敦忠，事業有

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

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音。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

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考證皆川原曰：六合之內，今皆為皇帝之土。下因證其

實。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索隱夏協韻音戶，下無不臣者音洛澤。

及牛馬，音姥。正義流沙解見夏紀杜預云：大夏，太原晉陽縣。按在今并州。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即此也。考證錢大昕曰：大夏，周書王命解正北空同大夏，大宛傳張騫自月氏

至大夏，即其地也。始皇立石誇聲教之遠，豈近取晉陽之地乎？正義非也。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

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

考證盧文弨曰：維秦兼有天下，以下乃頌後之跋。雖末亦作韻語，究不可聯頌為一篇。中井積德曰：維秦王至以為表經數十句，蓋琅邪銘之序。當在上文維廿八年之上。蓋傳

錄者誤耳。非太史公之舊。方苞曰：後世碑銘有序，本此。載群臣之議，故繫後。泰山石刻無後語者，封祠祀天，不敢列群臣名爵也。下諸銘無後語者，舉一以例其餘也。愚按方說是。

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

集解張晏曰：列侯者，見序例。考證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

倫侯武信侯馮毋擇。索隱倫侯，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考證俞樾曰：秦有列侯，又有倫侯。倫侯之名，止見

梁玉細曰：離為賁子，何以彼于上。

於此銘中井積德曰倫侯是關內侯之類然當時列侯亦無封邑注讓方苞曰成獨不具姓疑秦之同姓也

丞相隗狀名存本作林狀

非顏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鑄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五罪反

名其作狀貌之字時令校寫親所按驗王劭亦云然斯遠古之證也

五大夫楊繆從相漢書霍光傳首列丞相暨將軍御史大夫始及列侯可見二

代法式與議於海上曰皇威與始皇議功德於海上立石於琅琊臺下十人從始

字並刻頌正義正義上句從字屬下讀非是

井積德曰正義成與始皇四字謬宜言相與

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

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

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言五帝三王假借鬼神之威以欺服遠方之民若襄弘之比也

實不稱名，故不久長。正譌稱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

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

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

已，齊人徐市等上書，正譌市即帶字，與馱同，各本作市，并之言海中

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正譌漢書郊祀志云

海中，去人不遠，蓋曾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

主莫不甘心焉。琴瑟燕人，宋無忌，漢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死藥皆

在焉。事詳封禪書。至此徐市等又言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

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正譌括地志云：亶洲在東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正在此洲，共數萬家。

至今洲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吳人外國圖云：亶洲去琅邪萬里。始皇還過彭城。正譌彭城徐州所理縣也，州東外城，古之彭國也。搜神

記云陸終第三子曰鑿，鑿封於彭。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

水求之，弗得。考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八入于秦中。正義：秦昭王五十二年，九鼎入秦，正義：秦昭王求

蓋九鼎之一耳。水經泗水注：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使數千人沒水

求之，不得。蓋據漢書郊祀志也。然魏王時，九鼎入秦，則顯王時無淪沒泗淵之事。愚按此

亦一說。說又見封禪書。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正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名均樓山，在

樓。南郡浮江。正南郡，今荊州也。言欲向衡。至湘山祠。正黃陵廟，在岳

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家，在湘陵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荆

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名焉。列女傳云：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

間，因葬焉。按湖南者，乃青草山，山近湘水，廟在湖南，故言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

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索列女傳亦以湘君為堯女，按楚詞九歌

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堯女，則湘君當是舜。今此文以湘君為堯女，是總而言之。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正赭音者，上自南郡由武關歸。集應劭曰：武關，秦南

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弘農界正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二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少習也杜預云少習商縣武關也考武關今陝西商州二

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

集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

博狼沙正狼音浪

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考事詳留侯世家登

之罘刻石其辭曰。

集三句為韻凡十二韻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

正中音仲

古者帝王巡狩常以中月

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

觀

正從才用反觀音瑄

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箸

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賦虐

殺不已。

正必亦反賦於廉反

皇帝哀眾遂發討師

考盧文昭曰哀衆當哀鰥之語鰥與矜古通用

漢書贊于定國哀鰥哲獄亦即謂哀矜也

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煇旁達莫不賓服。

集徐廣曰燁充善反考燁也

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

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字縣之中。

中井積德曰：上下皆三句一韻。

則此大矣哉，宜作一句，但上少一字，蓋脫去。

承順聖意。

韻音憶。

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

垂于常式。

石垂著儀矩，會稽銘云：請刻此石。光垂休銘則此垂下于字當衍。

其東觀曰。

轉附之觀，東觀東巡也。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

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

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殤暢，振動四極，禽

滅六王，闡并天下，留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

視聽不怠。

以怠與臺爲韻。張文虎曰：越語、范蠡語，以怠來災之爲韻，無臺

字，索隱臺字當作來，凌本作時亦非。

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

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

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罽旋遂之珉
邪道上黨入。秦隱道猶從也。三十年無事。考證春秋之法雖無事猶必書孟

月史記周以後本紀是年無事則并年逸之獨始皇紀三十
年呂后紀三年特書曰無事此史公創例全書亦不多見。三十一年。集解徐

首自實田也。考證是下文。賜黔首里六石米集解錯簡。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集解太原真人茅盈

九月初成駕龍上升入秦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

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

志因改臘曰嘉平。索隱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

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道書茅濛字初成今此云茅濛初成者為神仙之道其意失

也蓋由裴氏所引不明或後人增益濛字遂令七言之詞有衍爾。考證秦本紀云惠文

王十二年初臘據索隱集解所引謠。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為微

歌茅下當有濛字蓋父後人所刪。行咸陽。集解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也。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

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集解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

正義括地志云蘭池陵即古之蘭

池在咸陽縣界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爲池築爲蓬瀛刻石爲鯨長二百丈逢盜之處也考武士始見史文盜益六國遺臣張良之類史失其名簡本考證云秦記本名

三秦記正義秦記或本考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

盧生求羨門高誓集韋昭曰羨門古仙人正高誓亦古仙人考

掛司馬相如傳注云碣石山上仙人也分羨門高誓爲二人考刻碣石門集徐

大誤張文虎曰梁說是然誓字不可解非衍即誤或有脫文考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

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於之榮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

刻石於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壞城

郭決通隄防考楓二本壞上有毀字愚其辭曰正此一遂興師

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集徐廣曰復一

言秦以武力能殄息暴逆以文訓道令無罪失故復除之庶心咸服惠論

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

壞城郭，決通川防。

東諸侯舊城郭也。夫自頽曰壞，音怪，毀也。壞，拆也。言始皇毀拆關

曰：皇帝奮威至泰平三句，亦似鶴突，且韻不諧，蓋篇首之脫文。夷，去險阻，地勢既

錯在此也。豈泰平之文訛而失韻邪？抑更脫三句而韻不諧邪？

音遙

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

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

曰：久一作分。

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

此石，垂著儀矩。

蓋後人僞託孫詒讓籀音述林論之云：徐鼎臣臨秦碣石頌，蓋後人僞託孫詒讓籀音述林論之云：徐鼎臣臨秦碣石頌，

行于世，是頌。宋以來金石家未箸錄者，頌文凡百有十字，以按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文

幾倍之。如首有皇帝建國，德平諸侯，初平泰壹，卅有二季，巡登碣石，照臨四極，從臣羣作，

上頌高號，爰念休烈，戎臣奮威，十句，末又有二世詔書及李斯馮去疾奏七十九字，與泰

山嶧山瑛邪臺諸刻同。本紀則惟有皇帝建國以下三句，然不在首而在第三韻。恩肥土

域後，又建國作奮威，初平泰壹作初一泰平餘則竝無之。其本紀所有而字異者，如遂興

師旅下，此無誅戮無道四字，為逆滅息，為此作大武殄暴逆逆，此作強庶心咸服。服此作

長，墮壞城郭，墮此作墜，黎庶無繇，此作黔無，此作无，女修其業，修此作脩，羣臣誦烈，烈

此作略，垂著儀矩，著此作箸，矩此作矩，巨又賞及牛馬，恩肥土域，兩句，此上下互易，並與

史公所見不同。又說文又部，秦刻石及如此，此頌仍作及，與說文不合。然鄭文寶所摹

巡行天下刻石者凡六，今惟琅琊臺原石尚存，泰山殘石，乾隆間為火所焚，今所存止十字，之罘石，刻宋時，歐陽永叔趙德甫王象之陳思諸人皆見之，今則莫知其存否，嶧山會稽兩石，久佚，然世間尚有重摹本，蓋以上五石，雖存佚顯晦不同，而後人皆嘗得其搨本，至碣石，則不然，禹貢舊蹟，自六朝時已不可攷，故鄆道元水經河水注，漢司空王橫言，往者天營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張抑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眉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者半，王橫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矣，據此，是納河故壤，早淪東勃，而羸氏遺刻，乃巍然獨在，人世，趙宋時，猶得傳其搨本，此事之所必無者，況此本載鼎臣自跋稱，端拱元年奉敕臨，而此書在宋時，當藏御府，而宣和書譜載鼎臣篆書七種，亦無是，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

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西延安綏德州 燕人盧生，使入

海還，所吏反 使音 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集解 鄒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考 淮南子人間訓云：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脩城，西屬流沙，北繫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輒車而餉之。胡三省曰：錄圖書，如後世識緯之書，中井積德曰：識文元無所斥，所以為胡亥者，亦後人所解謎，此不當以為註釋。愚按：始皇欲擊胡，託言圖識，以為口實耳。

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

取河南地。

正義今靈夏勝等州秦略取之。河套內今斯爾多斯旌。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

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

集解賈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壻。索隱謂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

正義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考胡三省曰：班表漢高帝功臣有陸景侯，伏須無詔，以為列諸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王如淳曰：陸景秦始皇本紀所謂

陸梁也。為桂林象郡南海。

集解韋昭曰：桂林，今鬱林是也。象郡，今日南。正議南海，即廣州南海縣。考桂林，今廣西南寧慶遠二

府象郡，今安南國南海。以適遣戍。

集解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正議直革反，戍守也。廣州記云：五嶺者，大庾始安臨

賀揭楊桂陽，與地志云：一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廬，四曰萌諸，五曰越嶺。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竝

河，以東屬之陰山。

集解徐廣曰：榆中，在金城陰山，在五原北。服虔曰：竝，音傍。傍依也。正議屬之，欲反按五原，今勝州也。考榆中，今

河套北。吳喇特旗張文虎曰：水經河水注陰山，作陶山，引徐廣史記音義曰：陶山在五原北，是鄜氏所據。史文及注竝作陶。今史本作陰，而音義止存下四字。案蒙恬列傳集解引

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陶陰形近，易混。此陶本當作陰，後人改之。今戴校本水經注兩陶字亦竝改陰。以為三十四

縣。考梁玉繩曰：表作四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

十四縣，匈奴傳同，此誤。

山北假中

集韻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晉壤殖穀北假地名也 關山名北假地名近五原

其高故言高關鄧元注水經云黃河逕河目縣故城西縣在北假中北假地名按河目縣屬勝州今名河北漢書地理志云屬五原郡

北假中案蒙恬傳云於是度河據陽山匈奴傳云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二文相同與河水注合據上文並河以東屬之陰山是在河南此云渡河取高關是在河北正與徐廣陰

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說合然則此文當作陽山 築亭障呂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

之 以實初縣即上自榆中屬陰山以為三十四縣是也故漢七科謫亦因於秦

家本日按此亦有罪而遷為實邊計高帝十一年詔云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

學雜處即此事也此策漢亦用 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姚範曰明星即靈星封禪書令天下立靈星祠當是前祠而秦 三十四年適治獄

皇廢之也用上脫一星字故注引皇甫謐以證星為彗星也 更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也 始皇置酒 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

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 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

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

考論梁玉繩曰：李斯傳亦載淳于越此語，商六百四十餘祀，周八百七十餘年，何言千餘歲乎？

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

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

正義拂，蒲筆反。考論田常弑齊君，六卿分晉，張文虎曰：治要御覽班馬字類引拂作弼，李斯傳同，愚按楓三本亦作弼。

事不

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考論以忠責臣，見君臣之分，至此益嚴。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異時諸侯竝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正義今力性反辟音避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上所建立。集解徐廣曰私一作知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正義錢大昕曰李斯傳別作辨古書辨與別通愚按李斯傳云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與此文小異。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正義曰李斯傳取作趣，册府元龜作趨。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

弃市。

集解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誘已。正議偶對也。考證棄市，始見史文。周禮秋官掌戮，凡殺人者，踰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禮記王制，刑人於市，與衆

於市久矣。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考證酷吏傳：趙禹與張湯論定諸

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蓋本秦法也。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集解如淳曰：律說，

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刑。考證城旦，始見于此。漢書惠紀注：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四歲刑。蓋漢因秦制。所不去者，醫藥、卜

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集解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考證王念孫曰：欲有當

作有欲法令，當下當有者字。李斯傳：作若者，有欲學法令者。制曰可。考證韓非子：五蠹篇云：明主之

之語，以吏爲師。和氏篇云：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蓋李斯殺韓非而用其言。章學誠曰：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

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

官司，所藏則故在頂羽。燒秦宮室，始併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後之學者，咎蕭何不能

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胡三省曰：秦之焚書，焚天下之人所藏之書耳。其博

於收秦圖書之日併收之也。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

集解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徐廣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 考證從榆林北南至陝西汾州淳化縣 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

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闕帝

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正義房白

郡反括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二十四里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面也顏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 考證

阿房在陝西長安西北中井積德曰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

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索隱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旁廣也故云下可建五丈之旗也阿房後為宮名

正義三輔舊事云阿房宮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萬人周馳為閣道

自殿下直抵南山考證閣道架木為棚於苑囿中以行車者蓋象天閣道南

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

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案圖謂為復道，渡渭屬咸陽，象天文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常考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

營室曰閣道，考圖復道治要御覽作復道。

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

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

宮，或作麗山。

正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麗作麗，下同。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荊地材，皆至。

人下無乃字，麗作麗，下同。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荊地材，皆至。

四夜反，舍車解馬為寫，或作卸。余謂此非舍車解馬之卸，即前寫放宮室之寫。何焯曰：寫常輪寫之意，運其材也。方苞曰：寫者移彼而置此也。禮器之概者不寫。關中

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考關中記云：東自函關，西至隴關，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於是立石東

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考胸縣今江蘇海州。因徙三萬家麗邑。

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正議麗音離，考臨潼縣東有麗戎城，秦麗邑，漢改曰新豐。盧生說

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

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方人主所居而

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

天地久長。正議熱而說反、考莊子太宗師云、古之真人、登高不懼、入水不

焚、而不能熱、河漢而游、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今上治天下、

未能恬淡。考恬淡亦道家之言、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藥、

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合咸

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

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

幸梁山宮、集解徐廣曰、在好時、正議括地志云、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時縣

也。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

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
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

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集解】說苑曰。韓客侯生也。始皇爲人天性

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

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考證】張文虎曰。吳校宋板無雖字。

愚按慶長本亦無。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

【正義】樂五孝反。樂音洛。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

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集解】徐廣曰。兼方。一云并力。【正義】言

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言法酷。【考證】岡白駒曰。秦法凡方士不得兼兩伎。然候星氣者至三

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考證】然猶而也。岡白駒曰。酷政謫見於天然。候星氣者

三百之多皆雖良士不敢正言其過

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

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衡石百二十斤。衡秤衡也。言表牋奏請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休息。

中竹仲反。考。楓三本。呈作程。中井積德曰。石。權名。衡石。猶言權衡也。陶白駒曰。漢刑法志云。始皇。其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言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愚

按是但言有定程耳。

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

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

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

集解。徐廣曰。一云欲以練求。

今聞韓衆去不報。

正義。衆音終。

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

姦利相告日聞。

集解。徐廣曰。聞一作聞。

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

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詖言。以

亂黔首。

考。胡三省曰。廉察也。

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

考。胡三省曰。秦置御史掌討姦。

猾治大獄御史大夫統之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

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考胡三省曰傳相告引者謂甲引乙乙復引丙也方苞曰引他人乃得自

除己罪也鄭樵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鄒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故對是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為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阮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敖英曰始皇坑儒說者謂設為陷阱而殺之余謂只是掩其不知而加害也非真掘土為坑也不爾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於長平設使掘土為坑若是其廣大彼降卒寧不知之又寧肯帖然束手而就死乎益發謫徙邊。集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東手而就死乎

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

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秦之上郡城也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

集徐廣曰表云石晝隕

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

莫服。盡取石殉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

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正議傳遂繼反令力呈反

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括地志

曰及行所遊天下謂行游天下所歷之地皆爲詩紀之也

云。平舒故城在華州華陰縣西北六里。水經注云。渭水又東經平舒北。城側枕渭濱。半破淪水南。而通衢。昔秦之將亡也。江神送璧於華陰。平舒道即其處也。正議南本東下有

來字。王念孫曰。文選注引作鄭客從關東來。漢書五行志同。皆有鄭字。來字。張文虎曰。上謂當有來字。是也。下文云。謁者從東方來。句法一例。

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瀆池君。集解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池。君則武王也。武

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瀆池。秦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瀆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

自相告也。正議遺。庚季反。瀆湖老反。括地志云。瀆水源出雍州長安縣西北瀆池。鄠元注。水經云。瀆水承瀆池北。流入渭。今按瀆池水流入來通渠。蓋鄠元誤矣。張晏云。武王居瀆池。君則武王也。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武王可伐矣。正議是惡

因言

曰今年祖龍死。

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服虔曰：龍人之先。

玉繩曰：今年，按漢書五行志，春秋後語作今年。祖龍，蘇說是。明年，愚按漢書五行志，春秋後語作今年。祖龍，蘇說是。使者問其故，因忽不

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

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適氣象，始皇至此稍衰，顧

炎武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其時秋，歲將盡矣。今年不驗，則不驗矣。山鬼豈知來年之事哉。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謂祖乃亡者之辭，無與我也。皆惡言死之意。使

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

得游徙吉。本吉作居。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榆中，即今勝州榆林縣。

也。言徙三萬家以應卜卦游徙吉也。三萬家自是別事，非關卜占。拜爵一級。三十七

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於正月而當閏之歲，歸餘於終，又皆為後九月可見。

秦及漢初，俱改歲首而未改月次。蓋以建亥之月為正朔，而建寅之月仍為正月也。愚按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獵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按

為三月而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鄴山先書十月十二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漢初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仍不改也耶說蓋有所據趙翼曰周以建子為正朔即以子月為正月不惟月數改春夏秋冬之名亦隨月數而改春秋所書可證周既以建子為正月則秦改建亥為正朔亦即以亥月為正月可知也則史記漢書於秦及漢初紀年皆從十月起顏師古謂遷等以夏正追敘前事者信不謬也大初改曆本史遷及洛下閎建議故既改從夏正之後遂以夏正追敘前事而以秦漢之春正月為冬十月也不然則豈一歲之首以冬十月起數者乎

其說非也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考證御覽十一月行至雲夢考證望祀虞舜於

九疑山正義括地志云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一百里皇覽家蔡記云舜家在零陵郡營浦縣九疑山言始皇至雲夢望祭虞舜於九疑山也浮

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正義括地志云舒州同安縣東按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即此州也考證海渚安徽相城縣過

丹陽正義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十里秦兼并天下以為鄣郡也考證江蘇江寧縣至錢唐正義錢唐今杭州縣唐

考證浙臨浙江集解晉灼曰其流東至會稽山陰而西折故稱浙音折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

從狹中渡。

集解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杭州富春縣。

上會稽祭大禹。

正義

上音上掌反。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祀虞舜祭大禹。始皇未嘗不重古聖人也。

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

秦德。其文曰。

索隱望于南海而刻石三句為韻。凡二十四韻。此二頌三句為韻。其碑見在會稽山上。其文及書皆李斯其字四寸畫如小指。

頌是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脩長。

索隱脩亦長也。重文耳。王劭按張微所錄會

稽南山秦始皇碑文脩作攸。

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

考證三十當作卅。

遂登會

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

索隱今檢

會稽刻石文。首字作道。雅符人情也。楓。三本凌引一本首作守。

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

正義作彰。音章。碑文作畫。璋也。三南本秦作秦。

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

考證玉繩曰。梁

帝名恆何以不諱。張文虎曰。冊府元龜引恆常作典常。

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

正義碑文作率衆

邦強考。專。暴虐恣行。

正義行。彭反。數音朔。

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

閒使以事合從正議閒紀竟反又如字使所吏反合音閭從子容反

外來侵邊正議刻石文詐謀作謀詐正議行下孟反遂起禍殃義威

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正議徐廣曰熄音息正議聖德廣密

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

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

宣義樂徐廣曰省一作非正議飾音式省山景反飾謂文飾也省過也

死不貞正議謂夫死有子棄之而嫁正議防隔內外禁止淫洗男女絮

誠夫為寄猥正議壯猪也言夫淫他室者寄豬之猥也豬音加正議左傳

豕比淫夫蕩婦其所由來久矣殺之無罪正議凌稚隆曰碑文作无辜中井

豕比淫夫蕩婦其所由來久矣殺之無罪正議凌稚隆曰碑文作无辜中井

後人蓋欲循上韻故前却數句遂致不通耳 男秉義程妻為逃嫁、謂棄夫而逃嫁於人 子不得母。

言妻棄夫逃嫁子乃失母考 沈家本日正義非此言妻逃嫁者子不得復以為母故下接云成化廉清與上文夫為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文法一律 咸

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

莫不順令。

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頓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礪石門則曰男樂其疇女脩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

義存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為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感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考之國語自越王勾踐棲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亦曰越酒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勾踐以穿婦淫泆過犯皆輸公與之篋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酒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勾踐以穿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思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防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黔首脩絜人樂同則 愛樂之樂方苞曰人喜法則之畫一 嘉保

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

垂休銘正議從音才用反烈美也所還過吳從江乘渡竝海上北

至琅邪異釋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在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本秦舊縣也渡謂濟渡也乘音

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

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

神可致考論楓三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

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正議榮成山即成山也在萊州考論顧炎武曰榮成

考論岡白駒曰海神不可見大魚蛟龍即海神也

考論楓三本備作慎

正議榮成山即成山也在萊州考論顧炎武曰榮成

當作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何焯曰王充論衡引此正作勞成山

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集解徐廣曰渡河而西
正義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

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水津焉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公孫弘
平津侯亦近此蓋平津即此津始皇渡此津而疾

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

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

授使者

集解伏儼曰中車府令主乘輿路車
考證胡三省曰班書百官表太僕秦官其屬有車府令

七月丙寅始皇崩

於沙丘平臺

集解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
正義武靈王之死處
考證括地志云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

里又云平鄉縣東北四十里按始皇崩在沙丘之宮平臺之中邢州去京一千六百五十里

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

康曰輜涼車如衣車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

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
 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
 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
 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罷去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
 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
 共賜死。罷數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徐廣
曰井陘在常山。罷抵丁禮反。至也。從沙丘至勝州三千里。考罷井陘直隸正定
非陘縣。顧炎武曰：始皇崩於沙丘，乃又從井陘抵九原，然後從直道以至咸陽，回繞三四
千里而歸者，蓋始皇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暫山湮谷，千八百里，若徑歸咸陽，不
果行游，恐人疑搆，故載輜輶而北行，但欲以欺天下。雖君父之尸，吳腐車中而不顧，亦殘
忍無人心之極矣。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
 臭。罷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考胡三省曰：直道
即三十五年蒙恬所除

靈者吳裕垂曰周自春秋以來列侯互相并吞無歲不戰無國不爭日甚一日至於七國生靈之塗炭數百年於茲矣不有天下才出而一之禍亂豈有已時乎秦始皇帝真膺運而特出者與天何不延彼遐齡而俾爾克昌厥後也夫以始皇開國之宏規誠得公子扶蘇而嗣之寬以濟猛文以守成與儒生誦法孔子搜括遺書表六經而徵四皓薄稅斂而黜刑名更張者數載休養者數載陶淑者又數載禮樂教化之隆皆將拭目而俟也所謂事平而功倍者此其時矣維時勸諸金石播之管絃於收兵器一干戈之載戢也於錄金人書正乾綱獨攬兢兢業業幾也其於沙邱之崩殆所謂陟方乃死者與至於罷封建置郡縣則又因時制宜更非泥古者可同年而語也楚項雖強將何所用其力漢高雖智將何所用其謀數傳而後頌其詩讀其書稽其制作覽其規模論古者又何所置其議扶蘇而不獲嗣始皇之不幸也抑亦天下黔首之天不幸也豈天心而不厭亂也耶

葬始皇鄜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

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集解徐廣曰銅一作鋼鋼鑄塞

也考證梁玉繩曰作鋼者是也劉向說此事云下銅三泉胡三省曰治銅鋼塞之也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滿

之正義言家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徒滿家中臧才浪反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

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廣韻灌音上具天文

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廣韻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廣志云：鮎魚

聲如小兒啼，有四星，形如鱗，可以治牛，出伊水。博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不耕食，皮利於鮫魚，鋸材木入項上，有小穿，氣從中出。秦始皇家中以人魚膏爲燭，即此魚也。出東海中，今台州有之。按今帝王用漆燈家中，則火不滅。音田洛反。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

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臧皆知之。

臧重卽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廣韻音延，下同。謂家中神道，下外羨門。剛白駒

皆吊門也。故曰下。盡閉工匠臧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藥解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廻五里餘。關中記云：始皇陵在驪山，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有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山，諸山插地。志云：秦始皇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十里。考證中井積德曰：正義渭山之山字，訛蓋是南北字矣。館本考證云：或是城字。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藥解

日表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趙高爲郎中令，任用事。漢書百官表曰：郎中令，秦官，掌殿門戶。二世下

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正論軼徒結反。考論盧文紹曰。雖萬世不軼毀。七字當移。今始皇為極廟之下。誤倒。錢大昕曰。軼與迭通。今始皇為極

廟。考論俞樾曰。極廟。始皇二十七年所立。亦曰大極廟。漢代諸帝身存而豫立廟。本乎此。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

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正論雍於用。反。西雍在咸陽。

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又一云。西雍。雍西縣也。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考論王念孫曰。酌當作酌。漢制以

八月嘗酌。蓋本於秦。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

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考論始皇初自稱朕。中。二

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

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

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

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略

反、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

稱始皇帝。稱尺證反、考證楓三本、盡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

之者，不稱成功盛德。既已襲位而見金石盡刻其頌，不稱始皇帝成功盛德甚

遠矣。考證方苞曰：金石刻詞當始皇時止。稱皇帝，今易世不稱始皇，則久遠之後，如後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集解徐廣曰：去疾，姓

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考證盧文

至制曰可，此即石旁所刻之辭也。上敘其事云：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

以章先王成功盛德焉。此則備載其文，非兩事也。今石刻猶有可見者，信與此合。前後皆

考證 遵治要引作尊。陳仁錫曰洞本作尊。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

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

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

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

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考證 不字。今時不

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考證 治要

謀下。有矣字。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

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

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考證 逮。訓及也。謂連及俱被捕。故云連逮。少。小也。

近。近侍之臣。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漢書百

官表云有議郎中郎散郎又有左右三將謂郎中車郎戶郎
逮捕之逮不當訓及沈家本曰漢書惠帝紀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
六歲二級蘇林云外郎散郎也然則三郎者中郎郎中外郎舊注皆
非愚按秦制未必與漢制同姑書以備考古鈔楓三南本立作脫
而六公子戮

死於杜、考論李斯傳云公子十二人慘死
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與此異公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

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
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
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
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
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
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
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

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鄜山。鄜山事大畢。

正議復土，謂出土為陵，既成，還復其土，故言

復土，考證中并積德曰大畢，謂略畢也。

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

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

咸陽，令教射。

正議材士，謂材官，蹶張之士。

狗馬禽獸，當食者多。

正議謂材士及狗馬。

度

不足，下調郡縣。

正議度，田洛反，下，行嫁反。調，田弔反，謂下令調斂也。

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

齋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考證方苞曰：轉輸之人，皆自齋糧，不得食咸陽三百里內穀

也。中并積德曰：咸陽三百里內，百姓不得食其所種穀以上供之闕乏也。與上文不相連，愚按後說是。

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

陳勝等反，故荊地，為張楚。

集解

李奇曰：張大楚國也。正議勝音升，張陳涉世家云：陳涉立為王，號為張楚。張

楚即國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

考證陳，河南陳州。

郡縣少

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

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

【集解】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考論治要無二世二字通鑑亦無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

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爲趙

王魏咎爲魏王田儋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

【集解】服虔曰儋音負擔沛江蘇徐州沛縣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

十萬【集解】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

山一水經注云戲水出驪山馮公谷東北流今新豐縣東北二世大驚與羣臣謀

曰奈何少府章邯曰【集解】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

邯胡甘反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

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

殺章曹陽。

集解晉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正義括地志云：曹陽故亭，一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卽章邯殺周

文處。考證楓三本，遂作遂梁。玉繩曰：案陳涉世家，曹陽乃章邯復敗周章之地，非章死之地。章自劉死，非被殺也。二世益遣長史司馬

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

正義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亳州所理縣。考證安徽潁州蒙城縣。

破項梁定陶。

正義今曹州定陶縣。考證山東曹州定陶縣。滅魏咎臨濟。正義今齊州縣。考證河南開封臨

濟縣。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

正義括地志云：邢州平鄉縣城，本鉅鹿，雖圍趙王歇卽此城。考證直隸順德平鄉縣。正義雖上當有王字。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

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考證楓三本，非下有而字。今陛下富

於春秋，初卽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

天子稱朕，固不聞聲。

索隱一作固聞聲。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纔有兆朕，聞其聲耳，不見其形也。考證王念孫曰：一本及

小司馬說是也。李斯傳記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是其證。愚按：若從上說，則固字不可解。紀傳各依其文解之可也。於是二

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

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其後公卿

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

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竝起秦發兵誅擊

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

考陸運也胡三省曰戍征戍也漕水運也轉陸運也作役作也事苦言其事勞苦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

戍轉義省上上色反楓南本減省作省減張文虎曰減省史本作省減正

曰案李斯傳諸侯叛秦斯數欲請問二世不許而責問之斯阿意求容以督責之術對而紀云去疾斯劫進諫必紀誤也二世曰吾聞之韓

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采木名刮音括胡三省

不施斧斤示樸也愚按飯土墼啜土形淳曰土形飯器之屬瓦器也韓非子五蠹篇刮作劉

如字一音鏤一作鏤形飯器以瓦爲之考李斯傳墼作匱形作鋼錢大昕曰古文鏤與匱同讀如几

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

養謂監門之卒，養即卒也。有廝養卒，穀音學，謂盡也。又古學反。**養**以讓反，**穀**又苦角反。爾雅云：穀，盡也。言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墼，啜土形，雖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疏陋也。**考**養，供養也。與下文勞字對言。索隱非。王念孫曰：穀，薄也。韓子作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方苞曰：莊子天下篇，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穀。注：無

潤澤也。蓋禹鑿龍門，通大夏，是昔高辛氏子實沈居之，西近河，言禹鑿龍門，河

水道得大通，并州之地不塞溢也。**決河亭水放之海**，**水**，**考**亭，平也。又云：決，亭壅之

築甬脛母毛，**甬**，音初洽反，築，牆杵也。甬，鐵也。爾雅云：鐵，謂之甬。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

放之海，身持鐵杵，使膝脛無毛，賤臣奴虜之勤勞，不酷烈於此，辛苦矣。**考**依上文，臣

虜上當有雖字。韓子亦有以上見韓子五蠹篇。文字小異。烈字正義後說，是韓子作苦。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

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考**重，直拱反，主

居重也。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

於法。**考**何於，倒裝。朕尊萬乘，母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

於何也。

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竟。正譌音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位二年之闕。羣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母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正譌于僞反爲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考禮將相不辱。今下吏是斯卒。囚就五刑。正譌卒。子律反。因。在山反。謂禁鋼也。考就五刑。三字疑衍。與下文案殺復梁玉繩曰。案李斯傳。斯就五刑。囚趙高之譖。此謂因諫被誅誤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

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集解】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

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考證】王念孫曰：者字，因下文而誤衍。羣

書治要、漢書文苑傳注、太平御覽引此竝無者字，愚按或下當有有字，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四引陸賈新語云：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耶？以鹿為馬也。高曰：乃馬也。陛下以臣之言為不然，願問羣臣。羣臣半言馬，半言鹿。當此之時，秦王不敢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別其是非，況於闇昧之事乎？今本新語辨惑篇略同，其所傳與史異。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

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母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卻，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正義】氏，丁禮反。氏猶略。諸侯咸率

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

考高紀云沛公降析

譏遣魏人專使秦，蓋亦此事。俞樾曰：望夷之事，趙高固受計於沛公也。高本趙之疏屬，索隱謂高痛其國爲秦所滅，故欲報讎，卒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未爲無據。愚按高祖雖智，豈得一介之使，能使趙高行望夷之事乎？俞說甚鑿。又按高紀沛公屠武關在趙高弑二世之後，與此不同，通鑑從此紀。高恐二世怒，誅及

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

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

正議

二世乃齋於望夷宮。

集解張晏曰

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欲祠涇

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

考議

盜賊言叛人梁玉繩曰：此言二世因夢祀涇，故齋望夷而李斯傳

謂二世射殺行人于上林故高令出居望夷以禳之兩處異詞未知孰是

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

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

【集解】徐廣曰。一云郎中令趙成。【考證】洪亮吉曰。郎中令非趙成。別是一人。方苞曰。使郎中令為內應。與李斯傳異。蓋傳聞不一。無所據以徵其信。故竝存不廢。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

【考證】治要召吏發卒。作召發吏卒。徐平遠曰。

既與閻樂謀。又云。劫樂母置高舍。將樂尚有貳心。此首罪狀高。又明其同惡。寡也。愚按。以母為質耳。

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

甚謹。安得賊敢入宮。

【集解】西京賦曰。徹道外周于廬內。傳薛綜曰。士傳宮外內為廬舍。其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考證】胡

廣曰。周廬者。衛士於周垣內為區廬。

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

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

【考證】胡三省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幃。單帳也。

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

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

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

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集解蔡邕曰：尊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足下待者執事皆謙類。考證不曰陛下曰足下，輕侮之辭。二世曰：丞相

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

二世自殺。考證與左氏所記崔杼弑齊莊事，問答詞氣相似。庸主末路，若合符節。梁玉繩曰：李斯傳言趙高親劫二世。閻樂歸報

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考證梁玉繩曰：李斯傳

言高自佩璽上殿，意圖篡位，因殿欲壞者三，高乃召子嬰立之，與紀亦異，當是謀篡後告大臣公子而立嬰也。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

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考證俞樾曰：本紀以子嬰爲始皇之孫。

李斯傳以為始皇之弟，蓋不可考，而徐廣又以為始皇之弟子，未知何據。申井積德曰：子嬰蓋二世之兄也，恐太史公傳聞之謬，夫謂扶蘇為長子，則二世之兄非長子明矣。計其年數，不得有共子長與是謀也。且始皇之孫，宜稱公孫，不得稱公子，或兄子之子字，傳寫者誤增之也。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

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

詳音羊

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

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

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

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吳裕

云：高本趙諸公子，痛其國為秦所滅，誓欲報讎，乃自宮以進，卒至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謂高以勾踐事吳之心，為張良報讎之舉。云案：趙高若克如慕容垂之屈事苻秦，心存再造，值山東兵起之日，盡收關中精銳將士而東，擇立趙後，與諸侯合從，明示以報讎雪恥之心，布告天下，反旆而入咸陽，克復舊服，并王雍冀，誰曰不宜，乃志非存趙，託故君而賊

新君此固豫讓所不許也而擬之勾踐張良其謂之何嗚呼奸惡如高爲之君者不亦難乎夫始皇二十餘子而周巡天下胡亥獨從必高之深謀也琅邪非豫環嶽山川而特遣蒙毅必高之妙用也高以中車府令兼行符璽沙邱病篤賜書家子而特令高爲之高亦權重矣假令始皇不果死扶蘇得侍養高之大事去矣扶蘇而窮完姦謀嚴治逆黨則高其首誅與此權姦所爲寒心也吾固疑始皇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考證

子嬰立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考證應劭曰沛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地

滋水秦穆公更名沛水考證沛上即白鹿原在兩安府咸寧縣東集解滋水上楓三本有曰字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

頸以組白馬素車考證應劭曰組者天子轂也係頸者言欲白奉天子璽

符降軹道旁考證徐廣曰在蒗陵縣東北吳裕垂曰周自諸侯立黨五紘迭興天下之

分久矣久則難合亦難於持久何也六國立國近者二百餘年遠者八百餘年其蓄積之饒富士馬之精強關塞之險阻守禦之完備皆根深蒂固確乎其不可拔而且英君世出謀臣良將代不乏人賢才樂爲之用世臣各自爲守軍民各自效死非比鳥合之衆新造之邦一辯士可下一戰勝可滅者雖以始皇之雄才大畧以次削平然強宗如田氏世族如張氏將種如項氏一時遣臣孽子禍宗社之傾覆痛君父之死亡志切報讐心存再造奸人因之冒姓盜名奮臂一呼豪傑響應各欲南面稱孤假立人後以從民望者不可

勝數一統之天下，僅一傳而還，爲戰國，非始皇之法制，不足與守成。功業不可以久，大亂久分，難合。合亦難於久也。及項王主約，不平田榮，起齊彭越，起梁陳餘，起趙天下，又大亂。漢祖因之，還定三秦，率諸侯伐楚，使韓信破趙，平燕襲齊，漢業垂成。蒯通猶數以三分鼎足之說，盡惑元勳。可見天下不亂，策士無所用其權謀也。況在六國初亡之際，諸王遺孽，各欲扶義而起，恢復宗邦，挾策說遊之徒，惟恐天下不亂，十倍於蒯通之僥乎。假令前無始皇爲之兼并，項王爲之屠阬，天心猶未悔禍，漢祖總能出而一之，分王諸子，而繼體沈湮，名師相同，殞諸呂，專兵於中。諸王稱兵於外，七國苗裔，乘豐而動，建義以號，召藉雪恥，以之骨肉未寒，人心思亂，故其勢不長。秦甫滅，楚復爭，中原之塗炭已極，人心厭亂，故其功可久。王莽之篡天下，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卒爲光武所并者，久合難分，分亦易於復合也。始皇當久分難合之局，首爲混一，其享國不永也。宜哉。

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

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謂合關東爲從長也。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

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閒。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考論中井積德曰。賈生之論多失事實。瑕疵極多。子長之善之何也。梁玉繩曰。此所載過秦。

論與賈誼書字句多異。必史公略為裁換耳。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

考論顧炎武曰。古之所謂山

東者。蓋自函谷關以東。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為山東也。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

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

集釋徐廣曰。耰。田器。音麥。徐以耰為田器。非也。孟康以耰為鉏柄。蓋得其近也。望屋而食。

考論言其兵蠶食天下。不裹糶而行。橫

行天下。考論謂輕前敵不部伍。旅進也。舞陽侯曰。橫行。謂縱橫在意也。秦人阻險不守。關

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

之艱。

考論此深入，謂周章之師。

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

集解

鵠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爾雅：謂武臣田儉魏豹之屬。

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

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

矣。

索隱此評失也。章邯之降，由趙高用事，不信任軍將，一則恐誅，二則楚兵既盛，王離見虜，遂以兵降耳。非三軍要市於外以求封明矣。要平聲。考論中井積德曰：此

論沒章邯破周文誅陳涉殺項梁等之動績，而直稱其要市，大失其實。且邯非不信之人，亦不得已也。

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

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

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

考論中井積

德曰：子嬰立四十六日，而沛公既入關，寤亦當如何。當是時，欲閉關自守，豈可得哉。且子嬰未見其不寤之實。又曰：四十六日之間，豈能及于此哉。其誅趙高可以爲多矣。班固嘗

非賈

之論。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

考論梁玉繩曰：秦王當作始皇。下同。愚案：陳涉世家並作始

皇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考證其勢上添而字看居然猶安然也。且

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

師。賢相通其謀。考證楓三南本。凌引一本世作時。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

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

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考證以上引往事。以下漸又入子嬰。秦小邑并大城。集解徐廣

作小。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

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考證素王無位而有王德者。莊子

道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

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考證賈誼書安作案。收弱扶罷。

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

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考論三主，始皇二世子嬰，中井積德曰：「孤立危弱，蓋非子嬰之罪，子嬰之惑，亦未見事實。」

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

考論何焯曰：「對前僅得中佐說，下文云變化有時。」

然

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

考論讀為拂

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

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

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

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

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

考論要飾作飾

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

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

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

內畔矣。

考證南本治要無望字

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

索隱賈誼書五作

王考證五序公侯伯子男之序中非積德曰周無千歲此失事實

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

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

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

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

考證治要行時作應時與宋本史記及賈子新書合王念孫曰變化應時言去彼就此隨時

也。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考證以上蓋過秦論下篇論秦王子嬰中非積德曰太史公所引賈論止於社稷

安矣其下蓋後人之附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

周室，有席卷天下，

索隱按春秋緯口諸侯冰散席卷也

包舉宇內，囊

括四海之意，

索隱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注同。考證方苞曰坤六四括囊結其口而不出也此文括囊如囊之包括也張文

虎曰，單本無括囊索隱。

并吞八荒之心。

考證顏師古曰：八荒，當是時，商君佐之，

商君，衛公孫鞅仕秦為左庶長，遂為秦制法。孝公致霸，封之於商號商君。

內立法度，務

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

考證戰國策曰：蘇秦亦為秦，連衡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秦。

故曰連衡也。考證蘇秦說連衡不用在秦惠王時，孝公時未聞有此事。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考證顏師古曰：拱手，言不勞功力也。愚按齊策蘇代說閔王章云：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跳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當是時，秦王拱受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

考證惠王武王，新書漢書作惠文武昭襄世家作惠文王武

王昭王，文選作惠文武昭中，非積德曰下文九國之師，當昭襄之世，則為相應，此削昭襄，恐非。愚按遺冊，諸書皆作遺策。

南兼漢中，西舉巴

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考證新書文選收上有北字，諸侯恐懼，會盟

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

考證新書世家，漢書文選美作饒，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集漢書音義曰：締，結也。

當是時，齊有孟嘗

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時中并積德曰齊，有孟嘗以下二十

餘人多不竝世者，皆任口說，出非有考據。梁玉繩曰：四公子之封號，前哲多不詳注，而正義于春申傳云：四君封號，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竝蓋號謚。索隱于魏公子傳云：地理志無信陵，或是鄉邑名。兩注疏陋之甚。魯頌箋曰：嘗在薛之旁，裴駟司馬貞已引之。田文襲父封薛，而兼食嘗邑，故號孟嘗。孟乃其字，猶稱薛文然也。趙勝封于東武城，黃歇初封淮北，後徙吳墟，俱明載本傳，而謂之平原春申者，是號而非地。故韓子和氏篇言楚莊王有弟春申君，漢朱建及孝景皇后母城兒皆號平原君也。若魏公子無忌，則封于陳留郡之寧陵縣，而號之為信陵君者也。寧陵為古葛地，水經注廿三卷，汝水又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葛子六國屬魏，魏以封公子無忌，號信陵，此乃確證。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

言孟嘗

等四君皆為其國共相約結，為從以離散秦之橫。考新書世家文選，賢下有而字。

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

之衆，於是六國之士

六國者韓魏趙燕齊楚是也，與秦為七國，亦謂之七雄。又六國與宋衛中山為九國，共三國蓋微，又謂

亡，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自別有此，人不必寧越也。或

寧越，趙人，賈誼作寧越，徐尚未詳。蘇秦，東周洛陽人，呂氏春秋，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高誘曰：杜赫，周人也。呂氏春秋不廣篇，寧越可謂知用文武矣。注：寧越

趙中牟人又博志篇宥越中牟之鄙人也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梁章鉅曰徐尙疑即史記魏世家之外黃徐子說魏太子申以百戰百勝之術者愚按杜赫見呂子春秋論大篇又見周策

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滑楚人樓緩魏文侯弟所謂樓子也蘇厲秦之弟仕齊樂毅本齊臣入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以為亞卿翟景未詳也

韓曰召滑楚策作卓滑齊明說卓滑以伐秦則滑為楚相愚按李善注文選云戰國策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

之高誘注樓緩魏相愚按樓緩又相秦緩常為秦不為六國魯仲連傳可徵故索隱以魏文之弟充之然賈生所斥必此樓緩魏文周威王時初封其弟樓季何得及六國時王念孫曰翟景即戰國策之翟強楚策云魏相翟強死魏策云魏王之所用者樓辜翟強也又

云翟強欲合齊秦外楚者也翟強聲近相通梁玉細曰翟景疑即趙策之翟章愚按王梁

二說未

知就是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人皆天下之豪士田忌齊將也廉頗趙將也趙奢亦趙之將

以下見呂氏春秋不二篇高注未言王廖兒良為何國之將案易林益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帥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彌帶季蓋即帶佗兒良為趙魏將故曰趙魏

以無但未知孰為趙將孰為魏將耳。愚按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家有兒良一篇。師古云六國時人世家文選朋作倫。常以十倍之地百萬

之衆叩關而攻秦。考三本南化本常作管叩當作印印仰通新書世家漢書作仰蘇秦傳云諸侯之地五倍於秦諸侯之卒十倍於

秦與。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遁逃逃而不敢進。考士言此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遁逃逃而不敢進。苞曰士言

六國齊楚燕趙韓魏之臣師言九國宋衛中山亦間以師從六國也。愚按新書世家文選關下有而字新書漢書及群書治要無遁逃二字世家文選無逡逃二字無遁逃二字者義長逡逃言遲疑不進也。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

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

百萬，流血漂鹵。集徐廣曰鹵，橋也。考世家漢書解作敗中，非積德曰伏尸百萬，史傳絕無所見。因利乘便，宰

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

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集張晏曰，

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考新書世家文選延作施，秦王作始皇，續作奮。振長策而御宇內。考顏師古曰，吞

二周而亡諸侯

考 吳枋曰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履至

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集 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槁朴

索 賈本論作槁朴

南取百越之地

集 韋昭曰越有百邑

善 曰音義云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

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

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

考 匈奴傳始皇使蒙恬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

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

集 應劭曰墮堅城恐人復

阻 以害已也

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鏃以為金人十

二以弱黔首之民

考 梁玉繩曰銷鋒鑄鏃以為金人十二各處皆作銷鋒鏃字句雖異而於義為備愚按

新 世漢書文選黔首作天下

然後斬華為城

集 徐廣曰斬一作踐剽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城

浩云踐登也、
考 踐猶據也、
因河爲津、
考 南化本、新書、世
家漢書文選津作池、
據億丈之城、臨不

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

誰何、
集 如淳曰、何猶問也、
考 崔浩云、何或爲呵、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
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
考 中井積德曰、誰何詰問出入之辭、不必

夜、
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集 金城言

其實且堅也、韓子曰、雖有金城湯池、漢書張良亦曰、關
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考 三南本以作已同、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
考 丹皆秦字、引音亦可以見秦威振於殊俗也、
考 西方諸國稱禹域曰支那、又作震旦、真

陳涉、奮厲繩樞之子、
集 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響爲窻也、
考 新書世家、漢書文選、陳涉上有然而二字、此脫、

中井積德曰、繩樞、以
繩係戶以充樞也、
眦隸之人、而遷徙之徒、
集 如淳曰、眦、古戡字、戡、民
也、
考 各書徒下有也字、

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考 家富下有

也、
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
集 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
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

十百之中考。新書世家文選，什伯作阡陌，取義不同，什伯以行伍言，阡陌以畝畝言，什伯義長。

而轉攻秦。考。新書文選，漢書而轉二字倒。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

應，贏糧而景從。考。新書文選，嬴當作贏，與襄同，包也。新書漢書集，作合，文選世家作會，新書文選，響上有而字。山東豪俊，遂

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考。李國翰曰：秦兼有天下，所以非小弱也。雍

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集。韋昭曰：殺，謂二殺函，函谷關也。陳涉之位，非尊於

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考。新書漢書文選，非作不，下同。新書，世家文選，君下有也字。鉏

耒棘矜。集。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權也。如淳曰：耒，推地椎也。考。三，南本，耒作稜，王念孫曰：方言，矜謂之杖，棘矜謂伐棘以爲杖。上文所云，斬木爲

兵也。稜，音菱。非鏃於句戟，長鍛也。集。徐廣曰：鏃，一作銛，駟案如淳曰：長刀，矛也。又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方上鉤曲也。鍛

音所。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考。抗，敵也。當也。新書，世家文選，師下有也字。深謀遠

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

反也。

新書漢書反下有何字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

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漢書音義曰絜東之絜考絜猶度也

然秦以區區之地

千乘之權、

新書世家漢書文選地下有致字千作萬

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

矣。

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趨愚按漢書無矣字

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

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

之勢異也。

論上篇論始皇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

徐廣曰

一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爲下篇、鄒誕生云太史

公刪賈誼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爲上篇、秦兼并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爲下篇、鄒誕生云太史

世俗小智不唯圖省之旨、合寫本論於此、故不同也、今頗亦不可分別、以養四海、天

作以四海養斐讀爲靡

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

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

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

考證 李筮曰：既字，當依新書作即。既即形近易誤。高祖紀：蕭相國即死。漢書即作既。

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

考證 岡白駒曰：以暴虐為天下魁首。

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

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考證 新書守上有也字，異上添宜字看。

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

考證 借籍
通假令之辭

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

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

集解 徐廣曰、一作短、小

天下之罄罄、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

集解 徐廣曰、一作短、小

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

而正先帝之過、

考證 岡白駒曰、禮記玉藻、縞冠素紕、既解之冠也、此言不待三年而改正

裂地分民、以封

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

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

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

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

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

【集】

徐廣曰：一無此上五字。【證】治要無此五字。申井積德曰：五字不可解。

更始作阿房宮。

【證】梁玉繩曰：繁謂復作阿房宮也。

繁

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

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考論以上過秦論中篇

論二世，王鳴盛曰：賈誼新書，過秦上中下三篇，自秦孝公至攻守之勢異也。爲上篇，自秦并海內兼諸侯南而稱帝，至是二世之過也。爲中篇，自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至而社稷安矣。爲下篇，如今本史記司馬遷所采，乃倒其次。以下篇爲上篇，上篇爲中篇，中篇爲下篇矣。又陳涉世家末有褚先生曰：吾聞賈生之稱曰：云云。卽用秦孝公至攻守之勢異也。一段若果本紀內已有此一段，則兩處重出，不但遷必不如此，卽庸陋如褚先生，亦不應至此再取徐廣及裴駟司馬貞註詳說之。則知司馬遷當日實取過秦中下二篇爲始。皇本紀贊上篇爲陳涉世家贊，而中下篇亦仍就賈生元次第，未嘗倒其文。班固所見司馬氏元本本如此。徐廣亦見之本紀贊中。秦孝公云云，至攻守之勢也。一段乃魏晉間妄人所益。後人見其與世家贊重出疑出褚少孫手。於是又妄改世家贊太史公曰爲褚先生曰。愚案王說未是。陳涉世家集解裴駟云：班固奏事云：太史公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爲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據此，則史公以下篇贊始皇紀，以上篇贊陳涉世家。明矣。下文所引班固奏事所引賈生之言，亦止於過秦下篇不及中篇說。既見上注。

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爲西時，葬西垂。

案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

皆當據秦紀為說。與正史小有不同。今取異說重列於後。襄公秦仲孫。莊公子。救周。周始命為諸侯。初為西時。祠白帝。立十三年死。葬西土。考證梁玉繩曰。此篇是秦記。魏了翁古今考謂。班固明帝時所得也。史公言秦燒書。獨秦記不滅。故東漢時猶有存者。後人遂并班固語。附載本紀之末。以備參證。史證及丹鉛錄竝云。古本自襄公立以下。低兩字。別于正文。今本平頭刻。殊失其舊矣。而索隱以為馬遷重列則誤也。史以傳信。無一事兩書之理。史記中惟此及鄼生傳有之。皆後人附益。非遷重列則誤也。史以傳信。錯認此記為遷。史何論小司馬哉。此記簡古有法。先秦文字不可多見。非他附益者比。故取而校之。黃以周曰。世系為明帝時賈逵。班固所攷定。故記其時曰。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慈按。襄公以下。後人所附益。今低一字。以別。

死。葬西垂。案作鄼時。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憲公。憲

公享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案地理志云。馮翊有衙縣。憲公滅蕩社。居新邑。葬

衙。本紀。憲公徙居平陽。葬西山。考證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享國六

年。居西陵。案一云居西。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

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武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

集解徐廣曰：葬宣陽聚東南。索隱紀云：葬平陽，初以人從死。考證梁一云：居平封宮。玉繩曰：紀作葬平陽，豈平陽有宣陽聚乎？

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

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蠱。索隱二年初伏本紀，此已下居葬絕不言也。考證楓三本以下有狗

字。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索隱四年作密時。考證楓三本陽作楊，下同。初

志閏月。考證顧炎武曰：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一年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所用何正邪？成公享國四年。

居雍之宮。葬陽。集解徐廣曰：之一作走。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

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索隱著音宇，又音野，著即宇也。門屏之間曰宇，謂學於宇門之人。

故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是也。考證梁玉繩曰：呂氏春秋尊師篇：穆公學于百里奚，公孫枝豈其先學于宇門之人乎？生康公。康公享國

十二年。居雍高寢。葬訇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考證楓

作襄梁玉繩曰：共公無五年在位四年也。說在秦紀。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

二十七年。

考證梁玉繩曰七
字當作八說在秦紀

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

案一作倍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丘里南。

丘一作

也。生畢公。

傳作哀公。秦紀不誤。此與十二諸侯表稱襄公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作

桓公。畢公享國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葬車里北。生夷公。夷公

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

元年孔子行魯相事。惠公享國十年。

葬車里康景。

降曰康景二字疑衍。或下有闕文。張文虎曰上文康公葬均社景

公葬丘里南。疑車里在

康景二墓間脫開字。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

四年。

葬僖公西城雍。

此記無僖公疑即景公也。

生刺龔公。

作厲共公。

刺一作利。

三條。南化本刺作賴。梁玉繩曰秦紀及六國表作厲共公。獨

猶陳厲公之為利公爾。

刺龔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入里。

廣曰一作

人。生躁公。索隱又作趨公。正義十懷公。正義四年。正義其十年，彗星見。

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

年表云。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圍氏。考證梁玉繩曰：以下文字

疑。生靈公。考證梁玉繩曰：此與表並言懷公。生靈公必是生昭子之誤。秦本紀

衍。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也。集解徐廣曰：懷公生昭

子昭子。生靈公。索隱紀年及系本無肅字。立十年。居涇陽。享國十年。葬

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索隱按本紀

簡公名悼子。卽刺襄公之子。懷公弟也。且紀及系本皆以為然。今此文云靈公謬也。立

十六年。葬僖公西。考證梁玉繩曰：簡公者，靈公之季父。懷公之子。厲共公之孫。此以

簡公為靈公所生。大誤。亦猶十二侯表以簡公為惠公子。索隱以簡公為厲共公子也。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

公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索隱系
公辭即難憑時參異說 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索隱系本謂少主。出公自

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集解徐廣曰：靈公子，索隱系本稱元
獻公立二十二年表同紀二十四年。

葬囂圉。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索隱本
紀十二年。葬弟圉。生

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正義本紀云：十二年作咸
陽築冀闕是十三年始都之。惠文王

享國二十七年。索隱九而立。葬公陵。正義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生
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

悼武王。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集解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
按陵西畢陌。索隱系本作武烈

王，十九而立，立三年，本紀四年。正義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
俗名周武王陵，非也。正義梁玉繩曰：惠文、悼武皆葬于畢，永陵乃陵名，猶前言惠文

葬公也。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茝陽。索隱十九年而立，葬茝陵也。
正義括地志云：秦莊襄王陵，

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俗亦謂為子楚始皇陵
在北故亦謂為見子陵。正義楓，三本南化本，蓋作芷。生孝文王。孝文王享

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葬茝陽。生始

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伍。

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考梁玉繩曰。紀于獻公十年。六年。書桃李冬花疑一事。誤書。

生十九年而立。考梁玉繩曰。惠文悼武昭襄三君俱立于十九年。亦奇。

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

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

考梁玉繩曰。此乃孝公十二年事。而以爲昭襄四年。誤矣。

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脩先

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

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

其祭祀。考梁玉繩曰。本無祀字。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酈邑。考酈邑。生

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

春。正議括地志云秦胡亥陵在雍州萬年縣南三十四里上文葬以黔首也。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

十一年而立。集解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立此云十二蓋誤倒耳紀言二十一者以踰

年改元言之此言二十者以始皇崩年言之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正議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五百

百六十一。年三說不同未知孰是。考證梁玉繩曰表自襄公元年至二世三年實五百七十一年此誤秦紀索隱此記正義所說年數亦誤

孝明皇帝十七年。正議班固典引云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詔問班固太

之十月十五日乙丑日。索隱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

未考。論梁玉繩曰孝明以下乃班固因有召問遷書及作典引一節遂別著此篇并

所得秦記錄之當時必別行於世後人取入史記附載于茲故謂此篇他人作者妄謂

與典引同作者亦妄何以言之典引序稱永平而此云孝明皇帝是追述前事非永平

時所撰甚審典引序但稱十七年而此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若非孟堅自為何能

悉其日月典引稱臣而此云吾讀秦紀周歷已移七百以五序得其道故王至

則非對君之言可知愚按典引見文選周初卜世三十卜年

三十七歲至八百六十七歷數仁不代母秦直其位亡也仁不代母謂周

既過秦并天下是周歷已移也仁不代母秦直其位亡也仁不代母謂周

得木德木生火周為漢母也言曆運之道仁恩之情子不代母而王謂火不代木言漢

不合即代周也秦值其間位得在木火之閒也此論者之辭也始皇以為周火

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之始也按周木德也秦水德也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生者為母出者為子帝王之次子代母秦稱水是母代子故

言若有德之君相代不母承其子也直音值言秦并天下稱帝是秦德值帝王之位

不正統其宗社之速亡不足帶也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

下集解始皇初為秦王年十三也呂政者始皇名政是呂不韋極情縱

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

正議謂置郡縣壞井田開阡陌不立侯王始為伏臘又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奉常

郎中令僕射廷尉典客宗正少府中尉將作詹事水衡都尉監守縣令丞等皆施於後

神之圖錄。據狼狐踏參伐，佐政驅除。正義狼，音郎，狼狐主弓矢星，天官書云參伐主斬艾事，言秦據踏狼狐參伐。

之氣驅滅天下。考中井積，德曰狼參蓋以分野星次而言距之稱始皇。正義距之上音兵，至也。考之猶於也。始皇既

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

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

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正義畜，許又反，言胡亥人身有頭而目能言語，不辨好惡，若六畜之鳴。

不威不伐，惡。正義此五字為一句也。不篤不虛亡。正義言胡亥藉帝王之威器，殘酷暴虐，滋已惡，惡既深

篤，以至滅亡，豈其虛哉。考董份曰：威字，應前聖人之威，伐字，言不威則不能征伐，以奄有天下，蓋指始皇惡不篤不虛亡者言。始皇惡及二世篤而遂亡也。距

之不得畱，殘虐以促期。考距之猶至也。證見上文。雖居形便之國，猶不

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

廟。集解蔡邕曰：黃屋者，蓋以黃為裏，上冠音綰，紱音拂，從才用反。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

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考子嬰與其子二人謀誅趙高也。近取

於戶牖之闕。竟誅猾臣。為君討賊。正議為子偽反。趙高、高死之後。

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

中。真人翔霸上。考寶賓客婚。姻戚真人謂高祖。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

帝者。考帝者謂高祖。嬰祭也。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集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

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正議旌音精。鸞音莊。考宣公十二年。公羊

傳。陳沂曰。不曰莊王。者。莊固避明帝諱。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索隱宋均曰。言如魚之爛。從

內而。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

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考向使至絕也。賈誼過秦

論。下篇語。史公采以為始。皇紀贊桂馥曰。賈誼司馬遷曰。當作司馬遷曰。賈誼曰。此與吾聞之周生曰。一例。愚按。賈誼司馬遷曰。猶言賈誼司馬遷並曰。遷采誼之言。誼之言

即遷之意故云楓三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正議言秦國敗壞若南本有庸作為庸

考牆壁崩壞也正議雖有周且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考賈誼司馬遷僅得中

絕之說正議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正議日之孤謂子嬰俗傳秦始皇

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考極矣此言得其理安得以為子嬰罪哉惡

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正議小子亦謂子嬰考復字上添賈誼司

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鄙春秋不名集解春秋曰紀季

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謂設五廟以存姑姊妹也正議鄙音戶圭反括地志云安平城

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鄙邑帝王紀云周之紀國姜姓也紀侯譖齊哀公於

周懿王王烹之外傳曰紀侯入為周士竹書云齊襄公滅紀邢部郡又括地志云邢城

在青州臨胸縣東三十里鄙城在北海縣東北七十里郡城在密州安丘縣界邢音駢

音費按秦始卓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國既崩絕箕子比干尚不能存殷庸主子嬰

焉能救秦之敗以賈誼史遷不通時變不如紀季之深識也季紀侯少弟不書名故曰

紀季考莊三年公羊傳所謂不通時變以下班固駁賈馬固白駒曰齊欲

滅紀紀季深視存亡之機故以邑入齊為附庸以存宗廟社稷故書字以賢之吾讀

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集解徐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

耳考黃以周曰賈誼司馬遷之意子嬰棄宗社暴浮於二世班固劣二世優子嬰故古今人表於胡亥列下中子嬰列中下愚按孝經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案述贊六國陵替二周淪亡并一天下號為始皇阿房雲構金狄成行南遊勸石東瞰浮梁瀉池見遺沙丘告喪二世矯制趙高是與詐因指鹿災生噬虎子嬰見

推恩報君父下乏中佐上乃庸主欲振釁綱云誰克補

秦始皇本紀第六

史記六

史記會注考證卷七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

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張照曰：史法天子則稱本紀者，蓋祖述馬遷之文，馬遷之前固無所為本紀也。但馬遷之意並非以本紀為天子之服物，采章若黃屋左纓，然非天子不可用也。特以天下之權之所在，則其人係天下之本，即謂之本紀。若秦本紀言秦未得天下之先，天下之勢已在秦也。呂后本紀呂后固亦未若武氏之篡也，而天下之勢固在呂后，則亦曰本紀也。後世史官以君為本紀，臣為列傳，固亦無可議者。但是宗馬遷之史法而小變之，固不得轉據後以議前也。索隱之說謬矣。馮景曰：作史之大綱在明統，周有天下，秦滅之而統在秦，秦有天下，楚項羽滅之而統在楚。楚滅而天下之統乃歸漢耳。羽入咸陽殺子嬰，燔秦宮室，於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自己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然代秦而號令天下，則既五年矣。此五年之統非羽誰屬哉？則羽宜登本紀，宜列於漢高之前，統在則然，亦作史之例則然。愚按：張馮是說。

項籍者，下相人也。

輿地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秦縣名，屬臨淮案。應劭云：相水名，出沛國沛國有相縣，其水下流，又因置縣，故名。下

相也。正譌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宿豫縣西北七十里。秦縣項胡譌反，籍秦昔反。考證下相江蘇徐州府宿遷縣西。 字羽，秦傳籍字子羽也。

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

秦按：崔浩云：伯仲叔季，兄弟之次。故叔云叔父，季云季父。 梁父，

即楚將項燕。

正譌燕，烏賢反。考證楓山三條本無即字。

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集解始皇

本紀云項燕自殺索隱此云為王翦所殺與楚漢春秋同而始皇

項氏世世為

楚將封於項

索隱地理志有項城縣屬汝南正義括地志云今陳州府項城縣東北

故姓項

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考兩森精翁曰考東方朔傳書即文史言識古人姓名已一說書六書也如保氏所教據此則下記姓名猶曰名刺之用愚按後設是去猶罷也何焯曰漢書藝文志兵法形勢中有項王一篇而黥布置陣如項籍軍高祖望而惡之蓋治兵置陣是其所長故能戰摧鋒而不足於權謀故其後項梁嘗有櫟陽逮往來奔命卒為人乘其罷而踏之所謂略知其意而不竟者也

索隱

按逮訓及謂有罪相逮及為櫟陽縣所逮錄也故漢史每制獄皆有逮捕也

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

已

集解蘇林曰讀音機縣屬沛國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傅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止也韋昭曰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斬獄掾

曹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釋按服虔云抵歸也。韋昭云抵至也。劉伯莊云抵相憑託也。故應劭云項梁會坐事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歸已息也。釋王維積曰二獄掾事非漫載後皆有故錢大昭曰曹咎後為楚海春侯大司馬。

中。釋本無中字。釋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

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

能。釋能也。凌稚隆曰伏後以此不任用公。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釋云浙江在今錢塘浙音折獄之折皆灼音逝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澗河即其水也。

潮折聲相近也。釋洪頤煊曰浙江即南江水經沔水注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

逕吳國南為南江會稽治吳浙江在吳縣南故梁與籍於始皇既渡時得共觀之。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

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釋陳勝曰壯士不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漢高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項羽曰彼可取而代也。三樣詞氣三樣筆法。史公極力描寫。籍長八尺餘力能扛

鼎。釋中井積德曰扛本對舉之名然借以狀多力則獨舉矣。即對舉則常人任耳。才

釋章昭曰扛舉也。說文云橫關對舉也。韋昭云扛舉也。音江。才

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考凌稚隆曰：會稽治吳，故云吳中子弟。

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索隱徐氏以為在沛郡，即蕪縣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

通謂梁曰。音狩漢書云：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為太守。按言假者兼攝之也。

考望中井積德曰：注假者資望輕而未即真耳。非兼攝。江西皆反。考顧炎武曰：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

西，愚按王鳴盛說同。下文江東已定，渡江而西，謂渡江西北也。此亦天亡秦之

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索隱按謂先舉兵能制得人，後則為人所制，故荀卿子曰：制

人之與為人制也。其相去遠矣。考俞樾曰：據漢書則江西皆反，數言皆項梁謂會稽守語也。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云與史記不同。班固

必別有所據。愚按：凌稚隆齊召南梁玉繩亦有此說。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正義張晏云：項羽

使懷王。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

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

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考證 顏師

古曰胸動目也音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

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考證 此不定數也。自百已下

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考證 說文云。懼。失氣也。音之涉反。傳

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考證 本乃作仍。遂

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

校尉候司馬。考證 顏師古曰。下縣四面諸縣。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部署。分部

曲軍。侯六百石。凌稚隆曰。此伏八千人案。為後以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

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

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考證 李奇曰。徇。略也。如淳

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民。

廣陵人召平、

考王鳴盛曰項羽本紀廣陵人召平矯陳涉命封項梁呂后本紀齊相召平舉兵欲圍王蕭何世家有故秦東陵侯召平種瓜城東

三人皆同姓名非一人通鑑十三卷胡三省注已言之楊慎曰召平上有廣陵人三字以別于東陵召平也梳世駿曰水經注廣陵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漢武帝元狩三年曰廣

陵此紀言廣陵者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正廣陵揚州下胡嫁蓋史家追書之也

考於是猶言當是時楓三本無此二字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

正矯紀兆反召平從廣陵渡京口江至吳詐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集徐廣曰二世之

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考楓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

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考凌雅曰項羽始事已定江東渡江而西故通篇以東西二字為眼目馮班曰自此一

路往西擊秦聞陳嬰已下東陽集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正下音如字按以兵威伏之

曰下胡嫁反彼自歸伏曰下如字讀他皆放此東陽縣名屬廣陵也正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秦東陽縣城也在淮水南考東陽安徽泗州天長縣

北西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集晉灼曰漢儀注云令吏曰令史丞

史曰丞史下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史陳嬰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

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古曰適主也乃請陳嬰嬰謝不能

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

軍蒼頭特起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

索隱晉灼曰殊異其軍爲蒼頭謂著青帽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爲蒼頭軍特起欲立陳嬰爲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亂未知瞻烏所止考楓三本無便字蒼頭特起爲此軍容以示新起特異皆川愿曰欲立嬰便爲王十二字一氣陳嬰母謂

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

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

也集解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按潘旌是邑聚之名後爲縣屬臨淮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

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

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

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

黥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索隱

按布姓英。咎繇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韋昭云。蒲。姓也。是英布與蒲將軍二人。共以兵屬項梁也。故服虔以為英布起蒲非也。按黥布初起於江湖之間。

南以為棘蒲侯柴武。亦非。此猶高紀之剛武侯。史失其姓名。不知何人也。吳斗凡六七萬

人。軍下邳。

邳按右。上邳。故曰下邳。泗水縣也。應劭云。邳在薛徙。此故曰下邳。江蘇徐州府徐州東。

當是時

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

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文穎曰。景駒。楚族。秦嘉軍於此城之東。彭城。江蘇徐州府。

軍彭城東。欲距項梁。

括地志云。徐州彭城縣。古彭祖國也。言秦嘉軍於此城之東。項

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

而立景駒。大逆無道。

大字諸本無。今據宋本補。

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

敗走。追之至胡陵。

胡陵。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東南。

嘉還戰。

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

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集解：徐廣曰：縣名，在沛。考證：栗，河南歸德府夏邑縣治。項梁使別將

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

乃引兵入薛，誅雞石。正義：括地志云：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徐州滕縣界，黃帝之所封。左傳曰：定公元年，薛宰云：薛之祖奚仲居薛，為

夏車正後為孟嘗君田文封邑也。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正義：許州

許州襄城縣治。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考證：顏師古曰：陷之於

出，即以所拔者阬。太史公首次此見羽之不足為也。梁玉繩曰：還報項梁，項梁聞

前此皆稱項籍，此後忽改稱字而不名，何也？高紀則皆稱字。還報項梁。項梁聞

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考證：凌稚隆曰：聞陳王定死，與此

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

索隱：音灼，音勳，絕之勳，地理志居鄆縣，在廬江郡。音巢，是故巢。國夏梁所奔，荀悅漢紀云：范增，阜陵人也。考證：居家不仕也。

往說項梁曰：陳

勝敗固當。

正義顧著作云固宜當應敗也當音如字。

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

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

集解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駢案文穎曰南方老人

也索隱徐廣云楚人善言陰陽者見天文志也。正義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也。誠勝與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

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集解蘇林解同章昭以為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臣瓚與蘇林解同章昭以為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

正義按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

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為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然則南公辨陰陽誠廢興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此言後項羽果度三戶津破章邯軍降章邯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

考證三戶者言其少耳乃虛設之辭瓚說為是若以為地名雖字不通。

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

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

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

集解如淳曰蠶午猶言蠶起也衆蠶飛起交橫若午其多也。凡物交橫為午言蠶之起交橫

屯聚也故劉向傳注云蠶午難齊也又鄭玄曰一縱一橫為午。正義於是項梁于偽反。正義蠶午各本作蠶起誤今依索隱單本說見王氏讀書雜誌。

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閒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

集解徐廣曰此時二世之二年六月考論楓三本民上有在字從民所望也。集解應劭曰以祖諡為號者項

氏第一事惟立楚懷王心不知項世楚將懷王立則項當終其身為驅馳增謂羽能堪之乎必不能堪將置懷王於何地卒之羽弑懷王而漢之滅羽因始終以懷王為說是懷王之

立反為漢地耳蓋懷王立則羽不能不弑逆羽弑逆則羽不容不滅然則項之所以失天下非增勸立懷王一事誤之耶中井積德曰范增之策非大豪傑所為也項梁銳意於

成事亦未暇於熟意乃為增所誤耳凡豪傑崛起之初未為衆人所奉戴者難於自尊恐失衆心故也若後漢劉伯升可見已陳嬰為楚上柱國

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集解酈玄曰音煦怡正盱台況子反盱以之反盱台安徽泗

州盱眙縣東北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正亢音剛又苦浪反父音剛

甫括地志云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與齊田榮司馬龍且

軍救東阿。正且子余反括地志云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漢東阿縣城秦時齊之阿也考東阿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

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考章邯已殺齊王田儋

章邯已殺齊王田儋

於臨淄田假自立為齊王

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

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

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下使色田榮曰。楚殺

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

曰。相與交善為與國。與黨與也。索隱按高誘注戰國策云。與國同禍福之國也。考證楓三本無為字。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

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

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爲己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爲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索隱按張晏云。市貿易也。韋昭云。市利於齊也。故劉氏亦云。市猶要也。留田假而

不殺。欲以要齊田榮也。考證田閒為與國之王。數語。田儋傳。以爲楚懷王言。顏師古曰。

市者以角閒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閒以求齊兵耳。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

羽別攻城陽。屠之。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郟伯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

封季弟載于郟，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考證錢大昕曰：城陽當作成陽，縣名，屬濟陰郡，非齊之城陽國也。梁玉繩曰：史漢成陽之與城陽，往往互書，蓋古字通借不定，是誤。然亦頗淆混矣。愚按：成陽，山東曹州府濮州東南。

西破秦軍濮陽東。

正義括地志云：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縣也。古

吳之國，按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縣也。東，即此縣東。考證濮陽直隸大名府開州南。

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

乃攻定陶。

正義定陶，曹州城也。從濮陽南攻定陶，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北。

定陶未下。去西略

地至離丘。

正義離丘，今汴州縣也。地理志云：古杞國，武王封禹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世簡公為楚所滅，即此城也。考證離丘，河南開封府杞縣

治大破秦軍，斬李由。

正義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

正義括地志云：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

縣東。張晏曰：魏郡有內黃縣，故加外也。臣瓚曰：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縣有黃溝，故名。考證外黃，開封府杞縣東。

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

至定陶，再破秦軍。

考證古鈔本三條本北作比。王念孫曰：漢書作比。至定陶是也。定陶在東阿之西南，不得言西北。至定陶也。

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

驕，卒情者敗。今卒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

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集解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

灼云高陵屬琅琊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

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

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

河南開封府陳留縣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

士卒恐。考不名其季父項梁字誤也。陳仁錫曰。項羽不宜自稱季父之名。沛公於羽前亦必

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與此同誤。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考而引兵而東。暫以兵敗也。

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楊。集解應劭曰。楊。屬梁國。蘇林曰。楊音唐。

而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

而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

為將，張耳為相。

考證徐孚遠曰：陳餘將兵在外，未入鉅鹿城，此語誤。梁玉細曰：陳餘為將四字，因下文而衍。

皆走入鉅

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

集解張晏曰：涉姓，閒名，秦將也。考證直隸順德平鄉縣

章邯

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

集解應劭曰：恐敵抄轍，重故築墻垣如街巷也。

陳餘為將，將

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考證高祖紀亦有此語。岡白駒曰：

當時有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

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

集解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

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

以沛公為碭郡長。

集解林曰：長如蘇

郡守，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

考證高祖紀云：封項羽為長安侯，號曰魯公。漢書高祖紀云：以羽為魯公，封長安侯。初

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

考證楚王即楚懷

見楚懷王

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

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

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

皆屬宋義。考梁玉繩曰：漢紀云：宋義故楚令尹，大事記曰：懷王義爲元帥者，

荀氏所據必楚漢春秋也。號爲卿子冠軍。集徐廣曰：卿一作慶，文穎曰：卿子，時人相尊

病功冠三軍，因封爲冠軍侯。至今爲縣名。行至安陽，雷四十六日不進。關按傳：寬傳云：從

扛里俱在河南，顏師古以爲今相州安陽縣。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卽至相州安陽。今檢

後魏書地形志云：己氏有安陽城。隋改己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

城是也。括地志云：安陽縣，相州所理縣。七國時魏寧新中邑。秦昭王拔魏寧新中

更名安陽。張耳傳云：章邯軍鉅鹿南，築甬道屬河。餉王離。項羽數絕邯甬道。王離軍乏食，

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圍鉅鹿下。又云：渡河湛船，持三日糧。按從滑州白馬津，東

日糧不至邢州。明此渡河，相州漳河也。宋義遣其子襄相齊，送之至無鹽。卽今鄆州之東

宿城是也。若依顏監說，在相州安陽，宋義送子不可棄軍。渡河南向齊，西南入魯界，飲酒

高會，非入齊之路。義雖知送子由宋州安陽理順，然向鉅鹿甚遠，不能數日。章邯甬道

及持三日糧至也。均之二理，安陽送子至無鹽爲長，濟河絕甬道，持三日糧，寧有遲留，史

家多不委曲說之也。考沈欽韓曰：安陽以下文，宋義送子至無鹽證之，謂在己氏者

是也。愚按安陽山東曹州府曹縣東。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

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

可以破蟻蝨。集解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蟻蝨，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

顏師古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蝨，而不能破其內蝨，喻方欲滅秦，不可與章邯即

戰也。鄒氏搏音附，今按言蝨之搏牛，本不擬破其上之蟻蝨，以言志在大不在小也。說為是。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

行而西，必舉秦矣。考證胡三省曰：鼓行者，擊鼓而行，堂堂之陳也。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

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

虎，很如羊，何慈反。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考證胡三省曰：暗指羽。乃

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索隱按地理志：東平郡之縣，在今鄆州之東也。考證徐孚遠曰：田榮

與項梁有隙，梁死楚弱，宋義欲結援於齊。飲酒高會。集解韋昭曰：皆召尊爵，故云高。索隱韋昭曰：皆召尊

以子相之，愚按無鹽，秦安府東平州東。

爵者故曰高會服虔云大會是也。

考高會服說是。

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

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

集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願案瓚

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瓚芋蹲鴟也菽豆也故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半雜之則芋菽義亦通漢書作半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也王劭曰半量器名容半升也

考芋菽瓚說

軍無見糧

正胡練反顏

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

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疆攻新造

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疆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

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

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瓚私謂使其子相齊是徇其私情崔浩云徇營也

項羽晨朝

上將軍宋義

考趙翼曰古時凡諸人皆曰朝呂覽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是也秦漢時僚屬謁長官亦曰朝史記項羽晨朝上將軍是也論語再

子退朝則大夫家亦稱朝秦漢以來郡縣坐衙視事亦曰朝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

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

匡衡傳注、玉繩曰：古人亦自稱字，漢書引衡與貢禹書言匡鼎白，後

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述闕實語云：闕仲叔豈豈以口腹累安邑邪？漢書羽作籍，愚按當從漢書作籍，下文籍何以至此，籍獨不愧於心乎？可證。

當是時諸

將皆懼服，莫敢枝梧。

集解：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捍也。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正義：枝，音之移反，梧音

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

假上將軍，

正義：未得懷王命也，假攝也。

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

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

集解：徐廣曰：二當陽君世三年十一月。

蒲將軍，皆屬項羽。

考證：當陽君英布。

項王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

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

正義：漳水。

救鉅鹿。

戰少利。

考證：岡白駒曰：少得利。

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

破釜，餓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

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考論中井積德曰：是謂章邯軍也，非王

離殺蘇角。集釋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

兵冠諸侯。考論中井積德曰：是時諸侯兵非不戰也，冠字可以見張耳傳可參。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

餘壁，莫敢縱兵。考論中井積德曰：下字疑衍，漢書無。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

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考論楓三本無以字。諸侯軍無

不人人惴恐。集釋漢書音義曰：惴音章瑞反。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

入轅門。集釋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考論毛本重諸侯將三字。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

視。考論陳仁錫曰：歷用三無不字，有精神，漢書去其二，遂乏氣魄。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

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集釋張晏曰：在漳南，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考論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南。

南。正論括地志云：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注水經云：漳水，一名大漳水，兼有浸水之目也。相持未戰。秦軍數

郤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

門三日。【集解】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宮之外門為司馬門也。【索隱】按天子門有兵闕，曰司馬門也。趙高

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正義】走音奏。

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

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

孰計之。」【考證】楓，三本無疾字。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

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正義】韋昭云：趙奢

浩云：馬服，趙官名，言服武事。【正義】中井積德曰：括是馬服君之子，故當時稱馬服也。愚按：韓非顯學篇：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亦以馬服稱趙括。【索隱】服，趙括之子，故當時稱蒙恬為

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索隱】服，趙括之子，故當時稱蒙恬為

竟斬陽周。【集解】孟康曰：縣屬上郡。【正義】括地志云：寧州羅川縣，在州東南七十里，漢陽周縣。何者？功多秦不能

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
考證漢書以作己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
 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
 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
 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
 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
 分王其地，南面稱孤。
索隱此諸侯謂關東諸侯也，何以知然？文穎曰：關東
爲從關西爲橫，高誘曰：關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號
爲合從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秦，壞關東從，使與秦合，號
曰連橫顏師古曰：還兵謂迴兵內嚮以攻秦也。此孰與身伏鈇質，妻
 子爲僇乎。
索隱公羊傳云：加之鈇質，何休云：要斬之罪。
崔浩云：質，斬人榘也。又郭注：三蒼云：質，榘也。章邯狐疑，陰使
 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
集解張晏曰：候，軍候，索隱
 軍候，官名，始成其名。

項羽使

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

梁服虔曰：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洪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

梁洪，水經注云：漳水東經三戶，峽為三戶津也。洪當為淇，案晉八王故事云：王浚伐鄴，前至梁洪，蓋梁洪在鄴西四十里。孟康云：在鄴西三十里。又關關十三州志云：鄴北五十

里。梁期故縣也。字有不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

上大破之。

水出武安山東南，經汙城北入漳。音于郡國志：鄴縣有汙城。鄺元云：汙

內縣北大行山，又云：故邗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邗國地也。左傳云：邗晉應韓，武之穆也。中井積德曰：前稱羽軍漳南，此遺軍渡三戶，則往在漳北也。此漳南當作

漳北。愚按漢書亦作漳南，汙水在臨漳縣西南，出武安山，入漳，今絕。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

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

虛上。

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也。駟案：應劭曰：洹水在陽陰界，殷墟故殷都也。玘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虛。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

遷于北蒙，曰殷虛。南去鄴州三十里，是殷虛南舊地，名號北蒙也。敘事縝密處，而羽之兵

欲約，約未成，而羽使擊之，既復欲約，因糧少而後聽之。此太史公敘事縝密處，而羽之兵

法亦概見矣

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

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邯義胡

考顏師古曰：到新安。正義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一十三里，前行謂居前而行。

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

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

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

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

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

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

長史欣、都尉騫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

安城南

集解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

行略定秦地至函谷關

集解文穎曰時關

在弘農縣衡山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關文穎曰在弘農縣衡山嶺今移在穀城文穎曰時關

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澗湖水即古之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而關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為名至字各本奪依楓三本及漢傳補 有兵守關

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

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

即白鹿原在

西安府咸寧縣東水經注白鹿原東即渭川之西謂之霸上

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

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

增曰沛公入關財物

無所取沛公謂項伯曰吾入關秋毫無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樊噲謂項羽曰沛公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又高紀謂沛公封秦重寶財物府

庫是高祖之不取秦寶物皆張良樊噲一諫之力而曹無傷珍寶盡有之語徒以媚羽求封耳但蕭何世家云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然則曹無傷之言未

盡虛妄謝項羽之玉璧與亞父之玉斗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

高祖何從得之可知非毫無所取也

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

集解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

北下阪口名也。考論中井積德曰：新豐亦從後言之也。當時無新豐，恐按鴻門坂名在臨潼縣東，今曰項王營。

沛公兵十萬，在霸上。

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

考論楓、三本無時字。

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

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考論漢書高紀無虎字，愚按是史。

家假託之也。亞父恐無此言。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

梁名纒，字伯，後封射陽侯。考論中井積德曰：季而

字伯，不知何緣故。

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

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

考論古鈔本，楓、三本從作徒，王念孫曰：從俱死，當作徒俱死。漢書高紀作特俱死，注特，但也。空也。空死而無成名也。

張良曰：臣為韓王

送沛公。

正義為于僞反。考論是蓋假託之言，非事實。

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

語。考證楓三本、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張

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考證徐孚遠曰。此時沛公未得稱王。及項羽

稱沛公。何忽于張良三稱大。考證徐廣曰。鯀。晉土垢反。魚名。劉案。服虔曰。王邪。留侯世家作沛公是。曰。鯀生。集解徐廣曰。鯀。晉土垢反。魚名。劉案。服虔曰。

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

士卒足以當項王乎。考證梁玉繩曰。羽時亦未王。故沛公稱羽將軍。以

增項莊曰。君王張良樊噲曰。項王大王。凡書王者三十八。似失史體。留侯世家樊噲傳及

漢書俱不言王。甚是。惟樊噲語未盡改耳。顧炎武曰。沛公但稱羽爲將軍。而樊噲則稱大

王。其時羽未王也。張良曰。誰爲大王。盡此計者。其時沛公亦未王也。此皆臣下尊奉之詞。其

史家因而書之。今百世之下。辭氣宛然。如見。又如黃歇上書秦昭王。書先帝文王武王。其

時秦亦未爲帝。必以書法裁之。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

考證楓三本、無沛公二字、

考證徐孚遠曰。此時沛公未得稱王。及項羽皆自後追言未刪正也。梁玉繩曰。前後俱

集解徐廣曰。鯀。晉土垢反。魚名。劉案。服虔曰。鯀音淺。鯀。小人貌也。瓚曰。楚漢春秋。鯀姓也。

考證梁玉繩曰。羽時亦未王。故沛公稱羽將軍。以爲諸侯上將軍也。史乃豫書爲王。此下項伯曰。項王。范

此不達古今者矣。愚按。梁說是。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

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

考 顏師古曰：凡言爲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 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

考 中井積德曰：項伯語中不宜言項王。 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

考 楓三本，曰：上無言字，梁玉繩曰：項伯之招子房，非奉羽之命也，何以言報？且私良會沛，伯負漏師之重罪，尙能告羽乎？使羽詰曰：公安與沛公語，則伯將奚對？史果可盡信哉。 項王許

諸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

【釋】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考】《說文》：楓，三木，不然作不者，無即日二字。劉敞曰：仲父自是管仲之字，亞父亦增字。黃淳耀曰：古人尚右，故宗廟之制皆南向，而廟主則東向，主賓之禮亦然。儀禮鄉飲酒禮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是也。韓信傳：廣武君東面坐，西嚮對而師事之。項羽得王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周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向坐，責之，皆以東為尊，然則鴻門坐次，首項王，項伯次，亞父次，沛公也。中井積德曰：堂上之位對堂下者，南嚮為貴，不對堂下者，唯東嚮為尊，不復以南面為尊。

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

【考】《說文》：玦，三石，胡三省曰：玦如環而有缺，增舉以示羽，蓋欲其決意殺沛公也。

范增起，出召項莊。

項從弟

謂曰：君王爲人不忍。

項王見人恭敬

韓信云

慈愛，言語嘔咽，人有疾病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高起王陵云：項羽仁而敬人，與范增言對看，項羽其人可想。

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

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

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

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

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

擁，紆拱。反盾，食允反。

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

直江反。

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

昌真反。

頭髮上

指目皆盡裂。

正義背自賜反。

項王按劍而踞。

其紀反謂長跪。

曰客何為者。

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

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

肩。

李筮曰漢書樊噲傳與下無斗字卮受四升不得斗卮酒上云賜之卮酒下云卮酒安足辭此非泛言可知斗蓋衍字梁玉繩曰生字疑誤彘肩不可生食且此

物非進自庖人即撤自席上何以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

而啗之。

餽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

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

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

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

白駒曰如不能舉必極力而後已愚按齊世家賦斂如非得刑罰恐非勝韓非

子難二治亂之術如恐不勝注重刑也

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

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

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漢書修

故字為所以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

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考論樊噲傳細說作小人

非當時之言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

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集解徐廣曰一本無都

字考論史中陳平始見明年平去楚歸漢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

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

辭為。考論李斯傳云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鄙食其傳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

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

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考論斗酒器張良曰。謹

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

公則置車騎。

考證胡三省曰。置。留也。留車騎於鴻門。不以自隨。

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斬

彊紀信等。

案。漢書作紀。通。通紀成之子。

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

陽閒行。

考證胡三省曰。閒。空也。投空隙而行。

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

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

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璧。再拜獻

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

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

案。如淳曰。脫身逃還其軍。

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

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

虜矣。

集解徐廣曰：啜鳥來反。索隱：音虛。其反皆歎恨發聲之辭。羽豎字不可解。

沛

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習說董份曰：當時鴻門之宴，必有禁衛之士，訶移出入往來，而莫之誰何，恐無此理。矧范增欲擊沛公，惟恐失之，豈容在外良久而不與

時沛公良噲三人俱出，良久，羽在內，何為竟不一問而在外竟無一人為羽之耳目者？任共出入往來，而莫之誰何，恐無此理。矧范增欲擊沛公，惟恐失之，豈容在外良久而不與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難盡信哉！豈天擁護真主，一時人皆迷耶？徐孚遠曰：漢主脫身至軍，董淨陽疑之，固當然。觀史記敘漢人飲中多有更衣，或如廁竟去，而主人不知者，意當時之飲與今少異。又問有良驥，行四十里，而杯猶溫者，漢主之能疾行，得此力也。其所云步走或史遷誤也。吳裕垂曰：惟步行出鴻門，故羽不及覺其得疾行。至軍者，豈沛公來時良於鄆山道中，豫伏精兵良驥，以為脫身之計歟？而沛公良噲三人甫出，羽固使陳平出召矣，而卒得脫歸者，抑沛公此時已有私交於平歟？陳平私縱於外，項伯排解於內，固無難緩步徐行而歸，上矣。而況豫備良驥於鄆山之下哉？

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習說梁玉繩曰：前已屢

書項王此後又據三語曰：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曰：項羽方渡河救趙，曰：引其兵降項羽，何也？愚按：項羽楚人，既失其祖，又失其季父，怨秦入骨，其入咸陽猶伍子胥入郢，殺王屠民燒宮殿，以快其心者，亦不足異。謂之無深謀遠慮可也。謂之殘虐非道者，未解重瞳子心事。又按：此時沛公年已五十，思慮既熟，項羽年二十，加六血氣方剛，彼接物周匝，穢密不

敢妄動此當事真學勇決任意
徑行是二人成敗之所以分也。**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

破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

破都者不始於婁敬蓋當時定論**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懽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

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此與項羽心事全同世與彼而不與是何耶**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

果然。楚人性躁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項王聞**

之烹說者。說者是蔡生漢書云是韓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

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

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

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

籍之力也。正議暴蒲北反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考諡故

通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

之有天下。業已講解。集蘇林曰講和也。集隱服虔云解折伏也。說文云

和也。業事也。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考諡業猶既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

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

漢王。集徐廣曰以正月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正議括地志云南梁州所理。而

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

咸陽以西。都廢丘。集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也。韋昭曰周時名犬丘。懿王

廢丘。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地理志云漢高二年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更廢丘曰槐里。考諡廢丘與平縣屬西安府。長史欣者。故為

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

司馬欣為塞王

集解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

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

集解蘇林曰櫟音藥正義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櫟陽東北二十五里秦獻公之城櫟陽即此也考證陝西西安府臨潼縣

立董翳

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集解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翟王更名為翟考證按今邠州有高奴城正義括地志

云延州州城即漢高奴縣考證翟之地高奴故城在陝西延安府膚施縣東

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

都平陽

考證魏豹傳云項羽欲有梁地徙魏王豹於河東平陽山西平陽府

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

集解徐廣曰一云瑕丘公也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瑕丘字申陽璿曰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名

先下河南郡迎楚

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

正義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

成周城也與地志云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理之後漢都洛陽改為雒漢以火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雒雒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雒而加水

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

正義括地志云陽翟洛州縣也左傳云鄭伯突入于櫟杜預云櫟鄆別都今河南

陽翟縣是也地理志云陽翟縣是屬潁川郡夏禹之國考證陽翟河南開封府禹州

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

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朝歌，河南衛輝府淇。徙趙王歇爲代

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

國。襄國，括地志云：邢州城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曰襄國，立張耳爲常山王，理信都。地理志云：故邢侯國也。帝王世紀云：邢侯爲

紂三公，以忠諫被誅。史記云：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爲邢侯。左傳云：凡蔣邢茅周公之胤也。當陽君黥布爲

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六縣，古國，泉陶之後，

州安豐縣南百三十二里，本六國，假姓，泉繇之後所封也。黥布亦泉繇之後居六也。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

侯，又從入關。鄱君，今鄱陽縣是也。故立芮爲衡

山王，都邾。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說文云：音誅，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本春秋時邾國，邾子曹姓，狹居至魯

隱公徒黃音機。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

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江陵，荊州縣，本南郡，改爲臨江國。

考江陵、湖北荆州府治。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

集解徐廣曰：都無終。

燕將臧荼從楚

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

考薊，直隸順德府大興縣。

徙齊王田

市為膠東王。

集解徐廣曰：都即墨。正義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本漢舊縣，膠音交，在膠水之東。

齊將

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

釋名按高紀及田儋傳

云臨濟此言臨菑誤。正義菑側其反，括地志云：青州臨菑縣也，即古臨菑地也，一名齊城，古營丘之地，所封齊之都也。少昊時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殷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為諸侯國，此地後太公封方五百里。

考臨菑，山東青州府臨菑縣。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

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

王，都博陽。

正義在濟北。考博陽，山東泰安府泰安縣有博縣，故城漢曰博陽。

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

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

考田榮不封，竟敗霸王大事。

成安君陳餘，弃將

印去，不從入關。

正義地理志云：成安縣在潁川郡，屬豫州。

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

其在南皮

正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皮縣東北故因環

封三縣

集解漢書音義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考洪亮吉曰張耳嬖臣申陽皆封王而陳餘祇侯是餘尤不平者番君將梅銷

功多故封十萬戶侯

集解韋昭曰銷呼玄反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正議貨殖傳

云淮以北沛陳汝南郡為西楚也彭城為東楚彭城為西楚考中井積德曰此

西楚其自號也則地城任其所取不得據貨殖傳作解錢大昕曰據貨殖傳似彭城是東

楚唯東楚跨淮南北吳廣陵在淮之南東海在淮之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東西之間

言西楚則梁地亦兼其中矣又據彼傳三楚之分大率以淮為界淮北為西楚淮南為南

楚唯東楚跨淮南北吳廣陵在淮之南東海在淮之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東西之間

故彭城以東可稱東楚也王九郡考項羽王梁楚九郡史漢皆不詳其目注家亦

九郡梁玉繩駁之云臨淮郡漢武帝元狩六年置彭城郡宣帝地節元年置廣陵郡豈非郡

武帝元狩五年更江都國為廣陵中問為郡止三年鄆郡之置未知何時秦無鄆郡豈非郡

置之邪全祖望云秦於楚地置十郡項王以漢中封高祖九江封英布南郡封共敖以長

沙為義帝都而自得東海泗水薛會稽南陽黔中秦於梁地置三郡項王以河東封魏豹

而自得碭東郡凡得郡八據史記益以楚郡適得九郡之目梁玉繩又駁之云秦無楚郡

泗川東海、南陽、鄆、會稽、碭與東郡故梁地也。自陳以東故楚地也。故曰：梁楚大抵西界，故韓東至海，北界上則距河，下則距泰山，南界上則距淮，下則包踰江東。因天下之昏，睽平壤矣。梁玉繩既論南陽不在九郡之數，秦亦無陳郡。姚說未可以為是。錢大昕曰：史稱九郡據當時分置郡名數之也。九郡者：泗水也，東陽也，東海也。郡即碭也，薛也，鄆也，吳也。會稽也，東郡也。梁玉繩從之，而張茂炯駁之云：吳會稽者，順帝永建二年始分兩郡。漢初安得有是名？梁楚之地，除長沙、奉義、帝河、東封、魏豹、河內、封司馬、印、河南、封瑕丘、申陽、南郡、封共、放、江夏、封吳、芮、漢中、封沛、公、九江、六安、封英、布、所餘有陳留、汝南、潁川、山陽、濟陰、碭、陽武、梁、武、海、會稽、丹、陽、豫、章、廬、江、廣、陵、臨、淮、十、六、郡、而、汝、南、桂、陽、武、陵、豫、章、皆高帝置。陳留、碭、陽、臨、淮、皆武帝置。山陽、濟陰、景帝始別為國。楚、漢之間，尚無是名。惟潁川、泗水、沛、鄆、海、會稽、鄆、丹、淮南、即、東、陽、廣、陵、碭、固、即、梁、薛、固、魯、是、為、九、郡、於、誼、方、允。愚按：潁川、韓、國、此、時、韓、王、成、尚、在、亦、非、**都彭城**。集解：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梁、楚、地、張、說、未、確。姑、錄、諸、說、以、存、疑。

都彭城。集解：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梁、楚、地、張、說、未、確。姑、錄、諸、說、以、存、疑。

州縣考：項敬曰：自淮陰侯斥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史家亦持此說。後之言地利者，祖之以為項王失計，無有大於此者。余謂項王之失計，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何也？項王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章邯於雍，司馬欣於塞，董翳於翟，所以距塞漢王也。夫三王之非漢王敵，不必中人以上。知項王起江東，敗秦救趙，遂蒯諸侯，業雖不終，見豈必出中人下哉？吾嘗深推其故，而知項王都彭城，蓋以通三川之險也。通三川，蓋以救三秦之禍也。以彭城控三川，即以三川控三秦。是故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自王，蓋九郡皆故梁地，是時彭越未國，為薛，為鄆，為琅瑯，為陳，皆故楚地。張諸家說亦異。為碭，為東郡，皆故梁地，是時彭越未國。

地屬西楚自淮以南爲會稽會稽之分爲吳灌嬰傳得吳守是也亦故楚地九郡者項王所手定也軍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安民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習國於手定之地則諸侯不得以地大而指爲不均據天下三分之一以爭中原於腹心之間也故曰都城未有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雖然項王之不取關中何也曰項王非不取關中也乃漢王先入關義帝之約固宜王者也項王聽韓生之說而都之關中之人安乎不安乎關外諸侯無異議乎項王所手定之九郡將以之分王乎抑自制乎度其勢必自制之矣自制之一口有警其將去關中自將而東乎關中者固漢王所手定也舍己所手定之九郡而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既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又必取之地也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則緩取天下之人安乎不安乎是故關中者項王所必取之地也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則緩取之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且召天下之兵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漢之際諸侯之法也難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矣三王之秦之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漢之際諸侯之法也使三王者據全秦之勝扼全蜀之衝包南山之塞窒棧道之隘終身爲西楚藩衛則擾動徵發何求而不可若其以百戰之燼生降之虜寄仇讎之號令驅鄉黨之儔匹一有擾動西楚廢其主刈其民若燎毛射縞耳指揮既定人心自固誠如是也漢王不得援前說以爭秦諸侯不得舉前事以責楚名與勢皆順便矣所謂緩取之也所謂以棄之者取之也是故不付之張耳誠茶者不以關外之將相制關中也陽示天下以大公而陰利三王之易取是故三秦者項王之寄地也其告韓生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人誰見之此項王之設辭也非項王之本計也雖然關中重地也取關中重計也其取之之次第奈何項王之設辭不急於收三秦之地也雖然

於阻漢之東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之所忌唯漢王也是故未為取秦之謀先為救秦之策三川者救秦之要道也以瑗丘申陽據三川而北函谷南武關挈其要領矣以司馬印趙陸三川之北而函谷之軍無阻矣以韓成夾三川之南而武關之軍無留矣二王皆趙臣趙陸於楚故道通韓成不陸於楚不使之國而楚制之故道亦通然而西楚之都不能朝發夕至則猶之乎未通也彭城者去函谷千有餘里去武關亦千有餘里輕騎一日夜可叩關北收燕趙之卒南引荆郢之師關外可厚集其勢關中可迭批其隙漢王數搖足則章邯先乘之司馬欣董翳乘之西楚傾天下之力而急乘之漢何患不翊秦以患不全漢王且不能保巴蜀漢中豈能移尺寸與楚爭一日之利故曰以彭城控三川以三川控三秦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不意四月諸侯就封五月而田榮反齊八月而陳餘反趙六月而彭越反梁西楚之勢不能即日西兵而漢王已於五月破章邯是月降司馬欣董翳矣蓋項王止策漢王而田榮陳餘彭越三人非其所忌故有此意外之變此則項王之失計也然使當日不受漢問東兵擊齊舉三楚之士分兩路捷走爭秦其時申陽司馬印未敗韓成已廢兵行無人之境函谷破武關必降武關破函谷亦不守當陰侯挾新造之漢與旋定之秦以當百戰必勝之卒勝負之計必不如垓下以三十萬當十萬之數矣如是則三秦可復三秦復而三川益固九郡益張齊趙燕三國有不折而在於楚者哉而卒棄之不為此則項王之失計也故曰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

都彭城也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不隱戲音義水名也言下者如許下洛下然也按

上文云項羽入至戲西鴻門沛公還軍霸上是各受封邑號令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陽燒秦宮室則亦還戲下今言諸侯罷戲下是各受封邑號令訖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假

借文字以爲旌麾之下乎。顏師古劉伯莊之說皆非。考張茂炯曰。上文遂至戲西。乃指戲水而言。此時軍既過戲。固不當仍訓戲水。說文戲三軍之偏也。偏謂軍所駐之一面也。諸侯從羽入關。亦如前年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各駐一偏。至此乃各散去。故云罷戲。下各就國也。項籍傳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韓信傳居戲下。無所知名。灌夫傳。馳入其軍。至戲下。凡言戲下者。皆謂偏。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伍之下也。愚按。顏師古讀戲爲麾。可從。張說拘。

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集解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乃使使徙義

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集解如淳曰。郴。音湖南。郴州。其羣臣稍稍背叛之。

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集解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考楓三本。衡山下有

王字。洪亮吉曰。義帝徒長沙。道蓋出九江。衡山臨江。故羽陰令二王及九江王布殺之。黥布傳。遣將追殺之。郴縣二王。雖受羽命。而不奉行。故布獨遣將擊殺耳。使二國欲殺義帝。當其道出衡山臨江時。何以不殺。而使之至。郴縣乎。布傳。從事後實書。故漢書高本紀等。皆從之。此紀及高帝紀。本羽之始謀。而言皆史法。之可以互見者。梁玉繩曰。義帝高本紀。此與高紀在漢元年四月。而月表在二年十月。黥布傳。在元年八月。漢書從月表。然究未知。在何月。義帝以元年四月。自臨淮之盱台縣。徙桂陽之郴。使人趣其行。不及一月。可到。英布等追而殺之。則甫及郴。即被弑矣。疑四月。爲是。趙翼曰。史記不立楚懷王心傳。殊爲缺筆。陳涉已世家矣。項羽已本紀矣。心雖起。牧羊然。漢高與項羽營北面事之。漢高之入。

關實奉其命以行，後又與諸侯共尊為義帝，而漢高之擊項羽也，為之發喪，則心固當時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數者，因項梁敗於定陶，即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因宋義識項梁之將敗，即拜為上將軍，因項羽殘暴，即令漢高扶義而西，及漢高先入關，羽以強兵繼至，亦居滅秦之功，使人報心，心仍守先入關者王之之舊約，而畧不瞻徇，是其智畧信義亦有足稱者，非劉聖公輩所可及也，自當專立一傳，乃史記逸之，豈以其事附見項羽諸傳中，故不復敘耶？然律以史法，究未協也，愚按自蘇東坡以義帝為天下賢主，洪氏容齋隨筆，遂有可為立本紀之說，趙甌北此論蓋申其旨而少變之，余謂楚漢未入咸陽之前，天下之權在陳涉，已入咸陽之後，天下之權在項羽，義帝未嘗有帝制之事，史公不立本紀，固宜，且其事附載項羽高祖二紀，何必別立傳，豈可謂不協史法乎？

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謂三本，項羽作項王，梁玉繩曰：此後宜稱項王矣，而忽呼項羽者四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於膠東，曰：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曰：不肯遣齊王項羽，遂北至城陽，又呼其名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俱當改項王。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

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考卽墨山東萊州府卽墨縣。榮因自立

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集解漢書音義曰：三齊與濟北膠東正義。

齊記云：右卽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考三齊集解是。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考卽是時彭

越在鉅野，有衆萬餘，無所屬。何焯曰：田榮首難，且連彭越，橫又繼之，爲高祖驅除功莫先於齊也。劉辰翁曰：田榮不封遂生此故，固知立功易爲宰難也。陳餘陰

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考梁玉繩曰：高紀及陳餘傳皆無張恐，非二人俱說也。曰：項羽爲

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故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

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考梁玉繩曰：趙王歇乃陳餘之故主也，其字當衍。餘以爲不可，聞

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

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

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

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考證 漢書項籍傳以陳餘說齊王榮為漢二年事是時漢

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

考證 齊叛指田榮擊殺田都田市田安并王三齊也。趙叛指陳餘破常山王，迎還趙歇也。漢書項羽傳書趙叛於漢二年，改齊趙作齊梁，其言梁叛指彭越反梁也。與此不同。

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

敗蕭公角等。考證 蘇林曰蕭公，官號也。或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考證 錢大

沛稱沛公，楚有蕭公，薛公，郟公，留公。析曰春秋之際，楚縣令皆稱公。楚漢之際，官名多沿楚制。故漢王起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

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

考證 齊梁當齊趙之誤。下文齊欲與趙并滅楚，可證後人據漢書妄改。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

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

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考證 陳仁錫曰：漢之元年，漢之二年，漢之三年，漢之四年，此子長以漢

之年紀楚事例也故加之字以別之至五年楚亡然後直書漢五年示一統也梁玉繩曰冬當作春事在春也

項羽作項王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

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
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
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畱連戰未能下春漢王

部

集解徐廣曰一作劫

五諸侯兵

集解徐廣曰塞翟魏殷河南劉案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韋昭曰塞翟殷韓

魏魏時已敗也索隱按徐廣韋昭皆數翟塞及殷韓等顏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顧胤意略同乃以陳餘兵為五未知孰是鄙意按韓王鄒昌拒漢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韓兵不下而已破散也韓不在此數五諸侯者塞翟河南魏殷也正義師古云諸家之說皆非張良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也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鄒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功臣年表云張耳葉國與大臣歸漢則當亦有士卒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竝失指趣高紀及漢書皆言劫

五諸侯兵凡兵初降士卒未有自指麾故須劫略而行又云發關中兵收三河士發謂差
 點撥發也收謂劫略收斂也韋昭云河南河東河內申陽都雒陽韓王成都陽翟皆河南
 也魏豹都平陽河東也司馬印都朝歌張耳都襄國河內也此三河士則五諸侯兵也更
 著雍塞翟則成八諸侯矣重明顏公之說是故韓信傳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
 皆降是也釋王念孫曰徐廣云部一作劫按作劫者是也高祖紀及漢書高祖紀項籍
 傳並作劫陸賈傳亦云漢王鞭苔天下劫略諸侯王先謙曰劫有制持之義愚按漢王所
 劫伐楚五諸侯諸說不一應劭曰雍翟塞股司馬韓昌鄉也如淳徐廣曰塞翟股魏魏河南
 中四也韋昭裴駘曰翟塞股魏韓昌鄉也顏師古曰股韓昌鄉魏河南常山耳也劉放曰股河
 南韓昌鄉魏及陳餘所遣兵也吳仁傑曰翟塞韓信魏及陳餘所遣兵也全祖望曰股魏韓
 信齊趙陳餘也汪中曰塞翟河南魏韓信也趙翼曰魏河南韓信趙陳餘所齊也梁玉繩
 曰韓信魏齊趙陳餘也衡山吳也說詳于兩漢刊誤補遺述學經史問答陔餘叢考讀書記
 史記志疑但未知所適從苟悅漢紀止云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無五諸侯三
 項羽本紀贊亦曰遂將五諸侯滅秦尋其條貫當據故七國以其地言不以其王言也漢
 定三秦即故秦地項羽王楚乃故楚地其餘韓趙魏齊燕為五諸侯劫五諸侯兵猶後言
 引天下兵耳故漢伐楚可以言五諸侯楚滅秦亦可言五諸侯也愚按董氏依羽紀論贊
 集解其說最穩

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

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正義括地志云徐州魯襄州曲阜縣也
 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縣屬也

陵亦曰湖陵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南魯兗州府曲阜縣治

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

日置酒高會考陽亦云收其貨寶婦女此非誤倒張文虎曰沛公一入秦宮即欲留

居今入彭城又復如此亦無異於淫昏之主此范增所謂貪財好美姬者也史公於此二

事不著之高紀而見之羽紀及留侯世家此為高諱而仍不沒其實旁見側出謂之良史

不亦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正括地志云徐州蕭縣古蕭叔之國春秋時為宋附庸帝王世紀云周封子姓之別

為附庸也考蕭江蘇徐州府蕭縣西北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集張晏曰一日

至日中大破考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集張晏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

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正孟康曰靈壁故小縣在彭城南

儀冀滂水東經取慮人泗過郡西行一千二百六十里考靈壁鳳陽府靈壁縣治明地理志宿州靈壁縣北有睢河

多殺集服虔曰排擠也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

流、正義為于偽反、圍漢王三市。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

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集解徐廣曰、逢迎楚軍。楚軍大亂

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

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

孝惠魯元。集解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

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

可以驅，柰何棄之。於是遂得脫。考證中井積德曰、孝惠時六歲、魯元年已及笄、蓋抱孝惠同載也、推墮之狀

可想、非投二嬰兒于地、愚按夏侯嬰傳云、漢王急、馬罷、房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中說未得、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

食其。集解璣曰、其音基、璣音異、按鄧審趙三人同名、其音合、竝同、以六國時衛有司馬食其、竝慕其名、從太公呂后閒行。

集解如淳曰、閒出、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

閒步、微行、皆同義也、

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

名侯也。晉灼云：外戚表周呂令武侯澤也。

呂縣名，封於呂，以爲國。顏師古云：周呂封名，令武侯，其諡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

爲漢將兵居

下邑。

徐廣曰：在梁。括地志云：宋州陽山縣，本下邑縣也。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按今下邑在宋州東一百一十里。

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

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

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

如淳曰：律，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

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食貨

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按姚氏云：古者更

卒，不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又顏云：五當爲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日戍邊，總九十

三日，古者役人歲不過三日。此所謂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也。斯說得之。

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

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

京縣城在鄆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鄆之京邑也。晉太康地志云：鄆太叔段所居邑。滎陽縣即大索城。杜預云：成泉東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京相璠地名云：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氏兄弟居之。故有小大之號。按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即此耳。考京故城在河南開封府滎陽縣東南。索滎陽縣治，即古大索城。徐孚遠曰：按此總敘漢兵敗之後，稍能振不必一時事也。

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

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

敖倉粟。集解贗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正義括地志云：敖倉，在鄆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時置倉於敖

山名敖倉云。考敖山，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水經注：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

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

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正義括地志云：和州，歷陽

帝時，歷陽淪為歷湖。漢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

陽之郡，一夕而為湖。漢

縣本漢舊縣也。淮南子云：歷

平計閒項王。考證同白駒曰。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考證呂氏春秋注太牢。

謂牛羊豕也。牛羊之閑曰牢。故三牲具謂之太牢。愚按太牢猶言盛饌也。不必拘古法。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

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

者。使者歸報項王。考證食上如字。下音寺。考證通鑑輯覽云。陳平此計。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乃以為奇。而世傳之。可發一

笑。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

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考證白起傳。免武安君為卒伍。猶言士伍。蓋秦漢之語。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為士伍。言使從士卒之伍。愚按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集皇覽曰。亞父家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考證疽七餘反。崔浩云。

疽附骨癰也。括地志云。獨山在廬州巢縣東北五里。昔范增居此山之陽。後佐項羽。死。考證吳王濞傳云。周丘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

情事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作將軍紀信。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

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作陳平蓋用陳平計也夜出女子滎陽東

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天子車以黃繒

為蓋。傅左纛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上也。漢王未為天子，何以黃屋

左纛。蓋紀信用引耳。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翼曰：萬歲

本古人慶賀之詞。呂氏春秋宋康王為長夜之飲，室中人呼萬歲，堂上堂下之人以及國中皆應之。韓非子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中呼萬歲。史記

優旃陞楯，郎兩立有頃，殿上上壽稱萬歲。田單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稱

善，呼萬歲。武帝登嵩高，空中聞呼萬歲者三。蓋古人飲酒上壽稱慶曰萬歲，其始上下通用為慶賀之詞，猶俗所云萬福萬幸之類耳。因殿陛之間用之，後乃為至尊之專稱，而民

間口語相沿未改。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成皋故縣在洛州

汜水縣西南二里。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

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

集解樞。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

考證王城韻蓋。當時有此成語。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

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

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樞公。漢王之出滎陽。南

走宛葉。考證宛。河南南陽縣治。葉。葉縣治。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

四年。考證梁玉繩曰。此下敘事前後倒置。不但與漢書異。并與高祖紀不同。項

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集解音徒。獨出意。獨與滕公出

成皋北門。集解徐廣曰。北門名玉門。渡河走脩武。考證河南衛輝府獲嘉縣小脩武。從張耳韓

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

距之鞏。令其不得西。考證河南鞏縣。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

考 譚東阿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阿城鎮漢書項籍傳作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梁玉繩曰高紀及漢書紀傳項王擊彭越是三年五月在楚拔滎陽及成阜之前此書于拔成阜後一誤也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

下邳殺薛公此不書項聲而又曰渡河擊東阿二誤也 殺楚將軍薛公項王

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考 梁玉繩曰淮陰侯當依高紀作韓

淮陰侯同 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

楚積聚。考 燕郭西燒其積聚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此但言賈佐越燒積粟似太略當參

高紀越傳漢書觀之此下應接項王乃謂海春侯一段張之象曰曰燒楚積聚曰絕楚糧

食高紀稱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者此之謂也篇中眼目不可不玩歸有光曰漢高紀

使劉賈佐彭越燒楚積聚羽乃令曹咎守成阜而引兵定梁地漢破咎兵汜水上復取紀

阜是一事而此紀前後倒置遂作兩段若漢先取成阜楚無緣得令咎守之也考漢書紀

傳自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考 梁玉繩曰此即下文項王令曹咎守成

明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阜而引兵而定梁地之事彭越傳所謂越北走

殺城者也在此紀中于事為重出于文無所附當衍之 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阜軍廣武就

敖倉食。考 梁玉繩曰此乃敗海春侯後事當在下文項王信任之下 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

臨廣武而軍。

集解

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正義括地志云東廣武西廣武在鄆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

西征記云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
湖中東南流今泗無水城各有三面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云一澗橫絕上過名曰廣
武相對皆立城濼遂號東西廣武。考證廣武山名河南開封府河陰縣北梁玉繼曰此
以下至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一段當在後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旬下而衍去已
定東海來五字蓋定東海即下梁地十餘城事于文為錯出也。相守數月。也此時為漢四年十月纔軍廣武不得

便言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

置太公其上。

集解

如淳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亦机之類故夏侯湛新論為机机猶俎也比太公於牲肉

故置之俎上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軍中巢櫓
又引時人亦謂此為俎也。正義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即是項羽坐太公俎上者
今名項羽堆亦呼為太公亭顏師古云。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

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
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楮羹。考證羅大經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
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鞍晉人欲以蕭

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謂不修文學而性明達，此類是也。項王怒欲殺

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

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

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

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

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

須衆也。挑音茶。了反。瓚曰：挑戰，搃敵求戰。古謂之致師。李說中。

漢王笑謝曰。

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

煩。

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李說中。顧炎武曰：樓煩，即趙西北邊之國。其人

云者，致其兵而用之也。是以楚漢之際，多用樓煩人。別為一軍。高祖功臣年表：陽都侯丁

復以趙將從起鄴，至霸上為樓煩將。而項羽本紀：漢有善射者樓煩。則漢有樓煩之兵矣。灌嬰傳：擊破柘公王武，斬樓煩將五人。攻龍且，生得樓煩將十人。擊破項籍軍陳下，斬樓

煩將二人。攻豨，布別將于相，斬樓煩將三人。功臣表：平定侯齊受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

樓煩將則項王及布亦各有樓煩之兵矣李奇曰樓煩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中井積德曰樓煩本胡名俗便射騎故號善射者為樓煩愚按劉放沈濤以樓煩為姓名非是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

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也顏師

古曰問微問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

考續漢志注引西征記云有三皇山或謂三室山山上有二城東者曰東廣武西者曰西廣武各在山一頭相去二百餘步其間隔深澗漢祖與項籍語處張文虎曰藝文類聚引問作澗正義及續漢志注引西征記水經濟水注作澗是也今本史記漢書並作問誤按梁玉繩周壽昌亦云當作澗漢王數之項王怒

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

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考梁玉繩曰韓信破趙已踰年矣非破齊

一時事此與高紀皆多一趙字漢書無乃使龍且往擊之集韋昭曰淮陰侯與戰騎

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

考梁玉繩曰：楚救齊之役，此及淮陰田儋傳，止言龍且為將而高紀兼言

周蘭灌嬰傳兼言留公蓋紀傳互見也，但漢書籍傳謂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救齊，舍主將而書偏裨何也？又曰：此與高紀騎將上多一戰字，當衍之。漢書無戰騎

將三字，中井積德曰：高紀殺龍且在漢三年，而漢王傷走入成阜，在四年曹咎死之後。崔適曰：汜水在成阜西，廣武在成阜東，漢渡汜水然後入成阜，復東臨廣武，若漢王先臨廣

武，曹咎何由西守成阜乎？此當依高紀及漢書高紀初傳正。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

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

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

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考則高紀作若，毋令得東而已。

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

而議括地志云：陳留，汴州縣也，在州東五十里，本漢陳留郡及陳留縣之地。孟康云：留

鄉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又按宋有留彭城，留是也，此留屬陳，故曰陳留。考陳留陳留縣外黃，杞縣東，皆屬河南開封府。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

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

集解蘇林曰令之舍人

兒也。賈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

考證中井積德曰：童子而不知名，自不得不係父也。

疆劫外黃。

兩反。

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

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

考證張文虎曰：豈有歸心，御覽引作豈所歸哉，與漢書合。

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

陽。

正義括地志云：宋州外城本漢睢陽縣也。地理志云：睢陽縣故宋國也。

考證睢陽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南。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

兵汜水。

集解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視，左傳曰：鄆在鄉地，汜瑣曰：高祖攻曹谷成泉，渡汜水而戰，今成泉城東，汜水是也。

考證汜水音似張晏云：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滎澤，然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臣瑣之說是。

正義括地志云：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二十二里方山，山海經云：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

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劉汜水

上。【集解】鄭玄曰：劉，音經鼎反，以刀割頸為劉。【考證】梁玉繩曰：高紀及漢書紀傳皆無翳塞王三字，此後人妄增之。何者？翳下漢後雖與欣同叛歸楚而不復見，蓋欣與

項王有舊恩，故得棄取而仍任用之，非翳可比矣。惟欣曾封塞王，與後文稱故塞王甚合，乃此及高紀並以長史稱之，漢書亦然，或疑此當衍長史翳三字，曰：否？後文又有長史欣也。盧學士云：翳塞王三字，必非史記本文，觀下但舉咎欣兩人，可知翳舊為都尉，不為長史。又欣既稱塞王，則翳亦當稱翟王，此數者皆不協，故知非也。大司馬

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

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考證】凌約言曰：篇中用當是時，凡八處，轉摺博換何等

精神，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

【集解】漢書音義曰：昧，音木。【考證】顏師古曰：昧，音莫葛反。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

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考證】凌稚隆曰：太史公敘漢曰：取敖倉粟，曰：就敖倉食，曰：兵盛食多。敘楚曰：燒楚積聚，曰：絕楚糧食，曰：

兵罷食盡，曰：兵少食盡。皆紀中關鍵當玩。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

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

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

集解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

正義應劭云：在滎陽東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為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為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考證鴻溝，河南開封府中牟縣、周壽昌曰：集解文注引溝洫志而誤讀，故地勢水道多不可通。志本從會字斷句於楚，屬於下文。尤誤在以官渡水為鴻溝，漫無區別。愚按：官渡鴻溝自別說，又見高紀索隱。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

皆呼萬歲。

考證子說見高紀。父母妻

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

正義楚漢春秋云：上欲

封之，乃肯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曰平國君。按說歸太公、呂后能和平邦國。

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

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

考證張文虎曰：匿弗肯復見，與上下文不接。漢書高紀無疑，匿非以下二十一字，後人依楚

漢春秋竄入，而注中乃肯見三字，又即匿弗肯復見之誤。中井積德曰：故號為平國君，取其反稱也。

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

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

【集解】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一為少半。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

饑而遂取之。**【考】**饑諸本作饑漢書高紀及漢紀作饑漢書注鄭氏曰饑微也師古曰幾危也周壽昌曰幾猶會也今從古鈔本楓三本漢書幾字

亦當從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正義】**遺漢王聽之漢唯季反

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集解】**如淳曰夏音賈**【正義】**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

夏縣也續漢書郡國志云陽夏縣屬陳國按太康縣城夏后太康所築隋改陽夏為太康**【考】**河南陳州府太康縣與淮陰侯韓信建

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集解】**徐廣曰在陽夏縣案晉灼曰即固始也**【正義】**括地志云固陵縣

名也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考】**固陵故城在河南淮寧縣西北梁玉繩曰彭越為魏相國未聞封侯蓋所賜名號曹參亦有建威侯之稱本傳不載而信

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

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

分地。**【集解】**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

【集解】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有所畫經界

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

東傅海、盡與韓信。正議傅音附、著也。陳卽陳州、古陳國都也。自陳著海、并齊

蘇、徐、淮等州地。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正議括地志云、穀城故城、

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際黃河、盡與相國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

易敗也。正議爲、于僞反。考漢王曰善。侯世家張文虎曰、此事不書於高紀、不書於留

破羽也、然信越死。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

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

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

竝行、屠城父。集解如淳曰、竝行、竝擊之。正義父、音甫。壽州、壽春縣也。城父、毫

而東北至垓下。考壽春、安徽鳳陽。至垓下。集解徐廣曰、在沛之濞縣。濞、下交

縣聚邑名也。爾雅張揖三蒼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按垓下是高岡絕巖今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與老君廟相接漢音戶麥反考垓下安徽府靈璧縣東南有垓下聚即高祖圍項羽處。縣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集解如淳曰

以舒之衆屠破六縣。正義括地志云舒今廬江之故舒城是也故六城在壽州安豐南百三十二里陔姓咎繇之後按周殷叛楚兼舉九江郡之兵隨劉賈而至垓下考舒安微廬州府舒城舉九江兵壽春號云郢至王負弼為秦將王翦蒙武所滅於此縣六安微六安州

置九江郡應劭云自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考證中井積德廬江尋陽分爲九江

行梁玉繩曰此段頗有缺語當云韓信乃從齊往彭越乃從魏往劉賈軍自壽春迎跡布竝行屠城父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跡布皆會垓下項

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考證中井積德曰據高中

祖紀罔之以前有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集解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

歌者多雞鳴時歌也。正義顏師古云楚人之歌也猶言吳謳越吟若雞鳴為歌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豈亦雞鳴時乎按顏說是也

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

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

集解徐廣曰。一云。姓虞氏。正義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遠縣東六十

里長老傳云。項羽美人家也。

漢書作姓虞氏。駿馬名騅。常騎之。

正義音隹。顧野王云。青白色也。釋畜云。蒼白雜毛。騅也。

於

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

離不逝。離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

之。

正義和音胡臥反。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正義世逝何何韻。項王楚人。故能作楚聲。朱熹曰。忼慨。激烈有千載不平

之餘。

項王泣數行下。

正義數色。廣反。行戶郎反。

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

王乃上馬騎。

正義騎其倚反。凡單乘曰騎。後同。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

正義麾下亦

作戲同。呼危反。

直夜潰圍南出馳走。

正義直夜。漢書作夜直。

平明漢軍乃覺

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

耳。

正義屬音燭。項王至陰陵。云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

項王至陰陵。

集解徐廣曰。在淮南。正義括地志云。陰陵縣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

十里地理志云陰陵縣屬九江郡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

陰陵安徵風陽府定遠縣西北 **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

東城縣屬九江郡 而東至東城 漢書晉義曰縣名屬臨淮 括地志云東城縣故城在

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地理志云東城縣屬九江郡 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

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

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 卒此天

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

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快戰從

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 漢書作為圓陣外嚮顏師古曰圓

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 陳四周為之也外嚮謂兵刃皆在外也愚按班史易字義同亦可以觀項王兵法

毛本慶本漢書凌本作決 戰機三本三勝作勝三

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正議期遇

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括地志云九頭山在滁州全椒縣西北九十里。江表傳云項羽敗至烏江漢兵追羽至此一日九戰因名。於是項王大呼

馳下。正議呼漢軍皆披靡。正議謂草木不禁風而散亂也。因以狀兵士潰散披靡。

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

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正議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

封赤泉侯在漢高七年。漢書改稱楊喜是也。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

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

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

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集解贊曰。在牛渚。按晉初屬臨淮。正議

水經云江水又北得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爲縣。注項羽即此也。考證安徽和州有烏江浦。在烏江故縣東。烏江亭長檣船以待。

集解徐廣曰：棧音儀，一音俄。駟案應劭曰：棧，正也。孟康曰：棧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棧。爾雅：棧，字服。應孟晉各以意解。爾雅：誕，生作漾。船以尙反。劉氏亦有此音。考證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猶今里正也。

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集解騎音奇，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考證梁玉繩曰：此二語上稱籍，下稱項王，竟似兩人矣，未免語病。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集解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

正視也。考劉放曰：面之直面向之耳。洪頤煊曰：面向也。謂向視之。審知爲項王，因以指王翳。神記：王濞唯君而尊，鄧注：面猶鄉也。田完世家：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而卽鄉也。方苞：指王翳曰：此項王也。考如淳：項王乃曰：吾聞漢

購我頭千金邑萬戶。正義漢以一斤金爲一金，當一萬錢也。考吾

爲若德。集解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正義爲子僞反。言呂馬童與項羽，先是

按爲平聲。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

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

各得其一體。考漢書：最下無其字。灌嬰傳云：項籍敗垓下去也。嬰將車騎別

嬰所將也。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考王凌本：分

謂萬戶邑也。元無定處，非指項王之地。封呂馬童爲中水侯。考按晉

中水縣屬河間。正義地理志云：中水縣屬涿郡。應劭云：在易澆二水之中，故曰中水。封王翳爲杜衍侯。考按地理

表作王翁也。正議括地志云：杜衍侯故縣在鄧州南陽縣西八里。封楊喜為赤泉侯。集解南陽有丹水縣，疑

漢作焱音。封楊武為吳防侯。集解豫州縣，地理志：縣名，屬汝南，故房子國。正義吳

王闔廬弟夫概奔楚楚封於此為堂。封呂勝為涅陽侯。集解徐廣曰：五人後

理志：南陽縣名。正議涅，年結反，括地志云：涅陽故城在鄧州穰縣東北六十里。本漢舊縣也。應劭云：在涅水之陽。項王已死。集解徐廣

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已歲生，死時年三十一。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

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

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

禮葬項王穀城。集解皇覽曰：項羽冢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正義括

地志云：項羽墓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七里。穀城西三里。述征

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半許毀壞，有碣石。項王之墓。考證事又見儒林傳：顧炎武

曰：穀城即魯之小穀，非東郡之穀城也。阜西北有小穀城，愚按在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

北，水經濟水注云：城西北三里，有項王之墓。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考證楓

冢半許毀壞，石碣尚存，題云項王之墓。

三本哀作

喪王鳴盛曰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此猶自可殺項羽以魯公禮葬爲發哀泣之而去天下豈有我殺之卽我哭之者不知何處辨此一幅急淚千載下讀之笑來又曰鄉當時傳詔項籍故臣皆名籍怨毒如許哭之何爲愚按田儋列傳云田橫自劉高帝曰夫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高祖蓋喜泣者

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項伯名經字伯

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陽本漢射陽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桃侯。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爲丞

相正義括地志云故城在滑州昨城縣東四十里漢書云高平皋侯城在懷州武德縣東二十里漢平皋縣按佗音

徒何 玄武侯。徐廣曰諸侯表中不見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生漢時儒者姓周也按太史公云吾聞之周生

則是漢人與太史 舜目蓋重瞳子。荀子非相篇堯舜三牟子尙書大傳舜四瞳

子淮南子舜二瞳子是謂重明所言不同 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

裔邪。考以秦爲伯翳後以英布爲阜陶後之類 何興之暴也。文虎曰張

刻何下有其子，毛本同。愚按漢書亦有其字，暴莽也。豨布傳，何其按與之暴哉，亦言囑起于隴畝也。

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

傑蠡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

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

【集解】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竝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

分裂天

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

有也。

【考證】數句可以見史公列項羽於本紀之意。

及羽背關懷楚，

【正義】顏師古云：背關，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

東歸而都彭城，【正義】顧炎武曰：背關懷楚，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愚按岡白駒中井積德亦有此說。

放逐義帝而

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

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

【正義】卒，晉子律反，五年謂高帝元年。

五年殺項羽東城。

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

【考證】而不自責過矣，六字連作一句，過

亦責也，非過誤之過，漢書矣作失，通鑑削過矣二字，皆未得史公意。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

哉。

考論

是天亡我時至也。若夫天亡我，非用兵之罪，是羽矜勇武之言矣。言戰之疆如此而亡，

覺悟不自責之事，可乎。

索隱述贊，內秦鹿走，僞楚狐鳴，雲鬱沛谷，劍挺吳城，常遷上游，臣迫故主，靈壁大振，成罪。亞父推誠，始救趙歇，終誅子嬰，違約王漢，背關懷楚，常遷上游，臣迫故主，靈壁大振，成罪。與、嗟、彼、蓋、代、卒、為、凶、豎、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考證 史公自序曰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緝業當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趙翼曰史記高祖本紀先總敘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則

稱劉季得沛後稱沛公王漢後稱漢王即帝位後則稱上後代諸史皆因之其實此法本於舜典未即位以前稱舜即位之後分命九官即稱帝曰古時雖樸略而史筆謹嚴如此分命九官之前初咨四岳尚有一舜曰者正以起下文帝曰之例謂此帝乃舜也又顧命康王未即位以前稱子釗即位後即稱王亦是此例

高祖

集解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考證姚範曰禮記喪服四制云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

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尚書孔傳云德高可宗孝惠即位之初叔孫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則高祖之諡當屬稷嗣君所定因殷之諡耳非特起也尚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孔傳斥湯顧命無壞我高祖寡命孔傳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王肅亦言謂文王也孔王之說皆漢後注通稱之言予疑祖之通稱高祖猶孫之通稱曾孫也非必以其功德言之

沛豐邑中陽里人

考證沛江蘇徐州府豐縣顏

師古曰沛者本秦泗川郡集解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

姓劉氏

集解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

高祖劉累之後別食邑於范士會之裔留秦不反更為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居豐今言姓劉氏者是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為族說姓封之於虞即號有虞氏是也若其後子孫更不得賜姓即遂以虞為姓云姓虞氏今此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故五帝本紀云禹姓姒氏契姓子孫之說出又漢改

泗水爲沛郡治相城故注以沛爲小沛也考中井積德曰史記之稱姓氏混合不別不得據左氏作解錢大昕曰戰國氏族之學廢秦改封建雖公族無議貴之律民知有氏不知有姓高帝起布衣太公以上名字且無考何知族姓所出故項伯妻敬賜姓劉氏以氏爲姓遂爲一代之制史記書姓劉氏此漢制異於三代者後人謂漢堯後本祁姓議於此公味於姓氏之別斯爲誕矣漢爲堯後說本向欲史公時本無字季按漢史公議卽云曾見左傳而劉夏劉卷亦載春秋安知漢劉必爲祁姓

祖單云字亦又可疑按漢高祖長兄名伯次名仲不見別名則季亦是名也故項岱云高祖小字季卽位易名邦後因諱邦不諱季所以季有稱姓也考中井積德曰索隱云漢書名邦字季今漢書無此四字王先謙曰索隱所云殆漢紀之誤梁玉繩曰史記於高祖高祖長兄伯次兄仲亦行也史以季爲字與索隱所云殆漢紀之誤梁玉繩曰史記於高祖云字季不云諱某餘帝則諱與字皆不書漢書本紀因之馬班自以爲漢臣其餘各史則皆書諱某字某夫史以紀實也帝王之尊當時爲臣子者固不敢書其名若史而不書後何觀焉各

史不喪班馬是也

父曰太公同音皇甫謐云春秋握成岡云劉媪夢赤鳥如龍戲已

生執考母曰劉媪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反韋昭云媪婦人長老之稱皇甫謐云媪蓋姓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岡以爲執嘉妻舍始遊洛池生劉季詩含神霧亦云姓字皆非正史所出蓋無可取今有圖人云母溫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溫字云母溫氏貞與賈賈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孟康注地神曰媪

者禮樂志云后土富媪張晏曰坤為母故稱媪是也而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也陳畱風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炫日后吞之生高祖詩含神霧亦云含始即昭靈后也陳畱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自灑躍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漢儀注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括地志云小黃故城在汴州陳畱縣東北三十三里顏師古云皇甫謐等妄引譏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在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考漢書高紀無曰劉二字梁玉繩曰馬班以漢人紀漢事寧有不知高祖父母姓名之理乃太公不書名母媪不書姓豈諱而不書如諸帝之不書名邪李笠曰父曰太公母曰劉媪二句對舉不得省去漢書高紀母媪二字連下營息大澤之陂為一句史記則別有其先劉媪四字屬下句不可同論也論衡吉驗篇云高皇帝母曰劉媪奇怪篇云高祖本紀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按詩含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皆有劉字可證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按神霧云赤龍感

女媪劉季興又廣雅云有鱗曰蛟龍考其先猶言其初詩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

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集解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額也齊人謂之額汝

姜嫄俞樾曰五帝紀云擇其尤雅者故唐虞二紀悉本尚書高辛以上無稽則畧禹本紀

已而有身遂

山海經所有怪物不以入史至高帝紀乃有劉媪夢神白帝化蛇之事蓋當時方以為受命之符不可得而削也世以史公為好奇過矣

南淮泗之閒曰高祖感龍而生故其顏貌似龍長頸而高鼻考文穎曰準音準的爾雅

準顏師古曰服音應說皆失之張文虎曰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考河圖云帝劉季口角戴勝斗智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合誠圖云赤帝體為朱鳥

其表龍顏多黑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

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並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

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許北人呼為

顏師古曰在頤曰須在頰曰髯仁而愛人喜施正喜許記意豁如也

曰豁達也服虔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

試補吏考虛縮傳云高祖為泗水亭長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

與虛縮學書此所以其能為吏也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甞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

泗水亭在徐州沛東百步有高祖廟也考王念孫曰類聚御覽引泗水作泗上與漢

書廷中吏無所不狎侮正廷中吏泗水及沛縣之廷也狎輕俳也侮慢也

廷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正貫音世與字林聲韻竝同又音時夜反

廣雅云賈賒也說文云賈貸也臨淮有賈陽縣漢書功臣表賈陽侯劉繹而此紀作射陽則賈亦射也正義王媪者王家母武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考漢書注云如淳

曰武姓也俗謂老大母為阿負顏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媪王家之媪也武負武家之母也愚按如顏二說是又按

正義依幻雲鈔補文有譌脫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考秘閣古

上有飲字御覽引作時醉臥與漢書合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樂如淳曰讎亦傳

蓋古字少假借耳今亦依字讀蓋高祖大度既賈飲且讎其數倍價也正按言聖帝

所至皆有福祐故酒讎數倍及衆驚怪考秘閣楓山三條南化本高祖上有屬字趙

翼曰讎與傳同賈物受直也武負王媪皆酒家每值高祖酤飲則人競買之其獲利較倍

於常也宣帝少時從民間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正與此相類蓋高祖本紀自澤陵遇神

至芒碭雲氣皆記高祖微時符瑞而此特其一端耳索隱乃謂賈飲而及見怪歲竟

債厚價則下文折券句又何說也愚按陳仁錫中井積德亦有此說

此兩家常折券弃責

考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傅別券書也鄭玄云傅別謂大手書於札中而別之也然則古用

簡札書故可折至歲終總弃

高祖常繇咸陽

集應劭曰徭役也考漢書

不責也考賈讀為依高祖常繇咸陽昭云秦所都武帝更名渭城應劭

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在渭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

名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囒諸山之南故曰咸陽也

考證 祕閣 本常作嘗 縱觀 觀秦皇帝 正義 包愷云觀上音館下音官恣意故縱觀

民觀 故曰縱觀 愚按漢 高紀少一觀字義異 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考證 凌稚隆曰高祖觀秦帝之言較之項羽氣象自是迥 別王鳴盛曰項之言倬而戾劉之言則津津不勝其欣美矣 單父人呂公善沛

令 集 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斧 考證 韋昭云單父縣名屬山陽崔浩云史失 其名但舉姓而言公文按漢書舊儀云呂公汝南新蔡人又相經云魏人呂公名文

字叔 避仇從之客 因家沛焉 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

賀蕭何為主吏 集 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主進 集 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 師

古曰 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賸聲轉為進宜帝數負進義與此同 考證 進猶獻也 令 賀客所進之財不必讀為賸中非積德曰主進謂是時掌賀進之事也非平生職掌

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正義 大夫客之貴者總稱之 焯曰

漢書 高祖紀詔書有云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充禮諸大夫當謂此也 趙翼曰沛中 豪傑更蓋不過鄉豪及健吏之類蓋秦制賜民爵有大大官大夫公大夫五大夫七大夫

諸稱度其時民之有此爵者人即以其爵呼之相沿 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 日久遂以為尊奉之語故鄉豪及健吏皆得稱耳

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集解熊劭曰。給。欺也。音殆。索隱云。昭云。給。詐也。劉氏云。給。欺負也。何休云。

給疑也。謂高祖素狎易諸吏。乃詐為謁。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錢穀也。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

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

考證秘閣本。入下有上字。楓。三南本。坐下有

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

上坐。無所詘。

正義坐上。坐在果反。下在臥反。詘。音丘。忽反。

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

集解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正。義。目。言故目動而留之。不敢對衆顯。

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

好相人。

集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

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僕也。天下已定。則稍在差等。而臣之稱。惟施之諸侯。王故韓信。過樊。將軍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至文景以後。則此風漸衰。而賈誼新書有尊天子。避嫌疑。不敢稱臣之說。王子侯表。有利侯。釘坐。遣淮南王書。稱臣棄市。功臣侯表。安平侯。鄂但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遣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棄市。平棘侯。薛稷坐。受淮南王賂。稱臣。在赦前。免。皆在元狩元年。而嚴助。傅。天子令助。諭意。淮南王。一則曰。臣助。再則曰。臣助。史因。而書之。未嘗以為罪。則知釘等三人所

坐者交通之罪。而自此以後廷臣之與諸侯王遂不復稱臣者爾。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

息女。願為季箕帚妾。

正義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

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非積德顏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嫁於貴人也。中

與貴人以鈞利。盧文昭曰。欲奇云者。呂公自以己意奇而異之也。外戚世家。王太后母臧兒。下兩女皆當貴。曰。欲奇兩女云云。文法正同。王念孫曰。漢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謂淳于

衍云。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語意相似。鳳曾敘曰。欲奇此女者。言始欲顯異此女。而嫁貴人也。欲字在奇字上。語意甚明。岡自駒曰。與上省一欲字。史文此類多。愚按。猶言

欲與貴人以奇此女。奇字顏說是不必讀為奇貨之奇。

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

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

孝惠帝魯元公主。

集解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正義漢制。帝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姑曰

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考證張文虎曰。類聚引。乃作卽。與漢書合。又曰。中統本。惠下有帝字。與漢書合。類聚及班馬異同引。俱有今補。高祖為亭長。

時常告歸之田。

集解服虔曰。告音如噪。呼之噪。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古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覺。漢律更二千石。

有子告賜告。子告者任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案韋昭云告請歸乞假也。晉告語之告故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廷篤以為告歸今之歸寧也。劉伯莊顏師古竝音古篤反非號響兩音也。按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欲尋號與噪同古者當有此語故服氏云如號呼之號音豪今以服虔雖據田邑號歸亦恐未得然此告字當音請請號聲相近故後告歸號歸遂變耳。考古鈔本常作嘗與漢書合。呂后

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下舖必捕反以食餉

人也。父本請飲。呂后因餉之。國語云國中童子無不舖。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

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

考本無也字。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

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

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考嬰兒作兒子。高祖乃謝曰。

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考類聚引

人下有也。惠下

有帝元下有公主嬰兒作兒子皆與漢書合漢書似作以論衡骨相篇作似宋書符瑞志作以如淳曰言並得君之貴相也是從似字顏師古曰言夫人及兒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是從以字錢大昭申如說云蓋言相之大貴皆似君耳非謂呂后之貌有類高祖也愚按如錢二說是李筮曰老父以相法告人而不責報所以為德高祖為

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應劭曰以竹始生

皮作冠今鶴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應劭云一名長冠側竹皮裏以縱前高

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制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鶴尾冠也應劭云舊亭卒名弩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

之求盜也正議冠音館下同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正議冠音官

顏師古云後號為劉氏冠其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即此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

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正議度山洛反比必寐反應劭曰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往作姚範曰始皇初即位即

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徒詣送者七十餘萬賈山亦云吏徒數十萬人曠十年到豐西此送徒當在始皇之初故下云始皇東遊應劭以為始皇葬于驪山語未斷

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

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

雅云徑，斜過也。字林

云徑，小道也。音古定反。言酒後放徒，夜徑行澤中，不敢由正路，且從小徑而求疾也。

令一人行前。

音下孟反。行前

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

音逕，鄉玄。曰步道曰徑也。

高祖醉曰：「壯

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

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二文不同者。崔

豹古今注：當高祖為亭長，理應提三尺劍耳。及貴，當別得七尺寶劍。故舊儀因言之。

按其蛇大理須別求是劍，斬之三尺劍者，常佩之劍。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

豐縣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十五里入泮水也。

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

醉因臥。

醉因臥，情事明有次第。醉後行數里而困，故臥也。困字較因為勝。

後人

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

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

赤帝子斬之，故哭。」

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哇時祠。白帝少昊金

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索隱按：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櫟陽故城內，其時如畦，故曰畦。畦音戶圭反。應注

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獲黑龍，則河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喪敗，宋均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注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

漢為火德，秦為金德，與兩金及赤帝子之理合也。人乃以嫗為不誠，欲告之。

考證：秘閣本，人問下有嫗字，今下無為字，義長。人乃以嫗為不誠，欲告之。

樂解：徐廣曰，一作苦。苦，隱漢書作苦，謂欲困苦辱之。一本或作苦，說文云：苦，擊也。考證：秘閣本，楓山三條本，嫗下有言字。嫗因忽不見，後

人至，高祖覺。伯莊音古孝反。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

樂解：應劭曰，負，恃也。考證：管灼云，負恃斬蛇事。諸從者日益畏之。公自託以神靈其身，而駭天

下之愚夫婦耳。大虹，大霓。霓亦龍，流火之鳥，躍舟之魚，皆所以兆帝王之興起者。此斬蛇之計，所由設也。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

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考證：厭，音一涉反。又一曰：廣雅云：厭，鎮

二年，武帝疾，望氣者曰：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

間。考證：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酈案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

於其間也。正議：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縣也。碭山在

縣東。考。趙翼曰：即自疑三字。高祖匹夫而以天子自疑，正見其志氣不凡。漢書刪之，愚按：上云：心獨喜，自負；下云：心喜，此亦不可無。即自疑三字。

呂后與

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

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

正義：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顏師古曰：四方常有火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呂

后望雲氣而得之。考。徐字遠曰：高祖隱處，豈不陰語呂后耶？隱而求，而求而怪，皆所以動衆也。

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

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爲張楚。

集解：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應劭云：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至子稱二世。崔浩云：二世始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爲二世殺十七兄而立

爲主，則二世是第十八子也。蕪縣名，屬沛音機，又音旗。諸郡縣皆多殺其

長吏，以應陳涉。

考：張文虎曰：上作陳勝，此作陳涉，當有一誤。

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

主吏蕭何、曹參

案：按漢書蕭何傳，參爲獄掾，何爲主吏也。

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

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

衆不敢不聽。

案說文云以力脅之云劫也。二字顏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役煩多故有逃亡辟吏。

秘閣本重子弟

乃令樊

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

案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曰數十人或至百人。則是百人。

已下

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守

欲誅蕭曹。

中井積德曰。一城字。愚按漢書亦有。

蕭曹恐踰城保劉季。

案以爲保障。

考王念孫曰保者依也。左傳倍二年保於逆旅。杜注訓保爲依。史記周本紀。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荆燕世家與彭越相保。莊子列御寇篇人將保汝保字義同。

劉

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

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

案按范曄云剋城多所誅殺故云屠也。

沛令共誅令擇

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

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

季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

案言一朝破敗使肝

猶塗地考漢書壹作一塗地考弟。此大事。一敗不可復收拾。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

弟。此大事。正議能才能也，高祖謙言，材能薄劣，不能完全其衆，能者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願

更相推擇可者。考詞婉禮恭，不似平生大言，推擇二字，連讀淮陰侯傳，不得推擇爲吏，漢書刪推字。蕭曹等皆

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

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

御覽引珍怪作奇怪與漢書合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

沛公。集解徐廣曰：九月也，駟案漢書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爲公，陳涉爲楚

之公，侯考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考祕閣本立下無季字，楚人稱令曰公，

非公侯考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集解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

管仲云：割廬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考而夔鼓。集解應劭曰：按管子云：葛廬之山發而金，今注引發作交及割皆誤也。而夔鼓。應劭曰：夔，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夔，瓚曰案禮記及大戴禮：有夔廟之禮，皆無祭事。考說文云：夔，血祭也，司馬法曰：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顏師古曰：凡殺牲以血祭者，皆名爲夔，臣

璜以為皆無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鐘鼎，亦必鑿之，應劭云：鑿呼為鑿，馬融注：周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似玉瓦原之罨，據是用名之。此說皆非。據音火稼反。旗幟皆赤。案：罨，罨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詁云：幟，標也。字林云：熊旗五旂，謂與士卒為期於其下，故曰旗也。幟，或作識，或作志。稽康音試，蕭該音熾。由所殺

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案：方與，音房，曰方與音房。

豫屬山陽郡，案：鄧展曰：胡陵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陵。鄭玄曰：方與，屬山陽也。月，本史月表。同此疑脫。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案：應劭云：

章字文，陳人文穎云：戲在新豐東二十里。戲亭北，孟康云：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谷北流，歷戲亭東入渭。按今其水東，惟有戲驛存。章為章邯所破而還邯，音酬。

考：戲，陝西西安臨潼縣東北，中井積德曰：戲水亦名焉。其本末不必論。梁玉繩曰：周章為章邯所破，自剄而死，非還也。燕、趙、齊、魏皆自立

為王。案：按漢書高紀：二世二年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田儼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也。考：梁玉繩曰：趙為王在元年八月，燕、魏

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

漢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

索隱如淳云：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監平。下有守壯，則平、壯皆名也。

考證漢地理志：泗川作泗水。錢大昕曰：曹參世家：樊噲、周昌俱作泗水。而漢高紀亦作泗川。顏師古曰：泗川郡，川字或為水，其實一也。王先謙曰：郡有定名，無兩作者。川水隸寫相似而謬耳。

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

集解如淳曰：壯，名也。戚，音將毒反。索隱：晉灼云：東海縣也。鄭德包體，並如字。讀李登音千笠反。

正義以戚為東海郡戚縣，以地理考之。與沛郡相去甚遠。壯兵敗走，未必能至胡三省以

為沛郡廣戚。王先謙以為陽都。曠戚亦未知孰是。張文虎曰：索隱千笠反當作千笠反。

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

之。索隱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後云：左司馬曹無傷，自此已下，更不見替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耳。考證漢書：無泗川守壯四字。顏師古

因有此說。史漢不同，宜依文作解。周壽昌曰：沛公此時左司馬，尚有孔聚、陳賀、唐厲，不止曹無傷一人。功臣表可證。王鳴盛曰：秦泗川守不言姓，似守不當言姓矣。然下文三川守

李由，則言姓。南陽守蒯則不言姓。高武侯嬰、襄侯王陵，則不言姓。如楚漢春秋是殷通，如此之類，不言姓者

甚多，皆隨便言之。若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集解鄭德曰：亢，音人，相亢蒼。父音甫，屬任城郡。索隱：舊音

父音甫，屬任城郡。索隱：舊音

剛劉伯莊包攬並同音苦浪反正義云充父縣也沛公屯軍於此也考充父山東濟寧州西南

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十一字梁玉繩曰余有丁云此一周市也書法如

此疑誤史證謂是兩周市故下加魏人以別之漢書作魏人周市略地豐沛無周市來攻
以下十一字或以爲衍者皆非也趙太常云未戰二字乃不了語沛公因聞豐反遂引兵
去方與而往攻豐也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九字當移在周市來攻方與之上則文順而明矣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
徙也梁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爲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梁徙爲秦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

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

梁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

能取沛公病還之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考本叛作畔閣

同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

以攻豐梁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爲甯縣君瓚曰陳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鄉號曰大司馬又不爲甯縣君東陽甯君

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案臣瓚以為二人按下文直云東陽甯君又別言秦嘉明臣瓚之說為得顏師古以甯是姓君者時人號曰君其韋昭云留今彭城留縣也正括地志云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所封處 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卮將兵

北定楚地。

案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巨章邯定楚地故如淳云巨章邯司馬也孔文祥亦曰邯別遣巨屠相又一說云從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陳別將而司馬巨別將兵北定楚亦通考周壽昌曰巨疑亦秦將司馬其

姓非官稱若章邯之司馬當以章邯冠於上樊噲傳噲與司馬巨戰陽東竝無章邯事梁玉繩曰陳別將司馬巨與下文趙別將司馬卮同一句法愚按巨陳別將梁說是從服從之屠相至碭。案章昭云相沛縣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晉唐又晉宏正括地志云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考碭相江蘇宿州碭徐州碭山縣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案章昭云

蕭沛之縣名謂在蕭縣之西也考徐州蕭縣 還收兵聚畱引兵攻碭。案漢書高紀引兵上補二月二字 三

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案章昭云下邑縣名屬梁國按

范曄云得城為拔是也考還軍豐。案楓三本豐上有攻字漢書高紀作還擊豐不下 聞項梁

下邑河南歸德府下邑縣

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

集解徐廣曰三月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

項梁益沛公

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集解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

沛公還引

兵攻豐。

集解徐廣曰表云拔之雍商奔魏考漢書高紀與月表同中井積德數借兵復之及入關以後則勢又在關中而豐沛非所須也

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

考漢書高紀與月表同中井積德數借兵復之及入關以後則勢又在關中而豐沛非所須也

穎川縣正襄城許州縣河南許州襄城縣

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

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

考漢書高紀與月表同中井積德數借兵復之及入關以後則勢又在關中而豐沛非所須也

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

考漢書高紀與月表同中井積德數借兵復之及入關以後則勢又在關中而豐沛非所須也

之縣名正濟州縣也考梁玉繩曰月表及漢紀立懷王在六月攻亢父在七月中間只隔數十日安得謂居數月乎疑月當作日愚按東阿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漢書高紀云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至城陽齊軍歸楚獨追北

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

紀云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至城陽齊軍歸楚獨追北

秦軍復振
索隱按城陽地理志屬濟陰濮陽韋昭云東郡之縣名正義濮陽故

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本漢濮陽縣考證濮陽直隸大名府開州南

守濮陽環水
集解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敗卒自振迅而復起也文

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黃河言秦軍北阻黃河南鑿溝引黃河水環繞作壁壘為固楚軍乃去

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
索隱按地理志濟陰之縣山東曹州定陶縣

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
索隱韋昭云雍丘故杞國今陳留之縣河南開封府杞縣由秦三川守李斯長子

攻外黃外黃未下
索隱韋昭云上陳留縣正義在雍丘東

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
索隱荀悅漢紀云故楚令尹宋義當別有所出也

宋義諫不聽
集解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正義沛公

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集解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正義沛公

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考證漢書呂將軍作將軍呂臣彭城江蘇徐州府銅山縣

章邯

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

當是之時，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

軍也。索隱蘇林音如字，鄒德音邊，絕之邊，徐廣音烏，轄反，今依字讀之。考證鉅鹿直隸順德府平鄉縣，所謂河北之軍也。又見項羽紀。

秦二世三年，考證梁玉繩曰：此當在後文沛公引兵西遇彭越、呂邑句上，誤書于此。

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徒

盱台都彭城，考證古鈔本，楓三本，能作從漢書作自義，同當依訂。

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考證括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長如郡守，韋昭

云：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

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

青爲令尹。考證按表青，封信陽侯。正義應劭云：天子曰帥尹，諸侯曰令尹，時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考證令尹，瓚說是。

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

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索隱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界，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

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

索隱韋昭云：奮，憤激也。考證懷王諸

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標悍猾賊。

索隱說文云：標，疾也。悍，勇也。一云：標，輕也。標，音匹。妙反。猾賊，漢書作禍賊也。

考證王念孫曰：猾，黠惡也。猾，吏傳，寧成猾賊，任威是也。猾賊與標悍義相承。禍賊則非其義矣。愚按：懷王之立也，楚亡臣來歸者必衆，所謂諸老將是也。使懷王并呂臣項羽軍，

以宋義為上將軍，遣沛公入關者，概皆此等老將所為。

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

所過無不殘滅。

集解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闕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噍類。考證言項

羽曾攻襄城，襄城之人無間大小盡殺之。無復遺餘種類，皆坑之。漢書噍類，即古義。

且楚數進取。

集解如淳曰：楚，謂陳涉也。數，進多所攻取。

考證顏師古曰：楚者，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

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

西，告諭秦父兄矣。

集解漢書音義曰：陳王，陳涉也。考證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長少令降下也。考證顏師古曰：扶助也。以仁

義助也，扶字或作杖，杖亦倚任之義。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

可下。今項羽標悍，今不可遣。集解徐廣曰：一無今字。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

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

至成陽。集解漢書音義曰：道，山也。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集解漢書音

義曰：成陽，杠里二縣名。秦方與紀要云：杠里在成陽西。漢書魏作其，陳仁錫曰：監本云：秦軍所別屯地名也。

與杠里屬上句誤也。時秦軍屯杠里，漢軍與之對壘，故曰夾壁。破魏之魏，當作秦。楚軍

出兵，擊王離大破之。集解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

北沛公軍杠里在河南，何由出兵相擊，則破王離為項羽明矣。漢書刪此十字。梁玉繩曰：方彼沛公入關，不應忽入楚軍十字。當衍。沛公引兵西遇

彭越昌邑。正義地理志云：昌邑縣屬山陽。括地志云：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考昌邑山東濟寧州金鄉縣。因

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集解韋昭云：縣名，屬沛。考栗河南歸德府夏邑縣。遇剛武

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

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

為剛武侯魏將也。贊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蒞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例未稱諡。

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據矣。表六年三月封孟顏二人說是。

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

攻昌邑。昌邑未拔。

蒲軍與秦戰破之。二月，得彭越軍昌邑。又漢紀：十二月，沛公

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與魏將皇欣、武滿合攻秦軍破之。二月，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助攻昌邑，未下。然則先遇剛武，後遇彭越也。先至栗，後至昌邑也。先合兵破秦軍，後

攻昌邑，未拔也。乃此謂遇彭越在遇剛武之前，誤一。斯時無與秦戰不利之事，誤二。遇彭越昌邑，因與攻秦不利，還栗似未曾奪剛武合魏將而己攻昌邑。至後攻而未拔，為復攻

年沛兵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俱

攻秦軍戰破之，遂西遇彭越。昌邑因與并攻昌邑，昌邑未拔。

西過高陽。瓚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

陽、河南開封府杞縣。鄼食其謂監門曰。

為里監門與鄼生傳為里監門吏合祕閣。古鈔楓

三本無謂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三條本不重沛公二

字楓三本無兩字，秘閣本無足字，顏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

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

積粟。集韻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輕行無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

酈山陽酈商為將，考韻漢書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酈開

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酈開東郡縣。

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又戰曲遇東，大破

之。酈開徐廣云：曲遇在中牟，章昭云：志不載，司馬彪

秦章昭云：故衛地，河南縣西南。二世使使者斬以徇。酈開南攻

穎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

集解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

之。凡九十二曲是險道也。考證潁陽，河南許州西南，轅轅，河南偃師縣東南，中井積德

曰：漢書無轅轅二字。此疑衍。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

攻平陰。集解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絕河津，南戰雜陽東，軍不利。

還至陽城。正義今洛州夏禹所都。顏師古曰：直渡曰絕。劉台拱曰：此與

下無還字，有從轅轅三字。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以爲側擊也。

考證南陽，河南南陽府錢大昭曰：騎，漢紀作戰。犍東破之。集解地理志：南陽

本無破之二字。雙河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正義守音狩，

志云：南陽縣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故宛城。沛公引兵過

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

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

還，更旗幟，黎明。

爾雅音黎，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書作遲音值，值待也。謂待天明皆言早意也。古鈔本兵作軍，與御覽所引合。

更御覽作張，漢書作帳，與下文索隱所引楚漢春秋合。黎明，漢書作遲明，服虔曰：欲天明也。文穎曰：遲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顏師古曰：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

遲於事，故曰遲明。王念孫曰：小司馬說是也。黎明，聲相近，故漢書作遲。黎明遲明皆謂比明也。此言高祖夜引軍還至宛城，比及天明已圍城三匝耳。黎亦作黎，史記呂后紀帝晨

出射，太后使人持餼欲趙王，黎孝惠還趙王已死，徐廣云：黎猶比也。漢書外戚傳作遲帝還趙王死，遲帝還比帝還也。史記南越傳黎且城中皆降伏波黎一作比。漢書作遲，史記

衛將軍傳，遲明行二百餘里，一作圍宛城三市。按楚漢春秋曰：上南攻宛，黎明漢書作會明，會亦比及之意。

圍宛城三市。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考顏師古曰：舍人親近左

宛城三市也。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爲私屬官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

之。今足下畱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

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李奇曰：乘，守也。韋昭曰：乘，登也。今足下

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疆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

集解徐廣曰七月也

乃以宛守爲殷侯。

案韋昭曰：在河內。考證漢書作七月。南陽守隋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張文虎

曰御覽引作至丹水。案韋昭曰：在河內。正。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無有不下者。

于丹水是也。與地志云：秦爲丹水縣也。地理志云：丹水縣，屬弘農郡。抱朴子云：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

居川中不溺。考證高武侯鯁。集解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首灼曰功。臣表，戚

河南南陽府浙川縣。案鯁也。考證顏師古曰：戚鯁，初從卽爲郎，以都尉守蒗城，非至丹水乃降也。

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襄侯王陵降西陵。集解韋昭曰：漢封王陵爲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蒗縣，疑襄當爲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邵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案

按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爲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瓚解蓋

初封江夏之襄也。考證顏師古曰：王陵非安國侯者，此自一人耳。梁玉繩曰：下文云，定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于沛，功臣表云：以廐將別定東郡南陽。漢表云：以自聚黨，定南陽。陵本傳云：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又張蒼傳云：蒼以客從攻南陽，坐法當斬，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合而證之，則此王陵即安國侯明矣。穰侯者，沛公初封之，或陵聚黨時自稱之，均未可知。若項羽封韓成爲穰侯，在漢元年四月以後，陵實先之。江夏則更不相接。全氏經史問答亦云：愚按何焯讀書記亦同。梁說可從。中井積德曰：漢書無西陵二，還攻胡陽。集解一云：陵，穰，韋昭曰：南陽府唐縣南。遇番君別將梅銷。

與皆降析酈。集解如淳曰：析，持益反。酈，音歷。蘇林如淳音，擲。析，酈，弘農酈，屬南陽。出地理志。而左傳云：析一名白羽。顏師古云：

析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秘閣本古鈔本皆作偕。與漢書合。蘇林曰：番，音婆。豫章，番陽縣。韋昭曰：吳芮初爲番令，故號曰番君。析酈，河南南陽府內鄉縣。遣魏

人穰昌使秦，使者未來。考證始皇本紀云：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趙高，蓋斥此事也。說見始皇紀。是時

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

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

諸侯皆附。考證中井積德曰：黥布，下脫等字。班史可徵。王鳴盛曰：項起吳中，以精兵八千人渡江，并陳嬰數千人。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凡六七萬人。

又并秦嘉軍其勢強盛項梁聞陳王死召諸別將會辭計事沛公亦起沛往焉此時沛公其弱未能成軍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始得攻豐拔之此後凡所攻伐史每以沛公項羽並稱兩人相倚如左右手項氏之失策在立楚懷王而聽命焉羽欲西入關懷王不許而以命沛公乃使羽北救趙約先入關者王之其後羽乃得負約名是項之失策也然當日若非羽破秦兵於鉅鹿虜王離殺涉間使章邯震恐乞降沛公安能入關乎羽不救趙破秦兵秦得舉趙則關中聲勢壯沛公入秦何如此之易乎沛公始終藉項之力以成事而反噬項者也不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

關中沛公以爲詐考證王鳴盛曰以爲詐何義門遂云不許賊臣真可謂扶公真扶義而不許高者乎特以爲詐耳班之改馬非也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昭

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考證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以臨上雒謂晉人曰將通於少習杜預以爲商縣武關也又太康地理志

武關當冠軍縣西饒關在武關西也考證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陸賈二字疑衍說見下文武關陝西商州

疑兵旗幟考證秦二世三年八月攻破武關九月秦遣將距饒關張良說沛公張旗幟

爲疑兵使酈生啗秦將以利秦軍懈因引兵繞關踰黃山擊破之藍田南敘次甚明此紀不書破武關及踰黃山事乃武關乃饒關之誤當云乃用張良計益張疑兵旗幟使酈

生往說秦將，昭以利因襲攻，關破之，又與秦軍戰于藍田，而陸賈二字似衍文，留侯世家陸賈傳及漢書張陸兩傳，苟悅漢紀皆無之，疑此與漢書高紀並妄，陸賈耳，愚按中井積德亦有，諸所過毋得掠鹵。集解應劭曰：鹵與虜同。秦人憚秦軍解，因大破

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考證秘閣本，意作喜，李笠曰：解，懈

毋得掠鹵，故秦人憚。漢元年十月，集解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

悅而軍心懈惰也。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考證沛公已未年十

月至霸上，項羽封十八諸侯，沛公封漢王，後劉項五年戰，關漢遂滅楚，天下歸漢，故郤書

初至霸上戰之月。考證中井積德曰：漢初只沿秦制度耳，不關霸上事，如張蒼言附會

不足。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

十里，地理志云：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三秦記云：霸城，秦穆公築，為宮，因名，霸城，漢於此

置霸陵，廟記云：霸城，漢文帝築，沛公入關，遂至霸上，即此也。考證顏師古曰：霸水上，故

曰霸上，愚按陝西西安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

節。索隱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節，使者所擁也，說文云：符，信也，

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

竹節，又漢官儀云：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也。正義按天子

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

用之繩令施行天子信繩以逕拜封王侯天子之繩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

襄兩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輿地志云漢封詔璽用紫泥則此水之泥也

考證沈欽韓曰楚策蔡聖侯不以國家為事子發受命乎先王紫以朱絲而見之自後

獻俘皆如此愚按絲條也係之頸者示欲自殺也應劭云天子執也顏師古云所以帶璽

之綬也皆非中井積德曰秦璽唯一顆即天子所服御傳國璽降軹道菊去鞫城觀四里觀東去鞫水百步蘇林

云在長安東十三里也正議軹音紙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長安縣

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考證軹道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

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正議屬之

休舍正議居止宮殿中而息也言欲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

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

樂劉伯莊樂彥同音方未反樂偶語者弃市紀曰偶語經書者弃市樂按禮云刑人於市

與衆弃之故今律謂絞刑為弃市是也考證偶語應劭得之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

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秦法殺人傷人及盜罪約省也省滅秦之煩法唯三章謂殺人傷人及盜

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何焯曰王氏因紀末有初順民心作三章者非一當仍舊也愚按上文亦云吾與諸侯約殺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也又當也除秦酷政

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也 秦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竝不論其幸以言省刑也則抵訓為至殺人以外唯傷

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又考惠帝四年始除挾書律呂后元年

始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元年始除收孥諸相坐律令二年始除誹謗律十三年除肉刑

然則秦法未嘗悉除三章徒為虛語續古今攷所謂一時姑為大言以慰民也蓋三章不

足禁姦諱何為相采撫秦法作律九章疑此 **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

堵如故。 不欲費人人又益喜三人字亦作民與漢書合顏師古曰案堵言不遷動也

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 之伐殷也曰無畏寧

爾也，非敵百姓也，高祖詞氣與此相似。

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

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秘閣本，楓三本，人人作民，張之象曰：先言秦人喜後言秦人大喜，又言人又益喜，連用喜字，斯

可以觀人心矣。

或說沛公曰：

良系家云：鯁生說我，則鯁生是小生，即解生。考文類

聚引楚漢春秋云：沛公西入武關，居於澗，解先生說上遣將軍守函谷關，無入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索隱節錄。

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

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

而議：顏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洪溜湖，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有舊關餘跡。西

征記云：道形如函也。其水由原壁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考：天下指六國，函谷關古址，今河南陝州靈寶縣，在咸陽東北，自趙入秦者，由此關。張文虎曰：郡無內諸侯軍，縣志引西征記云：其中劣通東，西十五里，絕岸壁立，正義疑有脫誤。

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

正議許宜反，考梁玉繩曰十一月當移在上文召諸縣

父老豪傑句上，衍去中字，而十二月四字，當在項羽果率諸侯兵西句上，蓋約法三章在十一月，羽破函谷關在十二月，月表及漢紀可證也。沛公左司

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考梁玉繩曰高祖紀書項羽尊君之體宜然，況此時羽尚未王，尤不宜豫

呼之下文云項王使卒三萬人從項王北擊齊，項王不聽，項王歸使人言項羽曰，漢王父母妻子紀中前後皆稱項羽，何忽呼王者五皆當作項羽。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正議無傷欲就

求封，項羽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正議范增也，項羽得范增號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父竝音甫也。

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考本二十作廿，正議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

文諭項羽。

正義項羽本紀云項伯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

功擊之不義此以文諭之。考梁玉繩曰案羽紀及漢書乃項伯言

之子羽非以文諭也。愚按以書託項伯亦未可知。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案按姚察

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

門是也。考坂名在臨潼縣東今日項王營。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考秘閣本至作生方苞

相語凡數百言而此以三語括之蓋其事與言不可沒而於帝曰項羽本紀高祖留侯項伯

紀則不必詳也陸瑞蒙曰滅縮作數語大意備矣不厭其簡。沛公以樊噲張良

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

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

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

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懷王初約先入咸陽者王乃曰懷王者吾家

項梁所立耳非有功德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

考 梁玉繩曰：項梁當作武安君。說在項紀。愚按漢書刪項梁二字。

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

正月

正 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為正月。今此正月，當時謂之四月也。他皆放此。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中非積德曰秦特以十月為歲首耳。其月數用夏正，而漢初沿之也。非追改顏說。

非愚按：正月即建寅之月也。王引之舉十八證辯之，說在讀書雜誌四卷。梁玉繩曰：正月當在佯尊懷王上命字下。當書二月。漢紀表與月表可證。項羽自立

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

中 梁州本漢郡，以漢水為名。王巴蜀漢中。三十二縣。舊刻作四十二縣。漢書云：四十一縣。漢

紀同。據漢志：漢中郡十二縣。蜀郡十五縣。巴郡十一縣。則共三十八縣。都南鄭。西漢中府治。三分關中，立秦

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襄先代

反章昭云：在長安東，名桃林塞。按桃林塞，今華州。潼關也。顏師古云：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都櫟陽。上皇改曰萬年。董翳為

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

王都洛陽。

正議在黃河之南故曰河南即今河南府。

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

正議以商帝盤庚國殷中之地改商為殷在相州安陽縣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百三十六里故號殷王都朝歌。

趙王歇徙王代趙相

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

正議章昭云

常陽南郡縣名地理志云六安國

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

正議孟康云本南郡改為臨

江國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

正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邾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縣也。

燕將臧

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

無終。

考題梁玉繩曰燕王臧荼攻殺遼東王韓廣在八月此并書十二月分封時非也。

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

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

考題梅鎔番君之將見上。

四月兵罷戲下。

正議戲音慶

許慎注淮南子云戲大旗也

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

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

正議韋昭云杜今雍州萬

年縣東南十五里，漢杜陵縣宣帝陵邑也。北去宣帝陵五里。入蝕中。巢李奇曰：廟記云：故杜伯國，考杜南陝西西安府咸寧縣東南。

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巢李奇音力孟康音食，王劭按說文作蝕，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之。音力也。考胡三省通鑑注：引程大昌雍錄云：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皆

礙南山，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唯子午谷。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谷。通鑑地理今釋云：子午谷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駱谷，今西安府蓋眉縣

去輒燒絕棧道。巢按系家是用張良計也。棧道，閣道也。音士諫反。包以

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

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考林伯桐曰：高祖為漢王，楚與諸侯之慕

及士卒多道亡歸，何耶？意此為項王所使之卒，故思歸耶？巢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

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

其鋒東嚮，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其言略同。此紀即韓信韓王信非淮陰侯信徐說

所據，而淮陰侯傳云：信拜大將，謂漢王曰：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大王失職入漢中，

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又曰：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

散，與此紀異。文同事，下文漢王用韓信之計，正斥是而言。漢書高紀亦以為淮陰事，中井

積德曰：韓王信驍將，已謀略非其所長。韓王信傳以此為韓王語，史遷偶誤耳。漢書亦沿

之顯炎武曰以同姓名而誤愚按下文云立韓太尉信為韓王亦見此韓信非韓王信

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

獨居南鄭是遷也。

集解章昭曰若有罪見遷徙

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

夜跋而望歸。

正義跋音丘賜反說文云跋舉踵也司馬彪云跋望也

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

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

考證秘閣本策作筴

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

上游。

正義音流

乃使使徙義帝長沙彬縣趣義帝行。

正義趣音促

羣

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

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

而反楚。

考證田都走降楚非為田榮所殺項紀田儋傳月表可證漢書改作走降楚

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

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

考證孟康曰蕭公蕭令也時令皆稱公陳餘怨

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正義說上音悅下音稅齊

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

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

王用韓信之計。考論八月漢紀作五月，梁玉繩曰：漢王定三秦當依此紀在

襲雍圍廢丘，于紀在五月，于表在七月，自相抵牾而均非事實。蓋四月罷兵就國，未必踰

秦漢王善之，則是時漢方暫務休息，寧有坐不暖席便爾東伐乎？況自戲下罷兵 從

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集釋地理志武都有故道縣，考論中井積德曰：故

所燒者爲今道，今道已燒殘不通，故從故道而 邯迎擊漢陳倉。正義今岐州

雞縣東 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集釋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在也。 又

復敗走廢丘。考論雍王國都，西安府興平縣東 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

雍王廢丘。

索隱按荀悅漢紀令樊噲岡之考證祕閣本引作別

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

上郡。

考證隴西、甘肅鞏昌、蘭州、秦州、北地、甘肅慶陽、寧夏二府及鄜州上郡、陝西延安府綏德州

令將軍薛歐、王吸出

武關。

集解歐音惡后反。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廣平侯也。吸以中涓從為將軍封清陽侯。

因王陵兵南陽。

集解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南陽一里，荆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應之。此城王陵所築，因名。

考證祕閣本有也字。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

前。索隱韋昭云：陽夏縣名，屬淮陽，後屬陳夏音。史雅反。

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

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

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

考證漢書韓信作韓，太尉韓信，梁玉繩曰：塞翟之降在元年八月，蓋惕于雍王之敗，望風而降也。此書

于二年之首，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

馮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

集解徐廣曰：扶風。

集解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梁玉繩曰：隴西北地上郡，渭

南河上皆元年八月置是時因重正五郡之疆界復總言之故將相表云二年春定塞翟魏河南韓殷國非至是塞翟始降而置郡也又曰中地屬雍章邯殺後始置事在六月此與隴西等郡同置誤矣

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

考漢書高紀韓王下有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十四字

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

集晉灼曰隗錯傳秦

時北攻胡築河上塞考齊召南曰河上塞即河上郡之北境與匈奴邊界處非秦時蒙恬所取河南地因河爲塞者也蓋自諸侯叛秦匈奴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匈奴傳可證也河上郡後爲馮翊前即塞王國此時初得其地即後繕治障塞耳晉灼注以遠在朔方五原者解之非也愚按未出關爭衝而先脩邊備立本自固之道也

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

人

考漢書關本正月至罪人十二字在下文厚遇之下

耳來見漢王厚遇之

考何焯曰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既反暴政益足關中食梁玉繩曰至陝在十月還在十一月張耳

來亦在十月此紀

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

考劉長翁曰漢書此處有復關中除

租稅置三老舉行能賜酒肉等政是兵

三月漢王從臨晉渡

考漢書渡下補河字臨晉

陝西同州府大荔縣治。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考下補降字。

南渡平陰津，至頡陽新城。

正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

為名也。考平陰、河南、河南府、孟津縣、東新城、河南府、新城縣。正董公、遮說漢王。正百官表云：十

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又樂產云：橫道自言曰：遮楚漢春秋云：董公八

二，遂封為成侯。考梁玉繩曰：董公乃鄉三老也。新城是鄉名，其名舊矣。至惠帝四年，

置為縣，此時新城未為縣也。以義帝死故。考漢書高紀：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

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

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

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漢王聞之，袒而大哭。正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

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

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

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正韋昭曰：南浮江漢，以

河內河東河內。

下、正義南牧三河土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是東行至徐州擊楚考胡三省曰正義說非此特言發三河土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漢下

兵以夾攻之也愚按全祖望經史問答亦申胡說本文唯言浮江漢南下以攻楚耳未有南北夾攻之義胡說鑿唯願從諸侯王擊楚之

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

正義德州平原縣是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

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

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

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考五諸侯說見項紀彭城楚都項羽聞之乃

引兵去齊從魯正義兖州曲阜也出胡陵正義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郡考

山東濟寧至蕭正義徐州蕭縣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

正義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考中井積德曰據項紀已長戰又日中戰于彭城又追戰于靈壁東也此文似祖沈欽韓曰通鑑作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為是愚按靈壁

安徽鳳陽府
靈璧縣治

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

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

項羽衛質王陵母以
招陵今又取漢王家屬置之

軍中蓋其慣用手段趙嬰曰項羽紀稱漢王之二年定三秦將五諸侯兵破彭城尋爲項羽所敗西奔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家已亡去遂遇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而家族反遇楚軍爲羽所得常置軍中爲質據史記是時羽取漢王父母妻子置軍中漢書則但謂取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其後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爲界遂歸漢王家屬據史記謂歸漢王父母妻子而班書亦但謂歸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蓋以高祖之母久已前死羽所得者但有太公呂后而史記所云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之通稱非真母與子在項羽軍中故改言太公呂后也不知高祖母雖已前死而楚元王爲高祖異母子則高祖尙有庶母也孝惠帝尙有庶兄肥後封齊爲悼惠王高祖道遇孝惠與孝惠偕行者但有魯元公主則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既未偕行又別無投歸高祖之事則必與太公呂后爲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項軍也則史記所謂父母妻子乃無一字虛說而漢書改云太公呂后轉疏漏也

欣亡入楚。

梁玉繩曰漢書高紀云塞王
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此缺不具

呂后兄周呂侯爲漢

將兵居下邑。

徐廣曰在梁
呂侯卽呂澤下邑河南夏邑縣

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

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

集解徐廣曰在梁。考碭江蘇徐州府碭山縣。虞歸德府虞城縣西南。

使謁

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

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

楚使龍且往擊之。

考陳子龍曰。齊反楚。而漢得彭城。九江反楚。而漢得從容歸關。中楚之自屈者在此。

漢王之敗

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

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

者皆集櫟陽為衛。

考漢王先是遷都櫟陽。說在上方。櫟陽。陝西西安府臨潼縣。諸侯子支屬士卒亦在其中。愚按兵敗人背如此。在常

人憂懼不知所措。而漢王修祭祀。定儲試從容安詳。綽有餘裕。亦足以觀其規模安遠矣。

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

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

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

集解李奇曰。乘。守也。考顏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

是時九江王

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閒行歸漢。

考證梁玉繩曰：布之歸漢在三年十二月，獨此書于二年六月。

月已後，誤。

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榮

陽破楚京索閒。

考證榮陽，河南開封府滎陽縣。京索，開封府滎陽澤間。梁玉繩曰：破楚事，漢高紀書于二年五月，在六月立太子前，與羽

紀合，此誤在後。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爲楚。

考證絕，斷也。

河津，卽蒲州蒲津關也。蒲津橋卽此。豹從同州由橋至河東，卽斷之而叛漢也。

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

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

東。

正議今蒲州也。太原。

正議今潞州。上黨。考證梁玉繩曰：豹之反，在漢二年五月。淮陰傳作二年六月，已誤。此紀

及曹相國世家作三年，尤誤。漢使酈生說豹，與遣韓信擊豹，皆在二年八月。虜豹在二年九月。此紀書于三年，亦誤。又太原郡屬趙地，漢滅趙，王歇始置，乃連入魏地，更爲誤矣。月

表言河東上黨是，淮陰傳又失言上黨。漢紀亦誤。仍史連言太原。

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

擊趙，斬陳餘，趙王歇。

考證井陘，山西平定州至直隸正定府井陘縣路。

其明年，立張耳爲

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

道應劭云恐敵抄輻重故築垣牆中開爲屬

之河以取敖倉

孟康云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太康地理志云秦建敖倉於成臬

西北水經注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

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

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

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閒疏楚君臣

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

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

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

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

數十騎出西門遁

蔡陽之圍漢王如釜魚微紀信誑楚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信之功大矣而史公不爲信立傳者蓋此一事之外

無可記者，故見之高祖項羽兩紀，以致丁寧之意焉。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諸將

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

城，因殺魏豹。」集解徐廣曰：案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縱公皆是

三年中，而魏豹死，又言周苛、魏豹死在四年夏四月，表誤。漢王之出滎

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考證袁生漢書作轅生漢與楚相距

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考證顏師古曰：走

謂趨嚮也。次後亦同。梁玉繩曰：漢以二年五月，屯滎陽，三年五月，出滎陽，連閭計之首尾，纔十四月。何言數歲乎？當作歲餘。為是上文因有相距歲餘之語也。王深壁

令滎陽成皋，閒且得休。考證御覽引休下有息字，與漢書合，下同。使韓信等輯河北

趙地，連燕、齊。考證輯與集同謂和合也。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

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

出軍宛葉閒

而義宛於元反葉武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縣水經注云本楚南陽府葉縣 惠王封諸梁子兼號曰葉城即子高之故邑也

府南陽縣葉南陽府葉縣

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

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

無水字下邳江蘇徐州府邳州東

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

引兵北軍成皋

考成皋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北

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

軍成皋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樞公而虜韓王信遂圍

成皋漢王跳

集解徐廣曰音逃爾隱如淳曰跳走也音灼按劉澤傳跳駟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為跳 項羽紀跳作逃朱

從如淳之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

子文曰跳當故曰滕公也 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

之軍

考修武河南懷寧府獲嘉縣 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

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欲復

戰。【釋】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考】秘閣本變。作鄉與凌引一本及漢書合顏師古曰：鄉讀曰嚮。郎中鄭忠乃說止漢

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

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集】蘇林曰：縮，音以繩縮結物之縮。【索】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

【考】白馬津，河南滑縣東。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索】秦以為縣。【考】故南燕國也。在東郡河南延津。

東，遂復下梁地十餘城。【考】梁玉繩曰：此以下敘事倒亂，幾不可讀。當云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項

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臬，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鄼生往說齊王田廣叛楚。

與漢和，共擊項羽。四年，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鄼生，東走高密。項羽擊陳留外黃，睢陰下之。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漢果數挑楚

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在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

方圍鍾離，昧于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餽。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

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至病甚因馳入成泉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漢王病愈兩入關至關中兵益出韓信使人言曰齊邊楚至立韓信為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下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

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考淮陰當作韓信楓山本陰下有侯字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

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

王烹酈生東走高密考韓信襲齊齊烹酈生事在漢四年高密山東萊州府高密縣

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考趙字當衍則使龍且周蘭往

擊之集徐廣曰蘭一作蘭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考此與

字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考陳仁錫曰田儵傳信廢齊王廣田橫犇彭越此紀誤愚按淮陰侯傳云齊王廣亡去此紀非

廣下脫田橫二字則犇下衍彭越二字又按韓信取齊事在漢四年又按據灌嬰傳周蘭為灌嬰所生得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考閣本糧作糧十九字與下文複

四年項羽乃謂海

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

東而已。正義挑。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考證項羽

書以為三年九月事。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考證睢陽。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南。漢果數挑

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

正義汜。音祀。在成皋故城東。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

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劉汜水上。考證長史欣。宜作寒。王欣。通鑑改。作司馬欣。而不知司馬為秦官名也。

項羽至睢陽。考證項紀。至作在。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考證秘閣本。聞上有則字。漢

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

人言曰。齊邊楚。集解文穎曰。邊近也。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

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

韓信爲齊王。

集解

徐廣曰三月，良作子房。

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

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

考

漢書高紀，韓信請假王，齊在漢王病創馳入成泉之後。

楚漢

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

考

秘閣本，楓三本持作枝。

漢王項

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

考

問讀爲濶，說見項紀，廣武河南開封府滎澤縣。

項羽欲與漢

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

書高紀始

吾字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

音佩也。

王我於蜀漢。

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一。

集解

徐廣曰：卿一作慶，如

淳曰：卿者大夫之尊，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尊宋義，故加此號。

考

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

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

考

收作私。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

其將罪六。考證秘閣本，二十作廿。李奇曰：章邯等為王。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考證謂章

中井積德曰：諸將指從項羽有功者，申陽、張耳、臧荼、田都等也。愚按：案隱當移上文王其將下。而徙逐故主。考證謂田市、趙

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

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

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

逆無道罪十也。考證秘閣本無大字也。字，陳仁錫曰：宋本無也。字，中井積德

別為一罪，竊疑罪十也。三考證字為衍文，則下文意亦順。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

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考證公猶言汝斥項羽。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

王。漢王傷匈，乃捫足曰：虜中吾指。考證捫，摸也。中匈而捫足者，蓋以

矢初中，痛悶不知所在，故爾或者中

何而捫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正恐士卒壞散故言中吾足指。漢王病

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

漢王出行軍。正行。病甚。正按三輔故事曰楚漢相距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

病創也。因馳入成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

塞王欣頭櫟陽市。正梟縣首於木也。欣自劉於汜水上。留四日復如

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正劉長翁曰汲汲入關留飲。當此時彭越

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正劉長翁曰越苦楚

兵此漢軍將成也。子長重出此語未必無意。崔適曰彭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

越將兵至田橫從之。三年重文也。宜刪。恐按崔說為長。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

信又進擊楚。正盡韓信又進兵擊之。項羽之兵少由灌且二十萬衆之敗而食盡則

越彭城而南直渡廣陵縱橫

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

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

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東南

流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經陽武南為官渡水北征

項王

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

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

南止軍

此至大會垓下皆五年冬事誤在四年也

與齊王信建成侯彭

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

南淮陽縣西北

楚擊漢軍大破

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

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

壽州今壽州安徵鳳陽府壽州姚範

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反楚漢書高帝紀漢遣人誘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踪布布竝行屠城父荆王劉賈傳使賈南渡淮圍

詩春還至，使人問招楚大司馬殷，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據諸文，則及上當有黥布故下云，武王行屠城父也。漢王敗固陵。集解 晉灼曰

始，即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集解 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

賈，正義漢書云，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考 梁玉繩曰，之字衍，武王行屠城父，正義父音甫

今亳州縣，考 安徵潁州府亳州東南，姚範曰，黥布之稱武王，傳及漢書不載，愚按，荆

燕世家云，周殷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漢興年表云，初，王武王英布，徐

學遠曰，黥布稱爲武王，當是叛楚以後未歸漢以前，假爲此號，猶項羽自稱霸王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

下。集解 徐廣曰，七月，考 梁玉繩曰，何字衍，隨何不過謁者，僅說九江王一見，此

時諸侯大會，無緣置身其間也，史漢各處元無何字，愚按，上文集解云，周殷以兵隨

劉賈，亦無何字，垓下，立武王布爲淮南王。考 梁玉繩曰，布王在四年七

公呂后前，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考 高祖當

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

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

正議二人韓信將也縱兵擊

項羽也。以縱字爲絕句。孔將軍。費侯孔熙。費將軍。費侯陳賀也。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

正議復扶富反乘猶登也。進

也。大敗垓下。

考梁玉繩曰。皇帝當作漢王。淮陰侯當作齊王。信又是時。周勃爲將軍。其封絳侯在六年。何以不與柴武稱將軍。而書曰絳侯耶。孔

將軍。費將軍。即功臣表。廖侯費侯也。陳賀封費。亦在六年。乃不曰陳將軍。而曰費將軍。非但與孔將軍之稱姓異。抑且古無以國冠官。顧炎武曰。費將軍。陳賀稱以爵者。以功臣陳姓者多也。何焯曰。項王大敵。雖兵少。食盡。致死于我。勝負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驕之使倍也。却者。遷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夾擊之。使不能前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出其亂。而以衆乘之。項王雖勇。豈能支乎。絳侯柴將軍之兵。則游兵也。當楚人既動。則繞

項羽卒聞漢軍楚歌。

索隱應劭云。今鷄鳴歌也。顏遊秦云。楚歌猶吳謳也。按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爲楚歌。是楚人之歌聲也。

考張文虎曰。漢書作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羽本紀亦作夜。疑此卒字誤。漢軍下各本有之字。凌稚隆云。一本無。梁玉繩云。衍。今刪。以爲漢盡得

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

城。

集解徐廣曰。十二月。考東城。安徽鳳陽府定遠縣東南。

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

考中井積德曰。項羽出走。

而除軍猶在原處諸紀傳皆不記其戰然此斬首八萬者併餘魯爲楚堅守不下軍戰死者數之也不然從項王出者唯八百騎已焉得八萬首

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

項羽穀城。考穀城山東泰安府東阿縣北。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

考項羽方滅即馳奪軍漢王未嘗一日忘信也。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

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

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

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

考秘閣本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考岡白駒

考三本信作宜。曰諸君之以爲便即是便於國。曰案漢書是二月甲午此缺二月兩字。乃即

家愚按楓三南本不重便字。甲午。曰案漢書是二月甲午此缺二月兩字。乃即

皇帝位汜水之陽。

集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爲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爲號漢高祖

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正義汜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考證汜水，濟澗分流，在山東曹州府曹縣北，與定陶縣分界。今定陶西北有漢祖壇，高帝即位處。

徙爲楚王，都下邳。

正義音被，悲反。泗州下邳縣是。楚王韓信之都。考證漢書高紀：春正月，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衆，以

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事在漢王爲皇帝前。月表亦在五年正月。下邳，江蘇徐州府邳州。立建成侯彭越爲梁王。

都定陶。

正義曹州濟陰縣城是。梁王彭越之都。考證封彭越亦在正月。

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

正義洛州陽翟縣是。韓王信之都。考證河南開封府禹州梁玉繩曰：韓信久封韓王，不煩重敘。蓋衍文。漢書無之。愚按：此紀二年云：立韓太尉信爲韓王，而不言都陽翟，即位

之後，新有是命。故記。徙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正義括地志云：潭州長沙縣本漢臨湘縣。長沙王

吳芮都之。芮，莫在。長沙縣北。四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徙入武關。故德番

君。考證番君即吳芮梅鋗事。見上。張文虎曰：舊刻德作封。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

考證秘閣本楓。三本敖上有共字。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

驩、爲項羽叛漢。

集解徐廣曰：驩一作尉。考梁玉繩曰：臨江之殺，在十二月。漢書與月表甚明，此誤書于二月。即帝位後，又臨江王之名。

徐廣云：一作尉。是荆燕世家盧綰傳及漢書紀表傳，並作尉。惟月表誤作驩。愚按：項王敗死，而魯人守節不輒下。臨江王燕王利幾相踵叛漢，皆其遺臣。高祖使諸項氏臣名籍、鄼、君獨不奉詔，亦其舊將，亦足以見項王仁而愛人也。秘閣本楓三本，叛作破。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

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

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正義食，音寺。考諸侯子，解見上文。高祖置酒雒

陽南宮。正義括地志云：南宮在雒陽縣東北二十里。洛陽故城中與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

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

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集解孟康曰：姓高，名起。贗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

事有將軍臣陵、臣起。考錢大昭曰：魏相傳述高帝時受詔長樂宮者，但有將軍陵、無臣起。漢紀亦無高起二字。二字當衍文。愚按：臣瓚所引漢帝年紀魏相丙吉奏事，今皆不傳。無由考之。但對語七十餘言，二人一辭，近是。理所無。高祖亦唯言公不言公等錢說。近是。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

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王陵母為項羽所殺，陵怨項羽最深，所以有此言。

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梁玉繩曰：漢書無策字，御覽引史作于字，留侯世家亦作策。顧炎武曰：漢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之中，決

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景帝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皆人主呼人臣字也。

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

糧道，吾不如蕭何。

考 鎮作填糧作糧 祕閣本

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

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

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本擒作禽 祕閣

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婁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

是日駕入都關中。

考周壽昌曰：苟紀云：於是上即日車駕西入關治櫟安宮殿，實則仍居櫟陽。故至七年二月，自櫟陽徙都長安也。愚按：項紀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以霸。淮陰傳韓信說漢王曰：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越，由是觀之，定都關中，以制天下，當時識者所見。

皆然，不必待婁敬張良高祖亦夙知之，是所以即日遷都。六月，大赦天下。

考行赦施惠，見越世家。則春秋之世，既有此事。秦孝文元年，赦罪人，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此即位行赦之權，與乎漢高祖五年十二月，以破楚天下事大畢，赦天下，殊死

以下，奠都長安，六月，大赦天下，皆不與即位相涉。十二年四月，高祖崩，大赦天下，五月，惠帝即位，不復赦。惠帝崩，太子立，呂太后臨朝，大赦漢踐祚行赦，以此為始。其後孝文即位，亦赦天下，景帝後元年，赦天下，改元之赦，以此為始。至武帝每改元，必赦高祖二年六月，立太子，赦罪人，景帝四年四月，立皇子樂為皇太子，赦天下，此立太子行赦也。武帝元朔

元年三月，立皇后，衛氏，赦天下，此立后行赦也。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囚死，罪以下，此廣太上皇之恩也。惠帝四年三月，皇帝冠，赦天下，此頒皇帝之慶也。文帝十五年，始郊，赦天下，武帝元鼎五年，天漢元年，後元元年，郊泰時，赦天下，此郊行赦也。武帝元封

五年，天漢三年，太始四年，幸太山，赦天下，此封禪行赦也。其餘克捷豐稔凶獸祥瑞災異，以行赦者甚多。秦昭襄王二十一年，赦罪人，遷河東，二十六年，赦罪人，遷穰，二十八年，赦

罪人，遷南陽，秦二世二年，大赦天下，下授兵，鄴山徒，以擊周章等，高祖十年，淮南王布反，赦

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武帝元封六年，益州昆明反，赦

京師亡命令從軍，此皆有所為而行者，與施惠者自異。十月，燕王臧荼反，攻

下代地。

考中井積德曰十月是七月之訛漢書可證愚按秦楚之際月表云八月帝自將誅燕蓋七月反八月得之也代山西代州何焯曰臧荼項氏所置

又負殺故主之罪

故懼誅最先叛 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

考祕閣本無之得二字王下有得字

卽

立太尉盧縮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

考漢書作平代地蓋討臧荼餘燼也宋祁

曰噲是時未爲丞相百官表噲未嘗爲相周壽昌曰漢初有丞相虛封猶後世加銜噲傳噲擊陳豨以將軍選爲左丞相後以相國擊盧縮表均未載左右丞相之設在孝惠高后

之時相國之號在高帝十一年而噲先稱之皆虛封也鄼商傳遷右丞相復以丞相將兵擊黥布傳寬傳以相國代丞相噲擊陳豨商竝未爲相亦未列表韓信傳使爲假左丞

相有假字

益可知 其秋利幾反。

考幾音機姓名也項羽之將爲陳縣令降漢高帝徵諸侯利幾恐故反

高祖自將兵

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爲陳公不隨項

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

考如淳曰而利幾恐故反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

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考禮記坊記子云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孟子萬章篇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今高祖雖子人主也。考梁玉繩曰高祖

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

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集解李奇曰為恭也。如今卒持帚者也。
正義崔浩曰擁抱也。篲長帚。卒寺之所執

也。按擁篲曲腰持帚。考孟荀
列傳鄒衍如燕昭王擁拜先驅。
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

也。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

集解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考按蔡邕云不言帝非天子也。又按本紀秦始皇

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欲尊其父。故號曰

太上皇也。考梁玉繩曰漢書高紀高祖于六年三月自洛陽歸櫟陽朝太公五月尊

為太上皇此書于六年十二月前誤矣。周壽昌曰古身為天子父為匹夫。惟舜之瞽瞍未

聞尊號。莊襄為太上皇是死後追尊事。係創行。因家令一言發之。
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考顏氏

雖天子必有尊也。無父猶設三考。況其存乎。家令之言過矣。管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也。
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

楚王信謀反。考梁玉繩曰漢高紀告反在六年十月。此在十二月。遂并敘之。其實是十月也。
上問左

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

集解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

州府監

會諸侯於陳

考南陳州府

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

考因說高祖曰

下田肯賀

考漢紀及漢書

作背劉顯云相傳作肯也

因說高祖曰

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集解如淳曰

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

今本

秦形勝之國

集解張晏曰

秦地帶山河得形勝之勝便帶河山之險

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一焉

集解應劭曰

河山之險與諸侯相

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頓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

服虔云謂函谷關去長安千里為縣隔按文以河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也蘇林曰

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

張良云關中沃野千里耳中非積德曰百二十二竝難解諸說多牽強百二蓋言二以當

百是五十倍矣十二謂二以當十是五倍矣顧炎武曰古人謂倍爲二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王啓原曰墨子經說倍爲二也論語二吾猶不足言倍於徹愚按蓋得古義

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集解如淳曰傾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

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集解晉灼曰齊西有平

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卽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考中北有勃海之

利。集解崔浩云勃海窮出爲勃名曰勃海郡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

隔千里之外。集解以言齊境闊不齊得十二焉。集解應劭曰齊得十

後復歸之卒爲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

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

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故此東西秦也。考胡

齊地形勝與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考胡三省曰韓信兼王齊蓋

漢初諸侯王國亦領郡也漢書表

傳無齊為漢郡之文。觀田肯賀高祖以秦齊並言，可見信兼領齊郡，使信即以齊還漢，則高帝必立齊王，不待信之侯矣。全祖望曰：觀田肯之賀，不言得楚而言得齊，又言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焉，則韓信未嘗還齊也。愚按：韓信既更王楚，何仍保齊乎？秦楚之間，月表云：淮陰徙王楚，齊屬漢。漢曹相家世亦曰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可以徵焉。但信以兵取齊，雖移其國，守令多其故將，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

荊王。王淮東。索隱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總言吳，別言荊者，以山

康地理志：陽美縣，本名荆溪。考證漢書高紀，以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

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集解漢書音義曰：此

者還齊也。正義按：言齊國形勝，次於秦中，故封子肥七十餘城。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

制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考證漢書以碭郡薛郡鄰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

君交為楚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齊言孟說是。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

考證梁玉繩曰：功臣表及漢書封諸侯在十二月，此敘于正月，封荆楚諸王之後非。徙韓王信太原。索隱信初都陽

翟也漢書

高紀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徒韓
王信都晉陽愚按太原山西太原府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

搜神記
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
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馬邑即

此城考山西
朔平府馬邑縣 信因與謀反太原

考張文虎曰王柯毛凌本與下有同
字南宋中統游本無梁玉繩曰韓王之反
此在七年表在五年當依信本傳
作六年漢書紀表亦云六年九月 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

王以反

集解徐廣曰在上郡
趙後趙利為王按故趙六國時趙也
漢書云韓王信之將曼丘臣王黃共立故
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梁玉繩曰信本傳云
趙苗裔漢書高紀云趙後則將乃後字之訛 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

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

集解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
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堯名曰白
登堯漢書匈奴傳云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堯名去平城七里李
穆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右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

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

立兄劉仲為代王

封荆楚齊三王同時此誤書于七年二月前也吳濞傳同誤。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

考證劉辰翁曰洛陽二字衍。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集解按漢儀注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

三輔舊事扶風渭城本咸陽地。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

集解地理志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考證直隸正定府正定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

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顏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而當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蕭何

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按北闕為正者蓋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立東闕北闕。集解中記曰東

有若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也。正義東闕名若龍北闕名玄武無西南二闕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也說文云闕門觀也高三十丈秦家舊處皆在渭北而立東

闕北闕蓋取其便也。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考證祕閣本壯下有麗字。

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

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

考梁玉繩曰：漢高紀此事在七年二月，史作八年，非。中井積德曰：未央宮蓋非壯麗太過也。鄧侯酌時宜略得其當然耳。但泗水亭長特起爲天子，未習富貴視以爲過壯也。

高祖之東垣過柏人。

正議括地志云：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柏人屬趙國。考直隸順德府唐山縣。

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置。

考祕閣本弑作殺。代王劉

仲，奔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爲合陽侯。

正議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三里。魏文侯十七

年，攻秦至郃而還，築在郃水之陽也。考梁玉繩曰：代王棄國歸漢，此紀及功臣表將相表在八年九月，諸侯王表在九年，皆誤。當依漢書高紀作七年十二月，而合陽應作郃

陽，省作合字。此紀及功臣表與漢書高紀王子表吳漢傳並作合陽，將相表吳漢傳、漢書惠紀並作郃陽。水經注四亦作郃陽，所謂劉仲城也。地理志郃陽屬在馮翊合陽屬平原

郡。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

考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何焯曰：

按刑法志：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產爲三族。則張說爲是。洪亮吉曰：案張耳傳，廢貫高曰：今吾三族皆論死。蓋當時高坐此罪，高祖赦之，明未嘗夷三族也。此語失實。廢

趙王敖爲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

考證 姚範曰徒楚齊貴族從婁敬策

未央宮成。

考證 梁玉繩曰未央宮與長樂宮皆以七年二月成漢書高紀及三輔黃圖可證是年特以諸侯

王來朝十月置酒未央宮也此與將相表同誤在九年

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殿高祖奉玉卮

集解 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

無賴

集解 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為無賴 **考證** 應劭曰賴者恃也周壽昌曰亡賴無所恃以資生如今游手

自徒也張釋之傳尉亡賴張晏注材無可恃也應說是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

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十年十月淮南王

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

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

正義 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祖都

長安未有宮室居櫟陽宮也 **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

送葬

集解 漢書云葬萬年 **正義** 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崩葬萬年縣也 **赦櫟陽囚**

櫟陽縣 北二十五里漢書云高帝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縣也

考 漢書以下四字，更命酈邑曰新豐。酈邑，酈音力，知反，括地志云：新豐有死罪以下四字。

也。太上皇時，懷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踘，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徒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按前子酈

邑築城，寺徙其民，實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徐中行曰：西京雜記，以太上皇思故，酈邑因作新豐，并移舊社，徧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

室，放牛馬，鷄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又水經注：漢中洋川戚夫人所生處，夫人思慕東鄉，道求洋川帝為驛，致長安，然則高祖慣作此伎倆矣。 八月

趙相國陳豨反代地。豨，鄧展曰：東海人名，豬曰豨。豨，人名，何必解其義。梁玉繩曰：豨反在十年九月，此與功臣表作八月。

月，鄧商傳作七月，傅寬傳作四月，並誤。本傳及漢書可證。至淮陰侯及盧綰傳，以為十一年反，尤誤也。豨本傳又誤作七年。 上曰：豨嘗為吾使

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徐廣曰：豨攻定城，茶有功，封陽夏侯。

考 依文例，上當作高祖下同。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

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考 關本

東作陳凌，雅隆曰：宋本作往東直隸廣平府邯鄲戰縣。 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

無能為也。

考證陳豨傳作南據漳水北守邯鄲漢書高紀而作北皆非是南自代而言宋祁曰漳水不在北

聞豨將皆故

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

考證古鈔本開作問與漢書合王念孫曰與猶敵也孫子傳以君之下驪與彼之上驪

淮陰侯傳吾生不知韓信為人易與耳皆謂敵也

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十一年，高

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

考證王先謙曰敞豨丞

相也後為灌嬰所斬見嬰傳

王黃軍曲逆。

集解文穎曰今中山蒞陰是直隸保定府完縣東南

張春渡河。

正義陳豨將也。又劉伯莊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莽時乾今濁河西北也今在博州西北深丘道里記云王莽元城人居近河側祖父墳墓為水所衝引河入深川此王莽

河因擊聊城。集解徐廣曰在平原。正義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

城也。考證山東東昌府聊城縣

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大尉周勃

集解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

道太原入。

集解韋昭曰道猶從定代地

至馬邑。

考證今山西朔平府馬邑鄉

馬邑不下。即攻殘之。

考證顏師古曰殘謂多所殺戮也豨將

趙利守東垣。

考證直隸正定府正定縣

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

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

子恆以爲代王。

考證梁玉繩曰。代王之立。在十一年正月。表作三月。是誤在後。而此書子冬。又誤在前也。錢大昕曰。高祖紀於孝惠不書名。

文帝紀於景帝不書名。乃文帝名。再見於高祖紀。一見於呂后紀。此必後人所加。景帝紀

四年立皇子徹爲膠東王。七年立膠東王爲皇太子。名徹亦後人所加。愚按是皆史公失

檢處。未必後人加之。下文立子恆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可證。都晉陽。考證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

考證梁玉繩曰。文帝紀諸侯王表。陳豨傳。俱作都中都。與此言都晉陽不同。文紀又言幸太原。復晉陽中都。三歲租疑當時詔都晉陽而實居中都。亦猶韓王信詔都晉陽。而請

居馬邑耳。故如淳注以爲遷于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

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

陽王。考證梁玉繩曰。廢越立恢。皆在三月。漢紀可據。此與黥布盧綰傳竝作夏。夷

彭越誤也。史漢諸侯王表。書恢友以十一年三月立。若越之謀反。夷族在夏。安

得三月已封恢友爲王乎。至史諸侯王表。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荊

及漢異姓表。以越誅在十年。則更誤矣。

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薛，臨山東高祖自往擊之。

立子長為淮南王。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甄，徐廣曰

在嶺縣西，甄案漢書音義曰：會音儉，保邑名。甄音直，僞反。甄音上音鎗，下音丈，僞反。地名也。漢書作侂，音作保，非也。錢大昕曰：漢志沛郡鄆縣有垂鄉，高祖破黥布師古

音垂為直，惠反。即此會甄也。隸書垂作侂，故漢書高紀訛為侂字。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置

置酒沛宮。沛，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一步。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祕閣本，二

十作高祖擊筑。築，草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音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

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每句韻。李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

聲也，亦名三侯之章，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未有若是壯麗而奇偉者也。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

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

考證 游詩悲故鄉。蓋古詞文選古詩浮雲蔽

白日游子不顧返。李陵詩。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顏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願念也。

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竟魄

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

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集解 風俗通義曰。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

其後以爲常耳。考證 中井積德曰。其。命令之辭。非發語。且秦代已有是辭。非發於高祖。俞樾曰。始皇本紀。其議帝號。李斯傳。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則秦詔令已用其字矣。其乃古語。左傳。其承寧諸侯以退。其委之伯父。春秋語已如此。又按盤庚云。其惟致告金縢云。其新迎。則三代之書。亦有之矣。顏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

也。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

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

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

集解 如淳曰。獻。牛酒。考證 顏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

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

集解 張晏曰。張。帷帳。正義 音張亮反。沛父兄。祕閣本。張作帳。據正義作帳。爲是。

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考證漢書高紀未復之復作得。

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

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考證中井積德曰。前年營新豐。諸故人皆徙焉。故此行過沛而不入于豐。賜

復之不急。或以是也。而不於。是拜沛侯劉濞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

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集解服虔曰。濞音帔。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考證胡三

省曰。洮水即零陽之洮水也。全祖望曰。黠布不當走零陽。顧祖禹曰。震澤之洮湖也。許周

也。愚按。秘閣本鄱陽作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考證代之縣括

地志云。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土地十三州記云。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常山。故曰

當城。考證梁玉繩曰。豨傳亦言樊噲斬之。而噲傳不及。則非噲明甚。蓋周勃斬之也。絳

侯世家及漢書可證。又世家功臣表及豨傳皆云。斬豨靈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考證系家作幽王。名

丘。此言當城亦小異。愚按。當城直隸宣化府蔚州縣東。十一月。高祖自布軍

擇負羽之兄。考證顏

師古曰陳勝也。陳涉考證梁玉繩曰陳涉二字當衍漢書詔詞愚按索隱誤。

齊縉王考證齊縉王考證名昭王之子王假之祖也。齊縉王考證名地宜。趙悼襄王考證丹之子幽王遷之父也。

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

家。考證梁玉繩曰此言趙悼襄王亦予守冢十家而漢書云五家疑漢書誤中井積

有後則不在此例愚按陳涉世家云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與此異。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

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

上使辟陽侯迎綰。考證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五里漢舊縣。綰稱病。辟陽

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考證方音云端綰也。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

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考證梁玉繩曰擊綰王建同在十二年二月

中諸侯王表書燕王建以三月甲午封誤此與漢書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紀諸侯王表作二月可據惟異姓表在十一年則誤甚。

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考證 祕閣本、楓、三本、凌 引一本作提各本作持 遂不使治病。

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考證 漢書高紀開下有曰字。令誰作誰。令祕閣本、楓、三本同。愚按莊子齊物論。吾誰使正之。韓非子顯學篇。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將誰使定僞墨之

誠乎。誰字皆在使字上。

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

可以助之。

考證 祕閣本、楓、三本。然上有也字。

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

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考證 祕閣本、難下無以字。

呂后

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考證 中井積德曰。是數語恐有後人所附益也。

盧

縮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

崩長樂宮。

集解

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壽五十二漢書高祖注引臣瓚云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二

三梁玉繩曰御覽八十七引史云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時年六十二在位十二年葬長陵今史記無之愚按秦二世元年紀集解引徐廣云高祖時四十八與皇甫說同據六國表秦昭王五十一年歲在乙巳高祖蓋以是歲生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時年四十八五十一為漢王五十五即真以漢十二年歲在丙午崩壽六十二瓚說恐非也張文虎曰集解六十二各本作六十三誤依御覽引改

為編戶民。

考證

顏師古曰言列次名籍也愚按猶言同為匹夫也

今北面為臣。此常快快。

考證

漢書高紀此作心

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

將軍。

集解

酈商書曰酈商

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

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

考證

二十作廿三條本諸侯作諸將通鑑考異云呂后雖暴戾亦一旦盡誅大臣又時陳平不在榮陽樊噲不在代此恐妄說今不取姚範曰按陳平傳平受詔誅樊噲於燕聞帝崩馳還道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榮陽此蓋高帝詔也平雖受詔誅樊噲於燕後乃至宮請宿衛而鄼商所據則屯榮陽之詔未知平之即入也樊噲擊陳豨於代即移擊燕陳平釋未誅固知其存矣復統燕代兵何不可食其亦括約四人前後被詔審食其入言之據有重兵耳其事勢固誠可震呂后詎得史漢之記為不實哉

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

葬。集解徐廣曰五月己巳立太子。服已字者妄引漢書云已下者非考論漢書高紀

云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鄭氏注已下已下棺也惠紀云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陳仁錫曰立字衍文太子屬下讀梁玉繩曰丙寅上缺五月二字

丙寅下衍葬字而論末葬長陵三字移此此蓋錯簡也已巳立三字當據漢書作已下二字至太上皇廟。三輔黃圖云

香室南馮翊府北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羣臣皆曰高祖起

微細。考論梁玉繩曰此時羣臣方議尊號何得稱高祖漢書作帝是也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

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考論俞樾曰高祖紀云上尊號為高皇帝文帝紀云上尊號曰孝文皇帝

帝謂之尊號而不曰蓋蓋亦避秦人臣子議君父之嫌也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考祕閣本

是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

之悲樂，沛宮為高祖原廟。集徐廣曰：光武紀云：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

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正上尺瑞

但有歌兒，今加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

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恆，

考祕閣本二十作廿。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

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

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集鄭玄曰：忠，質厚也。野，少禮節也。故殷

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

集解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中井積德曰：鬼，尚鬼信祿祥也。

集解如楓，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

集解徐廣曰：一作薄。案史記音隱曰：僂，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惻誠也。隱曰：鄭音先代反。鄭本作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僂而徐廣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子思子見今禮表

記作薄，故鄭玄注云：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惻誠也。裴又引音隱云：僂音先志反。僂，寒聲相近故也。蓋僂猶薄之義也。正議曰：先代反。又音四。僂猶細碎也。言周末世文細

碎鄙陋薄惡，故救僂莫若以忠。

集解鄭玄曰：復反始。考禮凌稚隆曰：白虎通三教篇云：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

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

則復始。窮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

考證鄭衍作五德始終傳，史公終而復始之說，蓋祖其意。

周秦之闕，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

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正議夏之政忠，忠之敝，其末世敗壞多威儀，若事鬼神。周人承殷為文

其末細碎薄陋文法，無有惻誠。秦人承周不改，成酷法嚴刑，故漢人承秦苛法約法

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統矣。故太史公引禮文為此贊者，美高祖能變易秦敝，使

百姓安寧，考。秘閣本無終字，不作弗，南化本，人作民，中井。朝以十月，車服黃。

積德曰天統，猶言天敍也。謂終始循環之統，紀非三統之統。集解。皇甫諡曰長陵，山西廣百二十步，高三丈，在渭水北。

屋左，考。葬長陵。集解。去長安城二十五里。正義。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考。中井，積德曰車服。三字錯簡，當在丙寅句下。愚按：殷本紀贊曰：孔子曰：殷路車錯在于此，梁玉繩曰：葬長陵三字錯簡，當在丙寅句下。愚按：殷本紀贊曰：孔子曰：殷路車

為善而色，尚白，與此贊遙相應，亦序五德之運也。長陵，陝西長安孫通、咸陽博土、次則蕭何、漢初諸臣，惟張良出身最貴，韓相之子也。其次則張蒼、秦御史、叔孫通、咸陽博土、次則蕭何、

沛主吏掾曹參、獄掾任敖、獄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寬、魏騎將申屠嘉、材官其餘、陳平、王陵、陸賈、鄼商、鄼食其、夏侯嬰等，皆自徒、禁、噲、則屠狗者、周勃、則織、籥、曲、吹、簫、給、喪、事、者、灌、嬰、

則販繒者、婁敬則輓車者、一時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將相，前此所未有也。蓋秦漢時為天地一大變局，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家，成例相沿，視為固然。其後積

弊日甚，暴君荒主，既唐用其民，無有底止，強臣篡弒，相仍，禍亂不已，再并而為先。國益務戰，爭肝腦塗地，其勢不得不變，而數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時亦難遂變於先。

從在下者起，游說則范雎、蔡澤、蘇秦、張儀等，徒步而為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以翦等，自身而為將，此已開後世布衣將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國者，天方藉其力，以

成混一，固不能一日掃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於是縱秦皇盡滅六國，以開一統之局，惟使秦當日施政施仁，與民休息，則禍亂不興，下雖無世祿之臣，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惟

其威唐毒痛，人人思亂，四海鼎沸，草澤競奮，於是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羣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此氣運成之也。天之變局，至

是始定然楚漢之際六國各立後，尚有楚懷王心，趙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韓王成，韓王信，齊王田儵，田榮，田廣，田安，田市等，即漢所封功臣，亦先裂地。王彭韓等，繼分國侯，絳灌等，信蓋人情習見，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數年，而六國諸王皆敗滅，漢所封異姓八人，其七人亦皆敗滅，則知人情猶狃於故見，而天意已別換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時尚有分封子弟諸國，迨至七國反後，又嚴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又多以事失侯，於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始蕩然淨盡。而成後世徵辟選舉科目，雜流之天下矣，豈非天哉。

索隱 述贊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上，即號沛公，嬴命豪傑奮發材雄，彤雲鬱碭，素靈告豐，龍變星聚，蛇分徑空，項氏主命，負約奔功，王我巴蜀，實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東，汜水即位，咸陽築宮，威加四海，還歌大風。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索隱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
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焉考證

考證 史公自序云：惠之早賈，諸呂不台，崇彊產祿，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愚按：史公舍惠帝而紀呂后，猶舍楚懷而紀項羽，蓋以政出之所也。

呂太后者

集解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爲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諡曰呂宣王。

高祖微時妃也

集解 漢書音義曰：諱雉，字娥姁也。**考證** 方苞曰：戴記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衛風：淇詩序：喪其妃耦，戴音配。又戴記哀公問：妃以及妃，則知妃者通上下而言。義宜爲配也。
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集解** 漢書音義曰：惠帝諱盈。及高祖爲漢王，得定

陶戚姬

集解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儀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

健仔下，在七子八子之上。**集解** 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曰：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奔顛隕，是也。**考證** 顏師古曰：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梁玉繩曰：此言定陶，則姬爲濟陰人，而魏蘇林注謂清河國有妃里，水經注廿七卷又謂：夫人生于洋川，程大昌攷古編云：疑姻家因亂自定陶徙洋川，而高祖以王漢中時得之，未知孰是。

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

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

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

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幾音其。紀反。又音祈也。賴大臣爭之。

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大臣張良叔孫通等。令太子卑詞安車以迎四皓。呂后為人剛毅。

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

兄周呂侯死事。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蓋令武侯。追諡曰悼武王。梁玉繩曰。呂澤封侯三年而卒。非死事也。中井積德曰。

死事蓋戰歿也。其諡悼亦見。其不終于牖下。洪亮吉曰。攷高紀八年高祖擊韓王信餘寇於車垣。則澤當以此時死。封其子呂台為酈侯。

徐廣曰。酈一作鄼。索隱。鄭氏鄼。漢書作鄼。子產為交侯。考證。徐廣曰。台弟也。誕。訖音怡。蘇林音胎。考證。漢書作鄼。

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漢諸侯王表作凌。梁玉繩曰。凌侯之封在高后元年四月。史漢表可據。當與後扶柳沛侯同。彼此誤書于高祖時。

帝二年卒。諡康王。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

爲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梁曰曹姬也。肥爲齊

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爲趙王。薄夫人子恆爲代王。

考梁玉繩曰恆字宜謙諸姬子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

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吳王。非劉氏。功

臣番君吳芮子臣爲長沙王。考梁玉繩曰高祖時稱呂后惠帝以後則稱太呂后最

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考梁玉繩曰高祖時稱呂后惠帝以後則稱太呂后最

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考梁玉繩曰高祖時稱呂后惠帝以後則稱太呂后最

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考梁玉繩曰高祖時稱呂后惠帝以後則稱太呂后最

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考梁玉繩曰高祖時稱呂后惠帝以後則稱太呂后最

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考梁玉繩曰高祖時稱呂后惠帝以後則稱太呂后最

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

亦有獄。以治後宮有罪者。以其在永巷也。故亦稱永巷耳。而召趙王。使者三反。

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

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

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

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

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

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甃飲之。

集解應劭曰：甃，鳥食甃，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犂，明孝惠還。

集解徐廣曰：黎猶比也。諸言黎明者，將明之時。考證漢書外戚傳：黎作遲，下無明字。王念孫曰：帝晨出射，則天將明矣。及既射而還，則在日出之後，不得言黎明。孝惠還也。黎明孝惠還，當作黎孝惠還。明字衍言比及孝惠還而趙王已死也。漢書作遲，帝還無明字。首世家：黎二十五年與黎孝惠還同義。趙王已死，於是

迺徙淮陽王友爲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爲令武侯。

集解張文虎曰：輝，御覽引作輝。漢書外戚傳作熹。

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燂耳。

考證張文虎曰：輝，御覽引作輝。漢書外戚傳作熹。

飲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薨。謂窟室也。荀紀亦云鞠室。居數日，迺

召孝惠帝，觀人薨。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

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

治天下。」張文虎曰：御覽人下有之。顏師古曰：令太后視事，已自如太子然。胡三省曰：惠帝之意蓋自謂身為太后子，而不能容父之寵姬，是終不能治天

也。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張文虎曰：御覽病作疾。二

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

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顏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

也。太后怒，迺令酌兩卮，漢書齊惠悼王傳：今下有酖置前，令齊

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

泛孝惠卮。洪頤煊曰：漢書武帝紀：夫泛駕之馬，師古云泛覆也。食貨志：天命將泛，孟康云：泛覆也。齊惠悼王傳：作太后恐自

起反危，反即覆也。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醜。齊王恐，並字異而義同。

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考證詳讀為齊內史士。集解徐廣曰：一作出考證此與

漢書悼惠傳皆作內史士，而世家作內史。勳曰：士曰勳，所傳不同，必當其名內史官名。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

元公主。集解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

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昭我之比，故云公主。瓚曰：天子

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考證昭我，音徒濫反。按主是謂里克妻，即優施之語。事見

國語。孟者且也，言且昭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此即婦人稱主之意耳。比，音必二反。張

假未為魯王，元乃是謚。韋昭注甚明，服虔訓元為長，非。崔適曰：當曰太后，獨有帝與公主爾。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

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

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集解如淳

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集解公主此時為宣平侯夫人，正以公主先是趙王敖后，其

賜謚魯太后，以假後封魯故也。考顏師古曰：如說非也。蓋齊王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假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假以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假，乃為太后也。中井積德曰：是時張敖為宣平侯，未死，子假未為魯王，則公主不得稱后，特建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

各起邸第於京師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

年六年，城就。里經按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三

長安城，始于元年，成于五年，至六年，起西市大倉，蓋城既成，而乃為市及倉也。名臣表及

漢書惠紀可證。此言三年方築城，六年城成，誤矣。沈家本曰：惠帝紀五年九月長安城成，

則五年六月，乃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

五年九月之訛。集解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考王鳴盛曰：帝年五歲，

高祖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年六歲，十二年高祖即位，時年十六，又七年崩，年二十三，愚

按臣瓚注漢書為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

二十四崩，誤也。集解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

考漢書外戚傳，哭下有而字。

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

正義解紀賣反言哭解惰有所思也又音戶
賈反解節解也又紀買反謂解說也

傳孝惠作帝哭下有而字梁玉繩曰孝惠繼崩未必有諡號作帝是也愚按解謂解說也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

子。正義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

居南北軍。考梁玉繩曰南北軍不容三人將之
漢傳無呂祿甚是祿乃繼台將北軍者也及諸呂皆入宮居

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

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考梁玉繩曰此所云丞相

乎漢傳明著之曰陳平是也陵能持白馬之議以折太后其不肯用辟彊計明甚然何以

不面斥而力持之亦不可解辟彊此計起諸呂之權罪不容誅不意留侯有此逆子唐文

粹有李德裕辟彊論深罪之史記評林明徐禎卿曰書留侯子惜留侯也而丞相竟從之

可怪宋胡寅讀史管見論平勃阿意之罪甚大自不可易于辟彊童子何誅焉愚按呂氏

權由此起六字理正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集解漢書云葬安陵皇
詞嚴曲逆廿服其罪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在長安北三十五里
下補安陵二字藝文類聚引楚漢春秋云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

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日夜見惠帝家悲哀流涕無已

太子即位為

帝。謁高廟。

梁玉繩曰此所謂此所稱為少帝者史漢不言其名蓋孝惠後宮子正義引劉伯莊謂幸呂氏有身而入宮生子者妄愚按張辟疆既

曰帝母壯子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

顏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

書者謂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

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漢興年表序云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

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

絳侯曰始與高帝嘵血盟諸君不在邪。鄒音使接反今

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

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爲帝太傅。奪之相權。

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

時尙右。趙翼曰。尙左尙右。諸家之說紛紛。老子云。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又云。凶事尙右。按凶事。兵事之尙右。固有明證。檀弓。孔子拱而尙右。二三子皆尙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此凶事之尙右也。左傳。楚莊王乘左廣。以逐晉師。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止之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尙左。則以偶王乘左廣得勝。遂改從尙左。可見平時用兵。亦已尙右也。此戎事尙右之證也。戎事凶事。既尙右。則非戎事凶事。自當尙左。詩書所載。凡言左與右。必有必曰左。有必曰右。左。則左先於右。可知。觀禮諸侯朝於天子。同姓西而北上。異姓東而北上。若論異姓爲後之義。則朝儀固尙左。檀弓。二三子因孔子有姊喪之言。遂改而尙左。則平時亦尙左。此明證也。惟鄉飲酒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所謂賓西北。取天地尊嚴之氣。主東南。取產梅以養人。此則別有取義。而後人習見夫賓位。居右以爲尊敬。遂凡事皆尙右。左傳。晉士蔣曰。分土而封之。是左之也。王叔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國策。趙王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相如徒以口舌位在我上。我必殺之。蘇代謂魏王曰。公孫衍將右韓而左魏。田文將右齊而左魏。說苑。君道篇。郭隗曰。君將

東面以求臣，則斷役之材至；西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此皆戰國尚右之明證也。信陵君從韓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則車中之制與他處不同。禮記乘車尊左也。史記鴻門之宴，項王東向坐，韓信得廣武君，東向而師事之，則秦時亦尚右。漢承秦制，亦以右為尊。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帝乃以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為左丞相，位次第二。武安侯召客，自坐東向，以為漢相尊。當然，灌夫遇有勢在己之右者，必陵之；在己之左者，則敬之。漢書黃霸初，以入殺為吏，馮翊以其入財得官，不署右職。顏師古曰：右職高職也，其有得罪下遷者，則曰左遷。史記韓王信謂漢王曰：項王王諸將善地，而王獨遠居，是左遷也。漢書高祖欲以周昌為趙相，昌不肯，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又諸侯王表序云：武帝有衡山、淮南之謀，乃作漢以後改從尚左，則不知始於何時。愚按：左右尊卑之說，又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辟陽，信都之縣名。左丞

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審食其嘗從呂后，在項羽軍中與同患難。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

集解徐廣曰：姓馮，而說括地志云：兗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

魯元公

主薨。賜諡爲魯元太后。子偃爲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

考 中井積德曰：既號魯元太后，是爲魯王之母也。故封其子爲魯王，使諡號相稱也。是雖一時之事，而母子容其先時稱王太后者，是假號未有國也。封齊悼

惠王子章爲朱虛侯。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云：丹朱

遊故虛，故云朱虛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爲平定侯。廣曰：姓齊

虛猶丘也。朱猶丹也。少府延爲梧

侯。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乃封呂種爲沛侯。徐廣曰：沛縣

也。呂平爲扶柳侯。扶柳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里。漢扶柳縣也。有澤澤

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爲南宮侯。徐廣曰：

中井積德曰：呂平呂后姊妹，則不當姓呂。是恐有謬。

其父越人，爲高祖騎將。中井積德曰：張買敍于諸呂下，豈呂之姻族乎？年表八年，買坐呂氏事誅。梁玉繩曰：太后續封高祖功臣，以爲侯。諸呂之漸，則是先封馮無擇等四人，再封呂種等也。乃此紀博城侯下忽插入公主之薨，張偃之王，劉章之侯，大覺不倫。史公攷事，何若是之倒亂哉！余謂魯元公主薨廿六字，當在南宮侯句下。蓋偃與孝惠子同

王也封齊惠悼王子十七字當在後文二年呂王嘉代立為王句下蓋呂嘉以二年十一月嗣位劉章以五月封也 太后欲王呂氏先立

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集解章昭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括地志

云常山故城在恆州真定縣南八里本漢東垣邑也 子山為襄城侯案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農

按志襄城屬潁川也考證張文虎曰襄城中統游本作城他本譌成下同 子朝為軹侯案按韋昭云河內有軹

故軹城在懷州濟源縣東南十三里七國時魏邑 子武為壺關侯考證據表孝惠又有後宮子大四年二月封曰平昌侯後為濟川王

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正義初呂台為呂王後呂產王梁更名梁曰

呂 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

胡陵侯案徐廣曰呂祿釋之少子正義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

薨以其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考證梁玉繩曰常山王薨

立下蓋呂在十一月常山在七月也張文虎曰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為肅王案如梁說當以朱虛次呂嘉以常山次朱虛

太子嘉代立爲王。三年，無事。漢書四年，封呂頹爲臨光

侯。考呂后女弟樊噲妻。封侯自此始。呂他爲俞侯。集他音他，俞音輸。括地志

本漢俞縣也。呂更始爲贅其侯。集徐廣曰：表云呂后昆弟子淮陽丞相呂勝

曰：年表有滕侯呂更始，而其侯爲呂勝，是必有一誤。杭世駿曰：贅其侯名似應從年表

作勝，更始自屬滕侯之名。本文偶誤耳。滕侯與贅其侯皆諸侯相，贅其侯后昆弟子，滕侯不

詳支屬，而皆以八年誅，則其爲同宗可知。然贅其不入侯相之例，而呂忿爲呂城

侯。南陽縣西三十里，呂尚先祖封。及侯諸侯丞相五人。中邑侯朱通、山

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禮、陵、侯、越、考及下侯字，據古鈔三條，本補，梁

玉繩曰：侯表是年四月丙申，申封侯者，朱通、衛、無、擇、王、恬、開、徐、厲、周、信、及、越、六、人、非、五、人、也。

六人中，衛、無、擇、是、衛、尉、周、信、是、河、南、守、非、皆、諸、侯、相、也。此、誤、徐、宣平侯女爲孝惠

皇后時無子。考張文虎曰：舊刻無時字。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伯莊云：諸

美人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考徐孚遠曰：本言張皇后無子，不言惠帝無子，美

人子，即後宮所生，非必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者。周壽昌曰：漢書外戚傳，美人視二千石

比少上造五行志云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志明曰有男曰嗣子可證太子為孝惠所生也燕靈王傳云有美人子太后殺之絕後正言燕王美人子即王子也此可例推 **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張文虎曰御覽引為上有以字 **孝**

惠崩太子立為帝。正義此述前事也 **帝壯。**張文虎曰壯字疑衍 **或聞其母死非**

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

變。楓三本后上有太字 **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言**

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

集解徐廣曰一無命字考證張文虎曰漢書呂紀無為字命字皆衍李筌曰史記以有天下治與為萬民命對舉治字實用謂天下治權也與漢書治萬民不同史漢不妨互異張說未然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

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

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漢書其下有議字 **羣臣**

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

臣頓首奉詔。考證三本。帝廢位。太后幽殺之。考證此漢廢帝之始。五

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

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

考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太尉秦官。掌武事。梁玉繩曰。絳侯世家云。孝惠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孝惠六年絳侯周勃復爲太尉。十年遷

夫自惠帝六年至呂后八年崩。正合十年之數。若謂呂后四年始置太尉。則止五年耳。此與功臣及將相表皆誤。漢書惠紀七年。書太尉灌嬰亦誤。五年八月。

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爲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

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爲呂王。考證呂產爲呂王。漢興年表。惠景表。作

七月。漢書作十一月。恐誤。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考證東萊

縣。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

諸呂女妒，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

考證 漢書高五王傳危作微，妃韻，王

念孫曰：危，古音魚。戈反，不與妃爲韻。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

考證 惡寤韻我無忠臣兮，何故弃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

集證 徐廣曰

舉一作與，考證 顏師古曰：舉，直言。己之理直，冀天臨鑒之。愚按國直韻。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爲王而

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

考證 錢大昕曰：財與裁同。寧蚤自裁，悔不早

自引決也。漢書作賊，顏師古訓爲害，義亦通。方東樹曰：財與之仇韻。梁玉繩曰：仇音奇。又曰：漢書財作賊，賊字與上國直韻叶。所傳異詞，不得便謂漢書謬。丁丑，趙

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

考證 梁玉繩曰：漢書作

己丑晦日有食之通鑑目錄云七年正月庚申則己丑是晦日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爲我

也。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

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

考梁玉繩曰漢書異姓恩澤二表太作大張文虎曰通鑑亦作太錢大昕曰呂后二年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及呂產徙王梁地改呂國曰濟川以王孝惠之子則濟川

即濟南也諸呂既誅先徙濟川王於梁乃告齊王令罷兵蓋仍以濟南還齊矣太后女弟呂頹有女。爲營陵侯劉

澤妻。

樊噲妻封林光侯

澤爲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卽崩後劉

將軍爲害。迺以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

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

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

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卽自殺。太后聞之。以

爲王用婦人弃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爲魯

王。敖賜諡爲魯元王。

考梁玉繩曰：敖卒于呂后六年，此在七年，誤。公主食邑于魯，其卒也。諡元張敖以趙王降侯宣平，其卒也。

諡武今因妻稱魯元子爲魯王，別賜敖諡爲魯元王，可怪也。大事記云：敖尚無恙而封偃魯王者，繼公主之後也。敖死，始從公主之諡，追封魯元王，不使子繼父而繼母，不使婦從夫而從婦，悖于三綱甚矣。 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

考茅坤曰：文帝不敢徙趙，便有畏呂后而自遠之謙。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集徐廣曰：

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 上侯位次第一。集如淳曰：

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 梁玉繩曰：高祖定侯位，蕭何第一，曹參第二，其後

呂后錄第，雖曲升張敖爲第三，而蕭曹之位，確然不易。彼無功績封之呂祿，安得稱上侯

第一乎？大事記謂呂后二年定位時，蕭曹皆死，必遷還第三之張。 請立爲趙王。太

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爲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

呂通爲燕王。封通弟呂莊爲東平侯。考梁玉繩曰：呂通封鍾侯，非東

封。史漢表：在五月，則當書後文呂榮爲祝茲侯句下，而衍去封字。蓋祝茲等四侯，以四月

封。此敘在十月，誤矣。又東平侯之名，紀作莊表作莊，而漢表作庇。師古云：庇，履反，則作莊

作壯者，訛誤。不然，漢書當作嚴字。三月中，呂后被還。正議：被，芳弗反。又音廢，

何以別作庇邪？或云：此侯有二名。古曰：除惡之祭，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集解：徐廣曰：晉載

作被，補上還顏師。古曰：除惡之祭，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考漢書五行志

作掖，顏師古曰：謂拘持之也。愚按：據依據之據，不必改字。王若

虛曰：呂后高后，似是兩人，但云據其掖，可矣。愚按：掖讀爲腋。忽弗復見，卜之云。

趙王如意爲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

蚤失父母，孤弱。考中井積德曰：元者趙敖夫妻之謚，不當更稱其子。蓋

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考梁玉繩曰：史漢表傳並作

處甚多，顏師古云：壽爲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集解：徐廣曰：樂昌侯食

信新同音故耳。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集解：徐廣曰：一云張

玉繩曰：壽，史漢表作受，說見前。

表謂者掌實贊受事灌嬰為中謂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
考證 洪頤煊曰張釋年表作張澤荆燕世家大謂者張子卿漢書高后紀作張釋卿燕王澤傳作張卿周勃傳作張釋文選宦者傳論李善注張釋字子卿字從文省竝是一
人梁玉繩曰澤釋古通愚按宦官為列侯始於此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 呂榮為

祝茲侯。

呂后昆弟子

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

戶。

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 漢書呂紀中下

有官字顏師古曰諸中官凡閹人給事於 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

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

漢書通鑑張文虎曰軍北軍字當作居

初南北軍刑法志云高祖天下既定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語惟見此百官表無之他紀傳亦不說今案高祖時之南北軍以衛兩宮漢五年治長樂宮八年治未央皆有衛長樂在東為北軍未央在西南為南軍高帝初居長樂宮七年長樂宮成朝十月帝輦出房是也八年治未央而十一年呂后殺淮陰侯於長樂鐘室則帝居未央后居長樂所謂戚姬常從呂后居見上益疎是也至太子位定帝始居長樂十二年崩於長樂宮是也惠帝居未央太后居長樂帝以數朝蹕煩民是也少帝亦居未央宮后使呂祿領北軍呂產為相領南軍是也知兩軍初是兩宮衛者呂后崩時誠祿產必據兵衛宮毋送葬是也知北軍是長樂者周勃入北軍間為呂右袒為劉左袒北軍衛呂后故兩軍間也知南軍是衛未央者

南軍相國呂產不知北軍已失乃入未央宮周勃分北軍卒千人予朱虛侯令入宮衛帝乃殺產帝勞之又殺呂更始乃還馳入北軍報周勃又代王至未央宮謁者拒代王曰天子在是少帝居未央呂產領南軍相少帝俱在未中也至文帝時乃合南北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是也其後中壘掌北軍郎中掌南軍宮室日益南軍名沒而北軍名存戾太子白皇后于未央宮而發長樂宮衛則北軍猶衆也吳仁傑曰漢之兵制常以北軍為重周勃一入北軍而呂產呂更始輩束手就戮戾太子不得北軍之助而卒敗于丞相之兵兩軍之勢大略可觀矣呂后初從大臣之請用呂台居北軍而南軍則用劉澤如故澤妻后女弟呂頹女后意以兩軍惟北軍為重既得其柄南軍又頹子婿居之宜無足患至七年乃復長慮却顧使澤之國而以南軍付呂產史記於八年載后病困乃以呂祿居北軍非也呂台卒于后之二年祿蓋代台者則其居北軍非始於后呂太后誠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

考證李笠曰下母字疑衍漢

書外戚

傳無辛巳高后崩

考證張文虎曰梁玉繩云通鑑目錄辛巳是八月朔當日曆法疎安知不以爲七月晦案顏預術殷術八月皆辛巳朔

與通鑑合漢書七月承史誤梁因下文書八月而致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疑實則八乃九之譌愚按將相年表亦以辛巳屬七月

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弟封為侯者謂之諸侯

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

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

梁玉繩曰產為相國當在七年七月蓋審食其免即以產嗣相位

也漢書高后紀固言七年產為相國但誤書于五月以前耳此及將相表書于八年七月惠景侯表書于八年九月竝誤食其免相在七年七月見百官公卿表以呂

祿女為帝后

即位之時漢書外戚傳可證此誤

高后已葬

皇甫

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

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

梁玉繩曰事在七年七月公卿表其明此與將相

表同誤趙翼曰母后臨朝肆其妬害世莫不以呂武竝稱淫慾其惡為古今未有呂后則

當高帝臨危時問蕭相國後孰可代者是以安國家人為急也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

用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業非如武

以嫌忌而殺太子弘太子賢也后所生惟孝惠及魯元公主其他皆諸姬子使孝惠在則

方與孝惠圖治計長久觀於高祖欲廢太子時后迫留侯畫策至跪謝周昌之廷諍則其

母在者則知其也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後宮子立以為帝者又以怨讟而對於是己之子孫

亦祇戚夫入母子以孝惠崩後此則后之私心短見蓋嫉妒者婦人之常情也然所其最妬

封於代則聽其母薄太后隨之淮南王長無母依呂后以成立則始終無恙齊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欲酈之已而悼惠獻城陽郡爲魯元湯沐邑卽復待之如初其子朱虛侯管入侍宴請以軍法行酒斬諸呂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嘗加罪也趙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殺則皆與妃呂氏不諧之故然趙王友妃呂產女梁王妃亦諸呂女又少帝后及朱虛侯妻皆呂祿女呂氏有女不以他適而必以配諸劉正見后之欲使劉呂常相親以視武后之改周滅唐相去萬萬也卽其以辟陽侯爲左丞相令監宮中亦以辟陽侯先嘗隨后在項羽軍中與同患難雖有所私而至是時其年已老正如人家老僕可使令于闕閭間非必尙與之昵史記劉澤傳太后尙有所幸張子卿然如淳註謂奄人也則亦非私喪之嬖以視武后之寵薛懷義張易之兄弟恬不知恥者更相去萬萬也而世乃以呂武並稱豈公論哉愚按王觀國學林云呂后無盜漢之意與武氏篡唐心事全異趙說所本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以漢初功臣多周姓也灌灌嬰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

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

恢是三趙王也。

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

考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王為濟南琅邪城陽，凡為四也。

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

考比之財方未賤竭故謂之富。

而諸呂又擅自尊

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

考漢書高五王傳：廟下無所字，真德秀曰：高祖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

者齊王遣諸侯書不曰誅諸呂而曰入誅不當為王者其意頗同猶有古辭命氣象

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穎陰

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

劉氏而自立。

考論古鈔本楓三本權作擁通鑑亦作擁漢書高五王傳作舉擁字義長

今我破齊還報此

益呂氏之資也迺雷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

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

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

考論張文虎曰中統游本朱虛下有侯字

外畏齊楚兵

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

案隱猶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蟻類也叩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慮冰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故以為猶與是常語且按狐聽冰而此云若冬涉川則與是狐類不疑猶兮若畏四鄰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鄰也
案隱與音預又作豫爾雅猶如鬻善登木說文云猶多疑師古云猶獸名也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則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木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果決者稱猶

豫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子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還來迎候。故曰猶豫。又曰。猶豫二獸。並與狐疑。或有疑事。故曰猶豫。顧野王曰。猿類。考諸王念孫曰。猶豫雙聲字。猶楚辭言夷猶耳。非謂獸畏人而豫上樹。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亦非謂犬子豫在人前。愚按正義有訛脫。

山王朝。名為少帝弟。考諸名。如上文。名美人子之名。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

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

氏之人。考諸梁玉繩曰。七年更名梁曰呂。故上文已書呂王產。矣。而此忽改稱曰梁王何也。下文請梁王歸相國印亦非。列侯羣臣。莫

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

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

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

索隱吳楚齊淮南琅琊代常山。呂氏所立三王。索隱梁王產。趙王祿。燕王

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也。通也。考諸諸本無所字。王紀。竝同。愚按南化本亦有。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

念孫曰。索隱本有。漢書漢

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

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

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考漢書呂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

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

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

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

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

案頭師古以爲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

左丞相食其免。考梁玉繩曰：將相表及百官表食其以九月復相，後九月免，則此六字當書後九月中，誤入于八月也。八月

庚申旦，考通鑑考異云：上有八月丙午，此當作九月，張文虎曰：庚申九月十日也，將相表九月誅呂，是其證，通鑑作九月是。平陽侯

密行御史大夫事。

正議漢竹律反曹參子也。考議高后八年張敖代曹齊為御史大夫而未就任密尚在官視事故曰行事。

見

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

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

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

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

集解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張晏云。

紀信子。又晉灼云。信被楚燒死。不見有後。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死

事。子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誤矣。考議齊召南曰。後儒以紀信死節。沒未得封。故疑紀成

即信子。不知紀成名字。早見於鴻門間道走軍之日。其後戰死好時。則功臣表有明文。非

死於滎陽也。徐樾曰。高祖八年。蕭何營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而上

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皆在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西南兩面無門闕矣。以是考之。北軍在北闕外。南軍在未央宮之南。自南軍入未央宮。仍須由北闕故。太尉之

謀在先。得北軍。北軍既得。而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考議顏師古曰。矯

南軍。孤懸於外。無能為矣。而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詐也。詐以天子之矯

也。錢大昭曰。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書百官表

內說為納。曰。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書百官表

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也

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

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已

集解徐廣曰兄音況字也名寄

遂解印

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

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

正義續音但與祖同考證顏師古曰祖脫

以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王應麟曰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間吉凶皆袒左是以大射及士喪禮皆袒左惟有受刑者袒右故觀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考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視人心之從違也宋翬曰戰國策王孫賈入市中日淳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淳齒周勃左袒之策本此盧六以口是不過以下衆心之從違非如受刑之說何焯曰本強老漢倉卒問未必學叔孫太傅也全祖望曰陳涉之起亦袒右則王應麟之說未足信

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尙

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

考證梁玉繩曰平陽侯以下十三字與上下

文不接且前已言平陽侯馳告丞相太尉矣重出當衍漢書無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

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

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裴回往來。

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考證 恐弗勝三字疑衍漢書無太尉尚恐不勝諸

呂，未敢訟言誅之。集解 徐廣曰：誣，一作公。駟按：韋昭曰：誣，猶公也。案按

也。又解者云：誣，誦說也。考證 漢書誣作誦誦誣古通。孟子讀其書頌其詩。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

考證 漢書呂紀：遣作謂。侯下無謂。余有丁曰：予卒千餘人，本以誅產，而曰衛帝，是未敢訟言誅之也。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

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考證 漢書作舖

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遂產殺之。郎中府吏

廁中。集解 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

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考證 南化本三條

本命作令楓山三條

本無信字

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

考 梁玉繩曰：遂之立也，在文帝元年，文紀及年表可據，此與世家謂呂后八年九月為二臣所立者誤。

遣朱

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

歸。

考 王鳴盛曰：諸呂之平，灌嬰有力焉。方高后病甚，令呂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產居南軍，其計可謂密矣。卒使酈寄給說呂祿歸將軍，以兵屬太尉而誅諸呂者，陳

平周勃之功也。然其初惠帝崩，高后哭泣不下，此時高后奸謀甫兆，使平勃能逆折其邪心，安見不可撲滅者？乃聽張辟疆狂豎之言，請拜產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守白馬之約而不勃，以為無所不可。然則成呂氏之亂者，平勃也。幸而產祿本庸才，又得朱虛侯之忠勇，平勃周旋其間而亂卒平，功盡歸此兩人，而孰知當留屯滎陽與

齊逆和之時嬰之遠慮有過人者齊王之殺其相而發兵奪琅邪王兵并將而西也此時
 呂祿獨使嬰擊之嬰高帝宿將諸呂方忌故大臣而危急之際一旦假以重兵此必嬰平
 日僞自結於呂氏若樂為之用者而始得此於祿既得兵柄遂留屯滎陽待其變而共誅
 之時呂氏亂謀急矣願未敢猝發者彼見大將握重兵在外而與敵連和以觀變恐猝發
 而嬰倍之反率諸侯西向故猶豫未忍決於是乎勃乃得從容定計奪其兵權而誅之然
 則平勃之成功嬰有以助之也然嬰不以是時亟與齊合引兵而歸共誅諸呂乃案兵無
 動者蓋太尉入北軍呂祿歸將印此其誅諸呂如振槁葉耳若嬰合齊兵而歸遂以討呂
 氏為名則呂氏亂謀發之必驟將印必不肯歸而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彼必將脅平勃而
 拒嬰與齊之兵幸而勝之喋血京師不
 戕千萬之命不止此又嬰計之得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考諸梁當作呂上文云立皇子太為呂王梁王即呂產也 呂后以計

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

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

矣。謂義長丁丈反言少帝年少即長用事誅害吾輩羣屬無種類 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考諸何焯曰

少帝非劉氏乃大臣既誅諸呂從而為之辭梁玉繩曰上文一則曰孝惠後宮子再則曰
 孝惠皇后無子取美人子名之則但非張后子不得言非孝惠子也乃此言詐名他人子

以爲子，後又云是下非劉氏，何歟？史記考要謂諸大臣陰謀而假之詞，以絕呂氏之黨，不容不誅，其信然已。史公于紀兩書之，而年表亦云，以孝惠子封，又云，以非子誅，皆有微意存焉。非歧說也。文紀大臣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皆同。愚按紛擾之際，謀詐百出，美人之子，孰定其真假？但以當日事情推之，何梁二說，蓋得其實。又案兪正燮癸巳存稿有漢少帝本孝惠子考，亦以少帝爲孝惠子。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考 張文虎曰：鈞字涉下而衍，南宋本中統本，竝無。愚按漢書高五王傳無駟鈞二字。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考 李笠曰：孝文紀發近縣見卒，與此見字同，故固通。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集解 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考 董份曰：袁盎言帝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所云六乘者，蓋文帝料漢事已定，止。

用六乘急赴不多備耳張晏說非是文帝紀命張武等六人乘傳恐即此云後九月晦日己酉集解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

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考證中井積德曰周秦漢初皆以閏置歲終非曆廢之謂至長安舍代邸

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

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

考證興居齊悼惠王子後為濟北王除宮清宮也胡三省曰此時羣臣雖奉帝即位少帝猶居宮中有所屏除也迺與太僕汝陰侯滕

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考證閏樂弒秦二世亦呼以足下滕公夏侯

嬰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掎兵罷去集解徐廣曰掎音仆正義又

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

車載少帝出集解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與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

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考證文帝既立少帝安得乘天子法駕出宮乎蓋下文集解所謂小駕也少帝曰

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

考。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為天子之私府。

迺奉天子法駕。

集。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皆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

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考。徐孚遠曰。是時禁衛之士。皆有守

不貳其心。猶有僕御正人之意。非後代所及。

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培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考。張文虎

曰。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十一字。後人妄增。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

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考證何焯曰：作呂后本

紀者著其實贊以孝惠皇帝冠之書法在其中矣

索隱述贊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反正軒掖、潛用福威、志懷安忍、性挾猜疑、置鳩齊悼、殘跪戚姬、孝惠崩殞、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菹醢、支孽芟夷、禍盈斯驗、蒼

舊狗爲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史記會注考證卷十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考證 史公自序云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獨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凌稚隆曰漢書大要襲此惟詔書稱諱陳仁錫曰

孝文紀年缺不具或有殘簡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集解漢書音義曰諱恆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

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正義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原郡也考證山西汾

州府平遙縣西北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考證張晏曰高后八年七

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

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

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考證王先謙曰漢初諸王國羣卿大夫如漢朝此代國之郎中令也下

文云張武為郎中令則漢朝之郎中令故漢書百官公卿表於孝文元年書郎中令張武張武等議曰。考證延久古鈔本無張字漢大

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

考證顏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嘽

血京師。

集解

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索隱：嘒，漢書作嘒，音跣。丁滕反。漢書陳湯杜業皆言嘒血，無盟敵事。廣雅云：蹀，履也。謂

履涉之。顏師古云：字當作嘒。嘒，謂履涉之耳。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

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

索隱：東觀漢記宋昌傳，宋義後有宋昌。

又會稽典錄：呂宋義孫也。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竝起，人

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

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

索隱：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銜。

入也。此所謂盤石之宗也。

索隱：言其固如盤石。此語見太公六韜也。

天下服其疆，二矣。

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

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

北軍，

索隱：即紀通所矯帝之節。考證：張文虎曰：御覽引無一字，愚按延久古鈔本有漢書文紀亦有。

一呼，士皆左袒爲

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

考留侯世家張良稱漢皇曰沛

公殆天授淮陰侯傳韓信謂漢皇曰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蓋當時有此語宋呂亦引稱劉氏

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

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

淮南琅邪齊代之疆

考方今二字與下文複李

方今高帝子獨

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

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

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

考應劭曰以

占曰大橫庚庚余

爲天王夏啓以光

考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張晏曰

天下老則禪賢至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

索隱苟悅云大橫龜兆橫理也按庚庚猶更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苟悅云繇抽也所

以抽出吉凶之情也杜預云繇兆辭也音胃也按漢書蓋寬饒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

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不私也

猶筮之卦名三句皆繇文何特庚庚二字愚按庚王光韻左傳倍公四年載繇辭云專之渝攘公之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繇辭有韻之證代王曰寡

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考證張文虎曰御

鹽引天子下有也字與漢書合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

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母可疑者代王乃

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

長安至高陵休止西漢書卷九十八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樂宮渭北有成

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橋長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村謂神象此神會與魯班語班令其出謂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頭

乃出首班以脚其地村謂覺之便沒水故置其像於水上唯有腰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命移下之

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三里索橋蘇林曰在長安北

陽宮在渭北與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丞相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

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

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言。宋昌曰。所言之。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

不欲即公論也。宋昌曰。所言之。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

閑反。閒隙也。隙之間私語也。宋昌曰。所言之。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

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時掌反。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

之。宋昌曰。說文。邸。屬國舍。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

將軍陳武。考。大將軍。在文帝三年。陳武亦他無所見。錢大昭曰。大將軍當灌嬰考

高五王傳。漢聞齊王舉兵。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傳呂祿等

以嬰為大將軍。嬰之為大將軍。呂祿等所置。故公卿表不載。嬰有靖難之功。與周勃陳平

共立文帝。觀漢書文紀。元年。益封戶邑者。止有太尉勃。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

承。相平將軍嬰。而無名武之。大將軍。則其為灌嬰。何疑。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

郢。漢書百官表。高后二年。上郢侯劉郢客。為宗正。又王子侯諸侯正表。竝作郢客。梁

玉繩曰。此即楚元王子夷王郢客也。缺。客字。愚按。王念孫說同。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

客也。缺。客字。愚按。王念孫說同。

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

陰安侯。

集解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頤侯信母。丘嫂也。考證中井積德曰。漢書無與字。此疑衍。

列侯頃王后。

集解徐廣曰。

代頃王劉仲之妻。謂按蘇林曰。仲子溲為吳王。故追諡為頃王也。如淳曰。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娣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贊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頃王后也。

索隱按蘇林徐廣韋昭。以為二人封號。而樂產引如淳。以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陰安是別人封爵。非也。頃王后是代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隆為郃陽侯。故

云列侯頃王后。韋昭曰。陰安屬魏郡也。正議頤紀八反。頃奇傾反。考證中井積德曰。漢書無列侯二字。此疑衍。徐孚遠曰。公議廢立事。而以婦女二人為冠首。非體也。或尚有

呂后時遺風邪。愚按此時漢皇尊屬存者。有是二人。故先承其意也。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

議曰。考證文穎曰。琅邪王劉濞也。顧炎武曰。古時制祿之數。皆用斗斛。左傳言

量也。漢承秦制。始以石為名。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

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萬石。百二十斤

為石。是以權代量。然考後漢百官志。所載月俸之數。則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

至斗食。奉月十斛。又未嘗不用斛。所謂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爲品級之差而已。今人以

以十斗為石。本於此。不知秦時所謂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萬石之鍾。縣石鑄鍾。衡石

程書之類。皆權也。非量也。惟白圭傳。穀長石斗。淳于髡傳。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對斗言之。

是移權之名於量爾趙翼曰石本權衡之數也漢律解志二十四銖為兩十銖為斤三斤為石四石為石是石乃權之極數至十俞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則斛乃量之極數然漢時米穀之量已以石計如二千石六百石之類未嘗以斛計又管子禁藏篇民率三十畝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國策燕王喻讓國子之自吏三百石以上悉予之又漢書食貨志李悝之論曰一夫田百畝畝歲收一石半百畝為粟百五十石除百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石則斗斛之以石計自春秋戰國時已然又按古時一石重百二十斤與一斛之重不甚相遠漢書成帝紀注如淳云中二千石月得百八十斛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雖官秩之名與所得俸之實數微有大王高帝長子不同然大略不外乎一斛為一石也蓋古時十斗為斛一斛即是一石

子宜為高帝嗣。

考證 與淮南王而已積德曰是時高帝子存者唯代王

願大王即

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

考證 顏師古曰不佞不材也

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

集解

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

楚王計宜者故下云皆為宜也考證 何焯曰陰安侯頃王后皆婦人琅邪王疏屬帝言請楚王計宜斯識體矣愚按自高祖而言尊屬止陰安侯頃王后自代王而言尙有楚王此言有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

者再。

集解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

考中井積德曰此對羣臣辭讓也注不當言讓羣臣羣臣豈嗣位者哉胡三省曰如說以代王南鄉坐為即君臣之漸恐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代王入代邸而漢廷群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群臣勸進上凡三讓羣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主又讓者再則南鄉丞相平等皆非王之得已也羣臣扶之使南鄉耳遽以為南鄉坐可乎鄉讀曰嚮

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

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考劉敞曰願大王幸聽

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

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

考漢書文紀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集解應劭曰舊無禮字通鑑有

必遣靜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考按漢儀云皇帝起居案室清宮而後行考楓山三條本太僕下有夏侯二字清宮見呂紀

奉天子法駕考漢官儀云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屬車三十六乘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長安令奉引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

也。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

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考證入宮

殿疾雷不及掩耳，亦是漢皇馳入軍之術矣。於是夜下詔書曰：閒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

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

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

男賜爵，女子賜牛酒，蘇林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產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請爵，故賜之也。考證顏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

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李賢曰：女子百戶，若是戶頭之妻，不得更稱為戶，此謂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戶賜牛酒，愚按：李說近之。

酺五日。集解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

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也。酺，橫胡孟反。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

王澤為燕王。考證中井積德曰：立故二字，疑衍。漢書無之，未徙之時，仍

是琅邪王矣，何所得故字？自此徒彼，王爵不變，何所得立乎？辛亥，

皇帝卽阼。

非積德曰卽阼，猶言卽位也。

謁高廟。右丞相平徒爲左丞

相。

此時尚右。

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

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胡三省曰：呂后封呂台爲呂王，得梁地，奪齊楚之地以附益之。梁玉繩曰：此有錯誤，當云孝文帝元年

十月庚戌，皇帝卽阼。辛亥，謁高廟。蓋是年十月朔爲庚戌，文帝以上年九月晦己酉至長安，故翌日爲歲首，行卽阼之禮。越日謁高廟也。平勃灌嬰之爲丞相，太尉在十一月辛

卯，將相表可據。此與百官表竝誤。書于十月辛亥，若果以十月辛亥命官，則下文十月壬子封賜諸臣之詔，何以稱太尉勃將軍嬰乎？是宜于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之後而

書之。曰十一月，右丞相平徒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若夫琅邪之徙，趙王之封，及復與齊楚地，俱在十二月。漢書文紀可據。此與諸王表竝誤。書于十月

之庚戌，辛亥兩日，而又失書封趙王遂，是宜于後文十二月之下。書曰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立故琅邪王澤爲燕王，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壬子，遣

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

呂產

爲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

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

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

奪趙王呂祿印。

無趙王二字

漢書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

考證漢書益上有其字，楓三本，萬上有邑字，勃上當補其姓，下文襄平侯通，典客揭做之。

千戶，金二千斤。

考證灌將軍嬰，當作將軍灌嬰。

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

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

集解徐廣曰：十一月辛丑。

封典客揭為陽

信侯，賜金千斤。

索隱韋昭云：勃海縣。正義括地志云：陽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漢陽信縣考。梁玉繩曰：大臣謀誅諸呂

鄼寄之功不在平勃下，蓋非寄說呂祿解印，太尉不得入北軍矣。乃文帝封賜不及，豈以給祿之功僅足以償平時黨呂之罪而又迫于絳侯之劫非其本心乎？曹奮陸賈亦皆有功，無賞何故？趙翼曰：古時不以白金為幣，專用黃金，而黃金甚多，尉繚說秦王賂諸侯豪臣，不過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漢高祖以四萬斤與陳平，使為楚反間，不問其出入妻敬說帝都關中，田肯說帝當以親子弟封齊，即各賜五百斤，叔孫通定朝儀，亦賜五百斤，呂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斤，陳平交歡周勃，用五百斤，文帝即位以大臣誅諸呂功賜周

勃五千斤、陳平灌嬰各二千斤、劉章劉揭各千斤、吳王濞反、募能斬漢大將者五千斤、賜將三千斤、裨將二千斤、二千石一千斤、梁孝王薨、有四十萬斤、武帝賜平陽公主千斤、賜軍受賜二百斤、衛青擊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十二月、考論漢書刑法志、為文帝二年事上曰、法

者治之正也。考論正、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

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

考論同產、兄弟、贅、與、奴、同、李、筮、曰、及、疑、乃、字、之、誤、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

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考論顏師古

曰、重、難、也、沈、家、本、曰、收、與、坐、係、二、事、說、文、收、捕、也、漢、志、逮、繫、注、辭、之、所、及、則、追、捕、之、詩、毛、傳、收、拘、收、也、有、罪、者、收、無、罪、者、坐、漢、志、言、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曰、收、律、曰、相、坐、法、盡、

然分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

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

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

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集解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考證顏師古曰：帑與奴同假借字也。王鳴盛曰：車裂腰斬，其五刑。夷三族，皆秦之酷法。漢初沿襲行之，韓信彭越英布皆受此。文帝元年冬十二月，盡除收帑相坐律令。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法矣。然景帝於錯錯武帝於郭解，主父假公孫賀，李陵李廣利，公孫敖任安，田仁劉屈氂，猶皆腰斬夷族。文紀云：徒虛語耳。愚按漢書刑法志云：後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王說未備。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弗歆享。天下

人民未有噍志。索隱按噍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噍志，言天下皆志不滿也。漢志之僣，同厭足之義。愚按漢書文帝紀作恩，顏師古曰：快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

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索隱言何以

謂於天。其安之。索隱其發聲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且待也。考證呂祖謙曰：文帝下也。其安之。之元年，景帝方十歲耳。平勃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懲惠帝繼嗣不明之禍。文帝所以固讓者，蓋踐祚之始，懼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不克勝所言者，皆發于中心，非好名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

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

矣。稷，猶言多所更歷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

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白駒曰：豈

可謂之不豫哉。愚按：豫字承上言，常思禪天下也。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中井積德曰：此

朱虛等是也。非指異姓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

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

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

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錢大昕曰：殷周

云千餘歲者，并稷契受封之年，計之漢書作且千歲。古之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古之有天

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長焉。用此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顏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張文虎

曰各本莫下衍不字索隱本無與漢書合館本考證據刪志疑說同愚按延久古鈔楓山三條本亦無不字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

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

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

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

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案】言不宜更別議也子某最長。【考】錢大昕

曰高帝紀書文帝名景帝紀書武帝名此稱某例亦不一愚按漢書某作啓景帝名也純厚慈仁。【考】漢書純作敦請建以為

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集解】章昭曰

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饜其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封將軍

薄昭為軹侯。【集解】徐廣曰正月乙巳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

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案】謂帝之子為諸侯王皆同姓生也言皆同母生故立太子母也

【考】顧炎武

曰文帝前后死，竇氏妾也，諸侯皆同姓，蓋周之天子逆后於媯姜之國，今諸侯皆同姓，則不可太后命得著代之意。諸侯皆同姓，蓋周之天子逆后於媯姜之國，今諸侯皆同姓，則不可拘以舊制必貴姓也。然自此景立王，武立衛，安於立賤矣。此等皆漢事，事與三代始判分處。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

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

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

洽驩。乃脩從代來功臣。考三本漢書亦作脩，功下無臣字。上曰：方大臣

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

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四年。

景帝中四年，尊侯國除，韋昭云：膠東縣，括地志云：諸從朕六人，官壯武侯，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有漢壯武縣故城。

皆至九卿。正議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為九卿也。考顏

師古曰：張武等王先謙曰：官皆至九卿，非詔文，詔應云：諸從朕六人進秩有差，而修史者終言之耳。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

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

穎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

戶。考證漢書申徒嘉作申屠嘉。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考證梁玉繩曰：漢書文帝紀

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正義括地志云：周陽故城，齊王

舅父駟鈞爲清郭侯。集解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靜，

鍾鹿郡。考證漢書清郭作靖郭。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集解韋昭云：樊，東

國，仲山甫所封。考證文帝時諸侯王有丞相，景帝時改曰相。人或說右丞相

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

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爲丞相。集解徐廣曰：八月中。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爲丞相。考證梁玉繩曰：將相表，公卿表，勃復相在十一月。

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

考證漢書無歲字，王念孫曰：歲字，衍千餘者，謂千餘國，非謂千餘歲也。

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

考證漢書文

帝紀道

作遠。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

考證王啓原曰：三輔不以封列侯，列侯食邑近者，距長安數百里，遠者且千里，數千里

惟關內侯，則食邑關中，比於周之圻內諸侯，而降列侯一等，此列侯乃徹侯，故云邑遠。

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

由教馴其民。

古訓字

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

子。

集解

張晏曰：爲吏，謂以卿大夫爲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周詩：昌曰：漢制，王及列侯，長子皆稱太子，王母稱太后，不必天子也。

十一

月晦，日有食之。

正義

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蝕，則望。而云晦日食之，恐曆錯

云錯

十二月望，日又食。

集解

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按漢書及五行志，無此

積德曰：望無日食之理，又無一月兩食之理。月食又史所不紀，而漢書及五行志皆不載，則其爲訛文明矣。下詔文，不論望食，亦其一徵。梁玉繩說同。焦竑曰：日當作月，刊本誤耳。

蓋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時以晦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災變兩見，故於望日下詔書，修省而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日食之戒，故也。景

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係以日，則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張文虎曰：以今癸卯元術上攷，是年十二月癸卯朔，太陰交周六宮〇一度〇四分二十九秒入食限，蓋史文失書日名，而是月望，太陰交周初宮十六度二十四分三十六秒，月亦入食限，月食例不書，豈逆類而及之耶？愚按詔文云累三光之明，其所畏不止日食，焦張說是。

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

于天。考證 古鈔本三條本，南化本適作謫。顏師古曰：適讀曰謫，責也。音張革反。 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

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

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

不德大矣。考證 顏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何焯曰：自秦以來，不畏于天，至文帝始聞此言，愚按：自是其後，宣帝五鳳四年，元帝永光二年，四年，成帝河

平元年，永始二年，三年，哀帝元壽元年，亦日食。下詔自責，其他天災地變，莫不皆然。蓋以爲天象與人事相關也。說詳于二十二史劄記二卷。 令至，其悉思

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句以告朕。考證 漢書見下，無思字。此涉上文衍句，諸本

作白延久古鈔本作句與漢書合今依改顏師古曰乞也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

之不逮。考論胡三省曰賢良方正之舉叻此因各飭其任職。考論漢書作敕以職任務省繇費

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惻然念外人之有非。集論漢書音義曰惻然猶介

然也非姦非也蘇林云惻視不安之貌蓋近其意餘說皆疏惻音下板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

屯戍。而又飭兵厚衛。考論句下添乎字看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

財足。案論遺猶留也財古字與總同言太僕見在之馬餘皆以給傳置。今謂總足充事而已也考論漢書表太僕掌與馬

案論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產亦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以馬取西傳晉丁戀反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

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輅置如置急者乘一馬曰乘也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集解應劭

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章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

為養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躡籍也考論張文虎曰中統游本籍田作藉田愚按延久鈔本亦作藉與漢書合藉田章說為長孟子滕文公篇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助者藉

也則藉者助也。可以推藉田之義。周語藉千畝。帝王何得躬親耕千畝。田乎瓚說拘于躬親二字。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集解應劭曰黍稷。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考證梁玉繩曰諸侯王之立史漢

表俱在二月乙卯。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閒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

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

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集解應劭曰旌。幡也。堯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

集解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

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集解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韋昭云

虛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梁頭四植木是也。鄭玄注

禮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貫表柱四出名。桓陳

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訛耳。考證管子桓公問篇舜有告善之旌。而

主不蔽也。淮南子主術篇：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中非積德曰旌，木以語上古政事，蓋廢已久矣。未見廢在秦時也，亦未見今之復施也。所以通治

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考顏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

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梁玉繩曰：詔中無一語及妖言，名臣表止言除誹謗律景帝元年十月詔：歷敘孝文功德，但云除誹謗，亦不及妖言。則師古重設之說未確。疑妖言

衍文。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

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集音義曰：漢

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畢祝詛也。考韋昭云：謾，相抵謾也。說文云：謾，欺也。謂初相約共行祝，後相欺，誑中道而止之也。考顧炎武曰：謂先共祝詛，已

而欺負，乃相告言也。故詔令若此者，勿聽治注非。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

考論中非積德曰：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

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

集解：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錫曰湖本詔作計誤張文虎曰計當依漢書作詔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

之國。考論徐孚遠曰遣丞相就國亦以收大臣之權言詞深隱不見猜防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

穎陰侯嬰為丞相。考論漢書以太尉上有十二月三字罷太尉官屬丞相。考論胡三省曰漢

承秦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今周勃自丞相罷就國灌嬰自太尉為丞相因罷太尉官蓋三公不必備之意且兵柄難以輕屬也

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考論詳淮南王傳五月

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考論胡三省曰其地在北河之南蒙恬所收衛青所奪皆是地也帝初幸

甘泉。集解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中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

案應劭云宮名在雲陽一名林光臣贊云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又顧氏按邢承宗西征賦注云甘泉水名今按蓋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宮名謬爾

考論

甘泉宮名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

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

考：匈奴傳云高帝使劉敬奉宗

室女公主為單于闕氏，歲奉匈奴絮、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

毋使害邊境。

考：漢書匈奴傳使作倭。

所以輸

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

考：右賢王匈奴貴王。

將衆居河南降地，

非常故往來近塞。

考：漢書無降字，近作入。

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

考：漢書驅

下有侵上那三字。

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

考：漢書放作驚。

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

考：漢書無五千二字，高奴今陝西延安府膚施縣。

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

軍長安。

集：漢書百官表曰中尉秦官。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

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

正：晉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考：晉陽中都，帝為代王時，都晉陽，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中都，汾州平遙縣。漢書文帝紀歲下有租字。

畱游太

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

滎陽。

考證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

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爲大將

軍。

考證陳武漢書文帝紀作柴武臣瓚曰漢帝年紀爲陳武此曰柴武爲有二姓洪頤煊曰史漢兩表皆作陳武。

將十萬往擊之。祁

侯賀。

集解徐廣曰姓續以文帝十一年卒蓋曰敬。漢書晉義祁晉遲賀姓續續古國夏同姓也。正。括地志云并州祁縣城晉大夫祁奚之邑。

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迺詔有司曰濟北

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

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

集解徐廣

曰乍去乍來也。顯按張晏曰雖始與興居反今降赦之。考證去來猶往來也。來下補者字看。

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

考證漢書

文紀作虜濟北王興居自殺。

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六年。

考證缺四年五

有

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母度出入擬於

天子擅爲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

考證棘蒲侯柴武也。

遣人使閩

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弃市。

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

集解徐廣曰：漢書或作邛字，或直云邛。樊邛都乃本是西南夷。爾時未通嚴道，有邛樊山。正義邛其恭反，括地志云：嚴道今爲縣，即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故曰嚴道。

邛都縣本邛都國，漢爲縣，今崑州也。西南夷傳云：滇池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是也。按羣臣請處淮南王長蜀之嚴道，不爾更遠。邛都西有邛樊山也。邛樊山在雅州榮經縣。

界榮經武德年開置，本秦嚴道地。華陽國志云：邛笮山，故邛人笮人界也。山巖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凝冰。按即王尊登者也。今從九折西南行至崑州山，多雨少晴，俗呼名

爲漏天。考證梁玉繩曰：都乃邛字之訛。史漢淮南王傳作邛，可證。愚按：邛，今四川雅州府榮經縣西南。徐孚遠曰：廢徒諸王，則有司彈事不欲出自人主，傷親之恩也。始

見于此後。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

淮南王長諡爲厲王，立其子三人爲淮南王。

案名安，阜陵侯也。

衡山王

案名勃，廬江王。案名賜，周陽侯也。十三年夏，

考證自七年至十二年皆缺不書，愚按：漢書有之。上

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

祕祝之官。移過于下。

集解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中井積德曰。掌禁內禱。故曰祕。祝耳。洪亮吉

曰。此蓋周禮甸師。代王受災眚遺意。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考證又五月、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考證名意。為齊太倉令。故謂

之倉公也。考證逮徙上。晉代。謂追捕徒禁長安。詔獄。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

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考證李笠曰。列女傳。漢刑法志。緩上。竝

無有字。倉公傳云。緩急無可。使者亦可證此有字誤衍。其少女緹縈。自傷泣。考證緹音啼。乃隨其

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

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

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

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僂。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

正議 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犯黥者，卓

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褫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奔之。考 荀子正論篇：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無墨，黥蚤嬰，共艾畢，非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是不然，尙書大傳：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注幪巾也。今法有肉刑三

而姦不止。

集解 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章昭云：斷趾，黥劓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

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之也。考 梁玉繩曰：賈公彥周禮司刑疏亦云：文帝惟赦，墨劓刑，三肉刑，其宮刑，至隋始除之，蓋皆本漢書刑法志爲說，然景帝元年制曰：除肉刑，重絕人之世，漢書龜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則文帝固已除宮刑矣，且漢志亦竝無不易宮刑明文，疑此劓刑，宮爲三肉刑，蓋黥至輕，自不應數之，而宮刑之復，必景帝也，故景中四年，作陽陵赦死罪，欲腐者許之，孝武于史公亦用此刑，愚按：文帝詔文所云刻肌膚者，明指墨刑，梁說未可直信。

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其咎安在，非乃

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考 顏師古曰：大雅，洞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

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

道母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

考 顏師古曰：息，生也。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

肉刑。考 漢書刑法志定律曰：當黥者髡鉗爲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

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

稅之賦，是爲本末者，毋以異。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

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爲寇，攻

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集解 徐廣曰：姓孫，封其子單爲餅侯，匈奴所殺。

縣西七十里，漢朝那縣是也，塞卽蕭關，今名隴山關，漢文帝十四年，匈奴入朝那縣之地，餅白刑反，地理志云餅屬琅邪郡朝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縣西北，漢書

功臣表云餅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

考 齊召南曰上郡將軍呂侯盧卿也北地將軍

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

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

考 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三將軍在邊郡二將軍在京師

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

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

於是以前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為內史欒布為將

軍擊匈奴。**集解** 徐廣曰成侯赤姓董也。**正義** 赤音赫。**考** 漢書作建成侯

侯是也。陳仁錫曰為字衍文。內史欒布官也。梁玉繩曰此解似是。但百官

表是年內史乃董亦而欒布傳言自燕相為將軍不言為內史疑有誤。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

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

場珪幣。**考** 顏師古曰築地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

昔先王遠施不求

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

集解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索隱劉德云：先賢後親也。

先民

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集解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索隱音禱，福也。

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

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

考證漢書文紀：躬享作專鄉鄉，即饗與此意同。

其令祠

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

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

索隱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終而復始，故云終始傳五德之事。傳音轉也。

考證五德終始傳，又見始皇二十六年紀。封禪書：曆書賈生傳孟荀列傳張丞相傳。

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

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

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考證梁玉繩

曰此事封禪書及賈生張丞相傳俱有之。竊謂五行之王，頗不足準。其說始于鄒衍，今視之，特陰陽末術耳。初無預于治亂之數。自秦始皇採用，遂相沿以為大事，不亦惑乎。鄒衍

論五德取相勝，故賈誼公孫臣曰：應黃龍見漢當土德，土克水也。沈約因稱白帝之子是也。獨張蒼曰：河決金堤，漢為水德，夫河決豈吉祥善事，而指以為水德之符，奚異方士以歲旱為乾封，以幸見為德星哉？張蒼之議，必因高帝北時待我而起一語，故曆書亦云：高祖自以為獲水德之瑞，不知高祖一時之詞，非自道得水德，初起時，旗幟已尚赤矣。特襲秦正朔服色，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集解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正議見未遑更定也。

天子乃復召魯公帝尊孝弟力田，又除祕祝肉刑，故黃龍為之見，成紀在秦州縣本漢縣，今在州北二里。 考證今甘肅秦州秦安縣。

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

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正議言豐年也。朕親郊祀上帝諸

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集解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為勞，考證中井積德曰：言勿為勞我而諱避也。

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

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蒼禮焉。考證又見封禪書，漢書文紀云：十五年九月，

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周壽昌曰此漢廷策士之始前此即位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未聞舉何人至是始以三道策士而

立渭陽五廟。集解韋昭曰在渭城。正義漢書郊祀志云漢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陽面五帝各如其帝色括地志云在渭城。欲出周

鼎當有玉英見。集解瑞應圖云玉英五帝竝修則見。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

廟亦以夏蒼禮而尚赤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

於是天子始更爲元年。集解按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

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侯日再中故改元也。令天下大酺。正義古者祭酺聚錢飲酒故後

嘉慶全民大酺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酺而其民長幼相酬鄭注所謂祭酺合釀也酺音蒲。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

以得杯大酺在十七年誤也改元以日再中而此謂因得杯亦誤日再中乃秦王誓燕丹

妄語文帝奈何信之又按漢書紀志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史記脫不書則族誅之法已前除之何以新垣平復行三族之誅豈妖誣不道不用常典邪刑法志譏其過刑矣然文帝

于盜高祖玉環之罪，後二年，考證願炎武曰：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欲致之族，則又何也？

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爲中，不可一例論也。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

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考證願胤，按爾雅：孤竹

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考證願師古曰：不處者，不獲安居。二者之咎，皆

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閒者累年，匈奴竝暴邊境，多

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考證願曉也。

漢書文紀，德下無也字。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

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

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集解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軌還轍，考證願氏軼音逸。

又音轍，漢書作轍，願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之也。考證依法，以諭朕

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

朕俱奔細過，偕之大道。考證 漢書文紀，親作新之，往也，趨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

下元元之民。考證 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注云：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言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

者非一人也。願野王又云：元，猶喙。喙可憐愛，貌未安其說，聊記異也。和親已定，始於今年。後六年，考證 此紀三

不書漢書有之。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考證 上郡今陝西延安

府綏德州，雲中，今山西朔平北歸化城。以中大夫令勉。集解 徐廣曰：衛尉改名也。黠案：漢書百

也。索隱 裴駟按表，景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則中大夫令是官號。勉其名，後此官改為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顏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為中大夫據

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之後也。考證 令姓，勉名，顏說是。為車騎將軍、軍飛狐。集解 如淳曰：在代郡。蘇

易州廣昌縣。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集解 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

門縣西北三十里。句，漢書音義：章句之句。考證 句注，今山西代州。將軍張武屯

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

集解徐廣曰：在長安西，驪北。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

近石微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長安西細柳，則如淳云在渭北非也。

陽府環縣東南，細柳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西南，有細柳倉，亞父屯兵處。

為宗正，朔上陝西祝茲侯。集解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漢書侯下有徐厲。

不書姓而徐廣注以為姓徐，未知所據。愚按：史將相名臣年表，絳侯世家及漢書周勃傳。

並云：是年徐厲屯棘門，與漢書功臣表同。十一年當云：松茲侯徐厲，以呂后四年封，十一年薨。孝文七年，康侯悼嗣漢書功臣表同。

七年，康侯悼當作康侯悍。悼形似而誤。又按祝茲當依表作松茲。軍棘門。集解徐廣曰：在渭北，驪案孟康曰：在長。

門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北，徐孚遠曰：三將軍屯邊郡，三將軍屯京師。以備胡，數月。

胡人去，亦罷。考證又見絳侯世家匈奴傳。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

弛山澤。集解韋昭曰：弛，廢也。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

振貧民。

集解

應劭曰水滸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郭璞注三

若云庾倉無屋也胡公名廣後漢太尉作漢官解詁也

民得賣爵。

集解

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

漢太尉百官箴者廣所著書名應劭著官儀次比

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

集解

延久

且行劫政不可不慎也

鈔本二十

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

廿梁玉繩曰此段總敘文帝諸善政當在後七年之末襲號曰皇帝句下錯簡

于後六年也後世作史皆做總敘法愚按趙翼亦有此說漢書取此為文紀贊

召匠計之直百金。

集解

漢法一斤為一金一金直萬錢

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

為上常衣綈衣。

集解

如淳曰賈誼云身衣卓綈

正義

漢書文紀作弋綈

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

積德曰無木曰臺然後代通觀樹皆謂之臺此欲謂無木之臺故稱露臺耳露是暴露之

露又曰露臺遂不作焉得有舊址

也百金直千貫

正義依平準書

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

帝崩於未央宮。

集解徐廣曰：年四十七。考證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卽位，遺

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

考證梁玉繩曰：蓋字當衍，或云宜依漢書作朕聞之。顏師古曰：始生者曰萌，

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

考證古鈔：楓三本，理下

有萬字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

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

離寒暑之數。

考證漢書：離作罹。顏師古曰：臨，臨哭也。

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考證漢書

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

矣。考證延久鈔：本二十作廿。集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

猶云中外也。考。顏師古曰：靡有兵革。云方內安兵革息。朕既不敏，常

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

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

集。如淳曰：與發聲也。得卒天年已善矣。考。與讀曰歟。言朕幸以天年終，得復供養高廟於地下，以朕之不明而蒙此歟。群下宜嘉也。其何可哀悲乎。嘉與哀，屬群下，非帝自謂。漢書。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

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謂

無斬髮也。孟康曰：踐，跳也。晉灼曰：漢語作跳。跳，徒跳也。考。漢語是書名。苟爽所作也。沈欽韓曰：書序成王踐奄。鄭讀踐為翦。釋名：三年之練曰斬。不緝其末，直翦斬而

已。此漢人古義。伏說是王先慎曰：此及下。經帶無過三寸，皆指給喪事者言之。後漢禮儀志：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武吏布幘，大冠足為此文。無斬衰之確證。伏說是王先謙曰：苟紀皆無踐，作皆無跳足。通鑑亦作跳。皆主孟說。然不。如伏義之長。愚按：集解伏儼各本作服虔。今從延久本。漢書注亦作伏儼。經帶無過

三寸。毋布車及兵器。車介士也。考。顏師古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

是也古之衣車皆有布喪事素車用白布不得禁之此自以陳設車器為言若如應說則及兵器難解豈有以布蒙兵器者乎

母發民男女哭臨

考證楓三本南化本下宮字作中張文

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

禮畢罷非旦夕臨

時禁母得擅哭

考證漢書

已下

服大紅十五日小

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釋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纖者禫也凡三

十六日而釋服索隱劉德云紅亦功也男功非一故以工力為字而女工唯在於絲故以糸工為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故也正義顏師古云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

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禮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按文帝權制百官而

已輕重之服不當併言三十六日考證劉放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

既葬除重服制大功小功所以漸即吉耳愚按顧炎武日知錄何焯讀書記亦申顏劉其

備說甚侘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考證漢書率作類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

集解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

就其水名，以為陵號。霸陵是水名，水徑於山，亦曰霸山，即芷陽地也。正義括地志云：霸陵，漢文帝陵在雍州萬年縣東二十里。霸陵故芷陽也。漢晉春秋云：愍帝建興三年，

秦人發霸陵，杜二陵珠玉綵帛以千萬計。帝問索琳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對曰：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既久，比崩，茂陵不

復容物，赤眉賊不能滅半，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集解應劭曰：夫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遺歸家，重絕人類也。考證荀紀：作所幸慎夫人以下至少使，得令嫁。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

集解徐廣曰：姓徐，驕按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考證：悍，松茲侯徐厲之子，將相名臣，表悍作悼，形似而誤。為將

屯將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

集解李奇曰：馮奉世為右將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曠填壘事者。考證：復，音伏，謂穿曠出土，下棺已而。發近縣見卒萬六

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窆。

集解按百官表云：內史掌理京師之官也。景帝更名京兆尹也。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皇甫謐曰：霸陵，去長安七

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

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考詔中并積德曰。據例

詔也。漢書是詔在景紀中理固當然。蓋史記原文亦然。及景紀焚毀是語不可沒。故存而附乎此耳。或後人取乎漢書而係于此也。必非史記之舊矣。張文虎曰。中統游本孝景以下

提行。疑此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集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

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考王啓原曰。祖有功而宗有德。家語廟制篇。制禮樂

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考李笠曰。聞

行。漢紀無。王啓原曰。白虎通云。歌者在上。舞者在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高廟酎。集張晏曰。正月旦作酒

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

五行之舞。集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

應劭云。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武舞。秦

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者。其樂總象武。王樂言高祖以武定天

下也既示不相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繡居先次即奏五行五行即武舞

執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考中井積德曰周初未有五行五色配屬之說此注恐

傳會錢大昭曰鄉司農注春官大司馬云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吏二

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高七尺以上年二十到三十顏色和順身體

修治者以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

為舞人不異遠方集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

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集徐廣曰減一作減考漢

獻賈捐之傳又云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轡旗在前屬車在後吉

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于是還馬與道里費不私其利也

罪人不帑集蘇林曰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

世考漢書景帝紀肉刑作宮刑張文虎曰上文云去肉刑此不當複出當依漢書

除宮刑與下出美人為類所謂重絕人之世也梁玉繩以其複出疑上去肉刑為田

租案漢書亦作去肉刑不誤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

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集李奇曰侔齊等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

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

德之舞、以明休德。

集解文穎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

然後祖宗之功

德著於竹帛、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

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

考證申屠嘉

陛下永

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

不及。臣謹議曰。

考證曰：各本作世。漢書同。今從凌本。

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

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

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

之廟。

集解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上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

祀宗廟皆為侍祭。考顏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

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

集解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考論

語子路篇延久本。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

集解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考論語子路篇入下無之。國作邦，殺下有矣。言下有也。改邦為國，蓋史公避廟諱。漢興至孝文

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考延久本。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

考廩廩漸近之意。漢書循吏傳：廩廩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楓三本。鄉作嚮。正服作正朔。正服正朔服色也。封禪書：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也。漢書郊祀志：改作怠。改

正服鬼神之事。謙讓未成於今。考禮書序云：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

呼，豈不仁哉。考細味此數語，似史公不慚於武帝者。

索隱述贊孝文在代，兆遇大橫，宋昌建冊，絳侯奉迎，南面而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籍，布德假兵，除帑削謗，政簡刑清，緜衣率俗，露臺罷營法，寬張武獄，恤緹禁，霸陵如故，千

年頌
聲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史記會注考證卷十一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考證 史公自序云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凌稚隆曰衛宏漢書舊儀注云太史公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

帝過武帝怒而削去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太史公獄室有怨言下獄死此紀乃元成間褚先生取班書補之非太史公本著也王鳴盛曰遷下獄室在天漢三年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何得謂下獄室有怨言下獄死乎與情事全不合中井積德曰元成間何曾有班書陳仁錫曰景純用緇年例惟書本事而已此必太史公本書非後人所補也崔適曰此紀之文有詳於漢書者如三年徙濟北王以下五王五年徙廣川王為趙王六年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至梁楚二王皆葬班書皆無之則非取彼以補也此紀實未亡爾

孝景皇帝者

集解漢書音義曰諱啓
正義諡法曰絲義而濟曰景

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

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

考證楓山三
條本無時字

及竇太后得幸、前

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

賜民爵一級。

考證梁玉繩曰乙巳二字衍是月甲午朔乙巳先乙卯十日不應
賜爵在赦前亦不應二事相隔多日張文虎曰漢書四月赦天下賜

民爵一級、

五月、除田半租。

考證中井積德曰漢書云五月令田租半蓋孝文
不書日十三年除田租稅後十一年不復取租至此乃令出

半租也史記除字失當王先謙曰通鑑三十而稅一

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

考證漢書景

紀不
匈奴入代與約和親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武

陵侯。

漢書亦作係鄒誕生本作倭晉奚又按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係鄒誕生本傳亦作倭鄒誕生本傳亦作倭又按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係鄒誕生本傳亦作倭鄒誕生本傳亦作倭

表及蕭何傳皆云封何孫嘉疑其人有二名也

孫嘉爲列侯漢書及史記功臣表皆云孝景二年封係爲列侯恐有二名也

斷曰功臣表武陵作武陽其名嘉非係也梁玉繩曰漢書表傳皆武陽侯嘉武陵乃郡名即秦黔中郡非所封也又漢景紀書于六月此在春未知孰是張文虎曰鄒誕生南齊人表氏無由引且其文全同案隱此俗本

翁采二注而誤入者後類此者不復出

男子二十而得傅。梁隱晉附荀悅云傅正卒也小顏

云舊法二十三而傅今改也楓三本子下有年字中井積德曰傅謂爲丁受徭役也沈欽韓曰本年十五以上出算錢今寬之至二十歲始傳著於版籍也梁玉繩曰漢景

紀在冬十二月得字衍愚按古鈔本子下有年字漢書作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梁隱薄太后

也亦葬芷陽廣川長沙王皆之國。梁隱廣川王彭祖長沙王發皆景帝子

西曰少陵也廣川長沙王皆之國。梁隱廣川王彭祖長沙王發皆景帝子

德臨江王闕淮陽王餘汝南王非廣川王彭祖長沙王發同封皆景帝子丞相申屠

而獨舉廣川長沙二王之就國豈其餘四王仍居長安乎抑史之疏脫也丞相申屠

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梁隱漢書景紀不載彗星

出東北。

考證梁玉繩曰漢書景紀及天文志作西南秋衡山雨雹。正雨子付

反考證漢志不載。

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考證王念孫曰深下者字衍初學記御覽引並無。熒惑逆行守

北辰。月出北辰間。

考證梁玉繩曰熒惑何由守北辰月何由出北辰間史譌。張文虎曰辰疑戌之誤錢大昕以為戌非也辨具王氏讀書

雜志。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史。設羽為縣。

正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

置。願按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分內史為左右及設羽為縣皆景帝二年不得

皆如徐所云。考證鄒誕生設羽會反又晉丁活反。羽又音詡。正漢書百官

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右內史更

名京兆左內史更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地理志云設羽故城在雍州

同官縣界。考證梁玉繩曰名臣表及漢志竝云南陵文帝七年置又高帝九年置內史

景帝二年置左右內史見百官表此有缺誤當云置左右內史及設羽縣余有丁云內史

京兆治非為縣云然者。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

正漢書景紀及天文志作西南秋衡山雨雹。雨子付

正漢書景紀及天文志作西南秋衡山雨雹。雨子付

吳王濞。正音匹備反高祖兄仲子故漢高祖十二年封三十三年反南楚王

表云都吳其實在江都也。考證江都今江蘇揚州府江蘇縣西南。

戊

反都彭城

高祖弟楚王交孫嗣二十一年

趙王遂

十六年反都邯鄲

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

膠西王卬

都密州高密縣

卬五郎反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平昌侯十年反

濟南王辟光

辟晉壁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初侯立十一年反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川長山縣西北三十里

菑川王賢

高祖孫齊悼惠王子故武城侯立十一年反都劇括地志云菑川縣也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

劇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

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

石侯立十一年反都卽墨括地志云卽墨故城在密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卽膠東國也

天子爲誅晁錯遣袁盎

諭告不止遂西圍梁

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

子蘇等與謀反者

蘇魚曳反字亦作夔音同漢書景紀夏六月今潁等已滅吏民當坐潁等及通逃亡軍者持赦之楚元王子蘇等爲潁等爲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

封大將軍竇嬰爲魏

其侯。

正義地理志云魏其屬琅邪考證徐平遠曰封魏其侯不言其捕反者然文法自連屬

立楚元王子平陸侯

禮為楚王。

索隱韋昭云平陸西河縣禮即向之從曾祖王父也正義應劭云平陸西河縣考證張文虎曰禮上各本衍禮字索隱本無慈按漢書亦衍

禮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子勝為中山王徙濟北王志

正義禮反濟北國今濟州盧縣

即濟北王所都

為菑川王淮陽王餘

正義淮陽國今陳州

為魯王。

正義魯國今兗州曲阜

也。齊王將廬

正義廬將廬齊悼惠王之孫齊王襄之子廬漢書作閭正義齊國青州臨淄也

為江都王。

正義江都國今揚州也吳王濞所都反誅景帝改為江都國封皇子非

也。齊王將廬

正義齊悼惠王之孫齊王襄之子廬漢書作閭正義齊國青州臨淄也

廬作閭梁玉繩曰齊王之名諸處竝作將閭蓋古通用猶吳王閭閭之為閭廬也中井積德曰按齊悼惠世家哀王名襄無襄王將閭是悼惠之子薨年亦異慈按正義云下有脫

文不然年表

燕王嘉

正義燕王嘉澤之子

皆薨。

集解徐廣曰表云五年薨

四年夏立太子立

皇子徹為膠東王。

考證徹字當諱

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

陽為陽陵。

正義括地志云漢景帝陵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按豫作壽陵也考證梁玉繩曰弋陽是易陽之誤漢地理志可證

復置

津關用傳出八。

集解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

傳兩行書繪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冬以趙國為邯鄲

郡漢書景紀四年及中四年亦並誤書十月于年終不可曉也又地理志趙國景帝三

年為邯鄲郡五年復故此紀既誤書為邯鄲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

景帝四年之冬而于五年不書復為趙國疏矣五月募徙陽陵

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漢書

丁卯封長公主子嬌為隆慮侯大昕曰年表中元五年五月丁丑隆慮侯

錢嬌元年徐廣據本紀以證表之非予考功臣表隆慮侯周通以中元元年有罪國除則嬌

徙廣川王為趙王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

此趙字後人妄增下江都丞相嘉隴西太守渾邪趙丞相嘉故將軍布皆不書姓知本無

此一宇蓋此即江都丞相嘉為建平侯。集註徐廣曰姓程隴西太守渾邪為

平曲侯。正義括地志云平曲縣故城在潯州文安縣北七十里趙丞相嘉為江陵侯。集註徐廣曰姓蘇

考證錢大昕曰故將軍布為郿侯。梁楚二王皆薨。考證梁玉繩曰景帝

帝中六年薨漢表亦然此紀以孝王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集註徐廣曰殖一

作填。正義按馳道天子道秦始皇作之三丈而樹括地志蘭池陵即秦之蘭池也在雍

州咸陽縣界三秦記云始皇都長安引渭水為長池築為蓬萊山刻石為鯨長二百丈劉

伯莊云此時蘭池毀故堰填。考證殖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

正義臨江忠州縣雖王臨江而都江陵。考證史表云十一月乙丑漢紀云春

正月漢表云十一月己酉梁玉繩曰諸書皆誤當作三月乙丑說詳于史記志疑

月晦日有食之。考證漢書紀志俱作十一月庚寅晦張文虎曰案殷

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周亞夫為

丞相。正義條田彫反字亦作條音同。考證漢書景紀二月罷太尉官梁玉繩曰

將相表以亞夫為丞相在六月乙巳百官表謂青之免亞夫之相並在六月乙

已皆誤當依此紀爲確恩按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案按系家

春免徒隸以下漢書不載太后槐里人父仲兄信封蓋侯后故金氏妻女弟姁兒也考何焯曰先立皇后而後

立太子與文帝故事異俞樾曰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漢書作立皇后王氏夫婦人從夫

夫在而從其子之稱非正也漢書爲得其正丁巳立膠東王爲太子名徹考張文虎曰名

誤入恩按楓三南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案徐廣曰

平一作應案周苛周昌之兄正錢大昕曰據表是歲封周成

孫應乃苛之曾孫也平則嗣應爲侯者也徐廣云平一作應近之崔適曰孫當作曾孫

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考楓三本故上有封字張

車昌孫非昌子也恩按漢書景紀同史漢表皆云中二年封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

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考楓三本賜下有民字中二年

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

考事詳五宗世家夏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子寄爲膠東王封四侯

解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索隱韋昭云張尚子當居趙夷吾子周建德子橫王悍子奔也

九月甲戌日食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考漢書景紀中丞作大夫顏師古曰

所以抑損其權梁玉繩曰百官表省諸侯王御史大夫與改丞相為相並在中五年安陵

奴王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為列侯考漢書表云中三年安陵侯子軍桓侯賜爵侯陸彊容城

侯徐盧易侯僕黜范陽侯代翁侯邯鄲七人以匈奴王降皆封為列侯按紀言二人者是匈奴二王為首降考梁玉繩曰史漢表中三年以匈奴王降者七人安陵侯于軍垣

侯賜爵侯李隆彊容城侯徐盧易侯僕黜范陽侯范代翁侯邯鄲此七人為匈奴王同來降同封侯同不同者只安陵以十一月封餘六侯以正月封史漢表誤故紀書封侯在

春而以七人為二人則誤也正義謂二人是首降亦無據蓋絳侯世家與漢書勃傳封徐盧等五人為侯並屬誤端正義所述侯名多錯愚按漢景紀不載立皇子

方乘為清河王考史漢表在三月漢景紀在九月楓三本無方字漢景紀亦無五宗世家亦云清河哀王乘則方字當衍三月

彗星出西北考漢紀在九月丞相周亞夫死考死當作免亞夫之死在中五年以御史

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考丞相以下漢紀不載九月戊戌晦

日食軍東都門外。

集解按三輔黃圖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也愚按樞三本無外字軍東都門外漢紀不載

東郭門也。愚按樞三本無外字。軍東都門外。漢紀不載。中四年三月置德陽

宮。集解璣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宮。漢紀置作起沈欽韓曰謂廟為宮此古義也。春秋經傳毛詩皆然。以周有

文武世室魯有魯公武公世室故爾雅又云宮謂之室皆謂廟也。璣云大蝗秋赦徒諱廟言宮此不通雅故而妄說長安志景帝廟在咸陽縣東北十五里。

作陽陵者。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罷議惠景

谷侯盧他之隆。盧侯陳矯。乘氏侯劉買。桓邑侯劉明。蓋侯王信。按共五人。是中元五年封餘檢不獲。中元三年例。奴王二人降封為列侯。惠景開表云。例。奴王降為侯者有七人。疑

共五人。是十侯之數。考梁玉繩曰。十乃五之譌。張氏正義最謬。中五年止封五侯。竝無十侯。何得強以中三年封者充其數。而安陵等七人之封。皆在中三年。史漢表明確可

攷。又何得割中三年所封之五人。移入中五年耶。愚按封十侯。漢紀不載。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

大潦。考天下大潦。漢紀不載。更命諸侯丞相曰相。考顏師古曰。亦所以抑

在八秋地動。考紀不載。漢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

漢書在十月是也。**三月，雨雪。**考漢書紀志皆作雨雪。**四月，梁孝王。**正都睢陽

城陽共王。正城陽，今濮州雷澤縣，古城陽也。共音恭，諡法嚴敬故事曰恭，非

汝南王皆薨。考漢紀不載城陽汝南二王薨，梁玉繩曰：前四年徙汝南王非

亦以武帝元朔元年薨，不與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正表云：子

彭離為濟東王。正表云：子定為山陽王。正地理志云：景帝

州：子不識為濟陰王。正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梁分為五，封

四侯。正四侯未詳。考漢紀止云：分梁為五，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梁玉繩

侯除三人未嘗為侯，此言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

主爵中尉為都尉。集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長信詹事。**集漢書百官

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為長信少府。集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

也。班曰：茂陵書詹事秩二千石。

少府、將行為大長秋、秦官應劭曰長秋皇后卿、大行為行人、服虔曰

天子死未有諡稱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小行主諡官故以此名之如淳曰不反之辭也

四、孤卿大夫士是九也、考梁玉繩曰百官表行人為奉常為太常、書百官表

曰奉常秦官、典客為大行、行後更名大鴻臚武帝因而不改故漢書景紀有大鴻

臚百官表又云武帝改名大鴻臚鴻聲也臚附皮以言其掌四夷賓客若皮臚之在外附

於身也復有大行令故諸侯薨大鴻臚奏諡列侯薨則大行奏諡按此大行令即鴻臚之

屬官、治粟內史為大農、粟內史秦官掌穀貨也、以大內為二千石、

也、大內京師府藏、置左右內官屬大內、天子之私財曰小內小內即

考又曰漢紀改諸官名在中六年十二月此書于四、七月辛亥日食八月、旬

奴入上郡、紀在六月、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令為衛尉、正議

官表云衛尉秦官掌宮闈門衛屯兵景帝初更命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考令

字各本缺館本據漢書百官表補梁玉繩曰令字不可省蓋中大夫是別一官名不比大

行令大農令之可稱大行
大農也愚按漢紀不載
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考證楓三南化本賜下有民字中

非積德曰民字
脫漢書可徵
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考證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顏師

古曰右庶長
第十一爵也
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地動。集解徐廣曰丙一作甲其蚤食時復

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考證漢紀止云五月地震七月乙巳日食

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建陵侯

案姓衛也。考證盧文昭曰封為建陵侯五字衍梁玉繩曰依史例當云以御史大夫建陵侯綰為丞相愚按衛綰封建陵侯見前六年紀後二年正

月地一日三動鄧將軍擊匈奴。正義鄧真栗反鄧都傳云匈奴刻木為鄧都而射不中。考證通鑑攷異云

酷吏傳鄧都死後宗室多犯法上乃召寧成為中尉酺五日。考證地一日三動以下漢紀不載令內

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考證漢紀作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顏師古曰食讀曰飢沒入者沒入其馬

與此紀小異
令徒隸衣七綬布。案七綬蓋今七升布言其粗故令衣之也與布相似
正義衣於既反祖工反綬八十縷也與布相似

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縷，帛八十縷，通有此稱也。**止馬春。**正義止人為馬春粟為歲不登故也。春成龍切。馬碾礎之類也。先時

用馬今止之。考中井積德曰：馬春以馬春粟也。設機輪為之制，如水確止馬，必用人為之，則貧人得食。**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

造歲。正義造，至也。禁天下費米穀，恐食不造歲。考岡白駒曰：造，作也。為也。不耕

竈之假借字。禁不造食者，行竈苟且不成竈。竈列五祀，尊竈所以重飲。省列侯遣之

國。集解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又省之。考漢紀云：二年冬十月，省徵侯之

國。此在正月小異。中井積德曰：列侯不之國者，尚多，故量省而遣之也。孝文嘗遣列

侯之國，然當時以職事留京者，亦有之。詔旨止之者，有之，又雖之國者，三月，匈奴入

鴈門。十月，租長陵田。考陳仁錫曰：十月，七月，誤。梁玉繩

國、河東雲中郡。正義衡山國，今衡州、河。民疫。考古鈔本，楓。後三年

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考陳仁錫曰：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蓋十月之朔

當合下作皆赤五日。漢書紀志皆不言日食。十二月晦，霽。集解徐廣曰：一作雷字，又作岡字，實所未

故特紀異耳。雷集韻原作雷通志云。回古雷字。後人加雨作雷。回象雷形。古尊鼻多作云。回今人不通字學。而欲讀古書。難矣哉。 日如紫五星逆行。

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爾雅曰。天廷。即龍星右角也。按石氏星傳曰。龍在左角。日天田。右角曰天廷。 衡山國以下。漢紀不

載。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集解曰。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

考證曰。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十六年。壽四十八。程一枝曰。孝景二字當省。 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爲父後

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考證曰。漢紀云。皇太子冠。賜民

爲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中。井積德。曰。據漢書。賜民爲父後者。爵是太子冠之

覃恩。理當然。非遺詔所宜賜。又賜諸侯王爵一級。豈有是理哉。皆當以漢書爲正。王鳴盛曰。文帝崩。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崩。亦出宮人至武昭。乃有奉陵之制。平帝崩。王莽復

出廢妻。皆歸家。太子卽位。是爲孝武皇帝。集解曰。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

去長安四十五里。考證曰。梁玉繩曰。太史公書稱武帝曰。今上。 三月。封皇太后弟

蚡。集解曰。蘇林曰。蚡音貽。蘇林曰。蚡音貽。蘇林曰。蚡音扶。粉反。按外戚世家。皇太后母臧氏。初嬪王氏。生子信。而寡更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也。 爲武安侯。弟

勝爲周陽侯。置陽陵。

考凌雅隆曰：一本置作葬。陳仁錫曰：湖本葬作置。誤。程一枝曰：葬陽陵三字當在上文。太子卽位句前蓋

封太后弟在三月，而孝景之葬在二月癸酉，去甲子崩，纔十日爾。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考楓山本鄉作向。以

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

卒以安。

考主父偃上言：今天子下推恩之令，令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於是遂弱。卒以安也。考事在武帝元朔二年，中非積德曰偃之言，卽賈生之策

矣。惜乎孝文不得行之於前，而歸功於匪人也。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考真德秀曰：太史公論七國事，以一言斷之曰：以諸

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則其初封建之過制，後之當抑損而爲之不善，皆見于一言，非後世史筆可及。

案述贊：景帝卽位，因脩靜默，勉人於農，率下以德，制度斯創，禮法可則。一朝吳楚乍起，凶惡提局，成覺拒輪，致惑疑錯，雖誅梁城未克，條侯出將，追奔逐北，坐見梟剋，立

窮平賊，如何太尉後卒下獄，惜哉！明君斯功不錄。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史記會注考證卷十二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二

集解 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褚先生名少孫漢博士也索隱按褚先生

補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又張晏云褚先生類
 川人仕元成閒章稜云褚頭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代為博士寓居于沛
 事大儒王式號為先生續太史公書阮孝緒亦以為然也考史公自序云漢興五
 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錢大昕曰
 張晏云此紀褚先生補作予謂少孫補史皆取史公所缺意雖淺近詞無雷同未有移
 甲以當乙者也或晉以後少孫補篇亦亡鄉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數爾洪亮吉曰褚少
 孫為博士不得在宣帝時張
 晏云任于元成閒說近之

孝武皇帝者

集解漢書音義曰諱徹案裴駰云太史公自序云作今上本
 紀又其序事皆云今上天子今或言孝武皇帝者悉後人所定也

而議諡法云武克定禍亂曰武

孝景中子也

案按景十三王傳廣川王已上皆是武帝兒自
 河間王德以至廣川凡有八人則武帝第九也

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

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

孝武皇帝。

集解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子十歲而景帝
 崩時年十六矣考梁玉繩曰史公今上本紀全缺首六十字後人

妄加此下取封禪書補之而又臆為增改如李少君是深澤侯舍人而為深澤侯壻人謬
 忌亦稱薄忌而以為壻人薄誘忌神君之最貴者太一而以為大夫藥大四印合五利為

四而并天道玉印爲四金印祭恒山徧岳嶺均天漢後事而謬劉郊祀志以竄入之殊覺乖亂

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

集解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凌本移置此卷集解索隱正義

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

天下又安薦紳之屬皆望天

子封禪改正度也。於封禪書云此以下全錄封禪書文注釋竝入原書此不載蓋以意改易今悉仍其舊

而音魚廢反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

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

就。釋城城南長安城南門外案關中記云明堂在長安城門外杜門之西正義括

地志云漢明堂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七里長安故城南門外也關中記云明堂在長

安城南門外杜門之西考中井積德曰是時欲立明堂未就而廢註何討處所楓三本草下有創字

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姦利事。集徐廣曰織微伺察之考三本館本微下有伺字與封禪書

召案綰臧綰臧自殺。正義漢書孝武帝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無依補

云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諸所興爲者皆廢後六年竇非薄五經因故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令殺

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光元年明年上初

至雍郊見五時正義時音止括地志云漢五帝時在岐州雍縣南孟康云時者神靈上帝也時者神靈之所止或曰以雍州雍縣南孟康云時者神靈上帝也

案五時者卽時密時吳陽時北時先是秦文公作卽時祭白帝秦宣公作密時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時下時祭赤帝黃帝漢高祖作北時祭黑帝是五時也 後常

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正義漢武帝故事云起柏梁臺以處神君陵女子也先是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長

悼痛之歲中亦死而靈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生民人多往請福說家人小事有驗平原君亦事之至後子孫尊貴及上卽位太后延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

求出局營柏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脩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潔故齋戒祈福今欲媵此非也自絕不復往神君慙之乃去

也舍之上林中躡氏觀集解徐廣曰躡音蹄考楓三木無之字封禪書有漢

志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

作館集解孟康曰產乳而死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集解先後鄒誕音二字竝去聲卽今妯娌也孟康以兄弟妻相謂也韋昭云先謂妯娌後謂姊也宛音冤考中井積德曰

漢志子死作乳死故孟說云云此本蓋謬愚按子當作字字亦乳也

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

祠其後子孫以尊顯集解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駟案蔡邕曰異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儀比長公主索隱案徐武帝外

祖母則是及武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

云考證中井積德曰置者宛若也祠者神君也愚按內中號氏觀內中也是時而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

卻老方見上上尊之集解李奇曰穀道食穀道引或曰辟穀不食之道索隱如淳云祠竈可以致福案禮竈者老婦之祭盛

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竈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作火官死為竈神司馬彪注莊子云鬻竈神也如美女衣赤李弘範音詰也正義周禮注曰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以為竈

神考證而字中統游柯凌本作有封禪書郊祀志無少君者故深澤侯入以主方集解徐廣曰

帝時絕封又曰入以主方進納於天子而主方一云侯人主方駟案如淳曰侯家人主方藥者也正義功臣表曰深澤侯頭子脩景帝七年有罪絕至中九年頭子夷胡復封至

元朔五年國除考證封禪書入以作舍人漢書郊祀志入作人無以匿其年及所字岡白駒曰入當作人人家入也如淳注侯家人主方藥者以字當刪匿其年及所

生長考證顏師古曰生長謂共郡縣所屬及居止處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集解如淳曰物鬼

物也。瓊曰：物，藥物也。考證：物，如說是。下文云：祠窳則致物，亦謂致鬼物，非藥物。

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

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

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

善為巧發奇中。

集解：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考證：周壽昌曰：資，藉也。好方，好為方也。

嘗從武安侯

飲。

索隱：服虔云：田蚡也。韋昭云：武安，屬魏郡也。

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

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

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

柏寢。

集解：服虔曰：地名，有臺也。瓊曰：晏子書：柏寢，臺名也。正義：括地志云：柏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二十一里。韓子云：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

而望其國。公曰：美哉堂乎！後代孰將有此？晏子云：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氏家柰

何？對曰：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治其煩亂，輕其刑罰，振窮乏，恤孤寡，行恩惠，崇節儉，雖十田

氏，其如何？堂，卽此也。考證：沈欽韓曰：晏子雜篇。景侯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齊桓公時無柏寢。

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

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爲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案列仙傳云：安期生，琅琊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也。正義：列仙傳云：安期生，琅琊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爲一重，爲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考：楓，三本，食上有安期生三字，張文虎曰：臣輩之臣，舊刻毛本，竝作臣，是也。他本作巨，誤。愚按：楓，三本，亦作臣。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索隱：齊音劑，正義：劑在西切，劑皆也，言同諸藥化丹沙，皆爲黃金。考：論：索隱是顏師古亦云：齊藥之分齊也。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正義：漢書起居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龍，時從雲中云：太一請少君，帝謂

左右將舍我去矣數月而少君病死又發棺看唯衣冠在也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

生莫能得。

集解韋昭曰黃鍾人姓名闕案漢書音義曰二人皆方士姓名

黃鍾者在東萊王鳴盛曰徐說得之黃鍾之史其名寬舒觀下文寬舒凡五見而不見為黃鍾者音義以為二人名謬甚齊召南曰始皇紀云過黃腫注云東萊有黃縣腫縣恐史寬舒蓋黃腫間人鍾與腫字體少異或傳寫各別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

事矣。

正義迂猶遠也言怪異遠處燕齊之方士多於相效更言神事

誘忌奏祠秦一方。

集解徐廣曰一云毫人謬忌也

考證書志竝作毫人謬忌此衍薄字日天神貴者秦一

案圖天神貴者大胡三省曰謬姓也音靡幼翻與繆同日天神貴者秦一

案圖天神貴者大微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以爲天一太一北極之別名春秋緯紫宮天皇曜魄寶之所理也秦一佐曰五帝

案圖其佐曰帝神名靈威仰之屬也

正義五帝五天帝也國語云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尙書帝命驗云蒼帝名靈威仰赤帝名文祖黃帝名神斗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佐者謂配祭也

考證館本考證古者天子以春秋白帝隱所引國語此春秋文耀光文見周禮春官疏國語無

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

集解徐廣曰：一云：日一太牢具十日。
考證郊祀志：具作一日。封禪書：無具。

字。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

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

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
考證郊祀志：無神字。天子許之，令大祝

領祠之。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

以春秋解祠。
正議解紀：買反。又紀賣反。祭神曰解。言黃帝欲絕其類，梟破鏡。故

惡之類。故言解祠黃帝。
考證封禪書：郊祀志：無秋字。祠黃帝用一梟破鏡。
集解孟康曰：梟，鳥名。

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龜而虎眼。或云：直用破鏡。如
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為梟。糞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冥羊用羊。

集解服虔曰：冥羊，神名也。祠馬行用一青牡馬。
正議馬行，神名也。泰一，皋山山君。地

長用牛。
正議長，丁丈反。三竝神名。武夷君用乾魚。
正議神名。陰陽使

者以一牛。

【集解】漢書音義曰陰陽之神也。

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

一壇焉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

【案】案食貨志皮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緇

以薦璧得以黃金一斤代之又漢律皮幣率鹿皮方尺直黃金一斤

以發瑞應造白金焉

【案】案食貨志白金三品各有差也

【正義】白金三品武帝所鑄也如淳曰雜鑄銀鈎馬白金也平準書云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

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隋之其文龜直三百錢譜云白金第一其形圓如錢肉好圓文爲一龍白銀第二其形方小長肉好亦小長好上下文

爲二馬白銀第三其形似龜肉好小是文爲龜甲也

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麋然

【集解】韋昭曰楚人謂麋

爲麋然【正義】麋音步交反韋昭曰體若麋而一角春秋所謂有麋而角是也楚人謂麋爲麋又周書王會云麋者若鹿爾雅云麋大鹿也牛尾一角郭璞云漢武獲一角獸若麋謂

之麟是也【考】封禪書同郊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祀志作後二年即元狩元年也

角獸蓋麟云

【正義】漢書終軍傳云從上獲白麟一角獸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

於是以薦五時時加

一牛以燎

【正義】力召反焚也

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

【集解】晉灼曰

符瑞也。瑁曰：風示諸侯，以此符瑞之應。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

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考證：書志無受之，更三

常山王有辜，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

山爲郡。然后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

方見上。正義：漢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歲，色如童子。上有所幸王夫人。集解：徐廣曰：齊懷王

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

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

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

辟惡鬼。

集解：漢書音義曰：如火勝金，用丙與丁日，不用庚辛。考證：服虔曰：甲乙五行相克之日也。中井積德曰：例如庚辛日駕赤車，丙丁日駕黑車也。

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

正義飯，房晚反。書，絹帛上。爲怪言。語以飼牛。考。詳楓三本。作伴郊祀志。作陽。

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爲書。

考證楓三本。

無有字。李筮曰：有讀爲又。封禪書作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爲卽僞字。手書，手迹，言人之所書也。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正義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有使者藉貨關東，還逢之於漕亭。還見言之，上乃疑，發其棺，無所見，唯有竹筒一枚，捕驗，閉無蹤跡也。

作栢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

集解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案服虔云：栢梁用梁百

頭。按今字皆作栢。三輔故事云：臺高二十丈，用香栢爲殿，香聞十里。又曰：建章宮承露盤，高三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僊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是也。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

集解晉灼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案鼎湖縣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黃帝採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卽今之湖城縣也。韋昭云：以爲近宜春，亦甚疏也。

考 顯顧炎武曰湖當作胡鼎胡宮名漢書楊雄傳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是也故卒起幸甘泉而行右內史界索隱以爲湖縣在今之閬鄉絕遠且無行宮書志無至字此疑行

游水發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

集 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姓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淮浦也釋 顏師古以游水姓發根名蓋或因水爲姓服虔亦曰發根人姓字或曰發樹根者也

及病使人問神君。集 韋昭曰即病巫之神。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

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集 孟康曰良已善已謂愈

也。考 李笠曰書志遂下竝有起字觀上云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此病愈病少愈也有起字者方與強字語氣合。大赦天下置壽宮

神君。集 服虔曰立此便宮也瓚 曰宮奉神之宮也楚辭 曰塞將濟兮壽宮考 張文虎曰疑當作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

大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

言等。考 楓三本者下有曰字大夫作太一書志亦作太一李笠曰書志作言與人音等此音言二字妄易時去時來來則風

肅然也。考 楓三本無去字。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

入。

集解漢書音義曰、因巫為主人、鬪飲食、所欲者、言行下。集解李奇曰、崇絜自祓除然後入。

神所欲言、上輒為下之。

又置壽宮北宮。

集解括地志云、壽宮北宮皆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漢書云、武帝壽宮以處神

君、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

之曰畫法。

集解漢書音義曰、或云、策畫之法也。集解畫音獲、案畫一之法。

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

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

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

集解蘇林曰、得黃龍鳳皇諸瑞以名年。集解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數年、

至其終、武帝即位、初有年號、改元以建元為始。

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

得一角獸曰元狩云。

集解徐廣曰、案諸紀、元光後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狩。集解顧炎武曰、是建元、元光之號皆自後追為之、而

武帝即位之初、亦但如文景之元、尚未有年號也。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

而后土毋祀、則禮不荅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

集解 韋昭曰說者以談爲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

索隱 韋昭云談司馬遷之父也說者以談爲太史公失之矣史記多稱太史公遷外孫

楊惲稱之也姚察按遷傳亦以談爲太史公非惲所加又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皆

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

公名當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其

義是也而桓譚新論以爲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

朔所加之者也按二家之說皆非也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

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璜曰百官表無書太史公茂陵中書司

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公自彼傳云生談爲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又云太史公既

治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余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凡

百三十篇攷此四科明司馬遷父子爲太史公太史公乃司馬遷自題錢大昕曰

按封禪書兩稱太史公與祠官寬舒連文而不著名爲父諱也是年郊雍爲元鼎四年其

明年冬至郊拜太一皆談爲太史公時談以元封元年卒卒天地牲角繭栗。

後遷始繼之漢志書談得其實矣樞三本無等字與書志合考論楓三后土宜於澤

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共小今陛下親祀后土本祀作祠后土宜於澤

中園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

考證顏師古曰侍祠之人皆著黃衣也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如寬

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時也。關案蘇林曰：雁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堆壘，長四五里。

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雁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雁之北，西流與河合也。

集解雁丘音誰，漢舊儀作葵丘者，蓋河東人呼誰與葵同故耳。考楓三本，上作丘。與索隱本合，汾陰山，西蒲州府榮河縣。

禮畢，天子遂至榮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

先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集解晉灼曰：遂往之意也。

爾雅侵尋，即浸淫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小顏云：浸淫，漸染之義。蓋尋淫聲相近，假借用耳。師古叔父游秦亦解漢書，故稱師古為小顏也。

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集解徐廣曰：樂成侯，姓丁，名義，後與樂大俱誅也。爾雅章昭云：河間縣按郊祀志，樂成侯登，而徐廣據表，姓丁，名義，未詳。

樂大膠東宮人。集解服虔曰：王家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

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康王后。集解孟康曰：膠東王后也。母子，康王死，

他姬子立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

考證

書志無得字此衍顏師古曰不相中不相可也相危以法謂以罪法相欲傾危也

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悅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

案

章昭云仙人應劭云名子喬

顧以爲臣賤不信臣

考證

封禪書以爲臣作以臣爲

又以

爲康王諸侯耳不足予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

考證

楓三本師上無之字

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

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尙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考證楓三本、不下有背字、漢志邪下無致字、於是上使先

驗小方鬪旗、旗自相觸擊。

正義音其、文本或作棊、說文云、棊、博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取雞血與針磨擣之、以和磁石、

用塗棊頭、曝乾之、置局上、即相拒不止也淮南子注、今淮南子注中無此文、封禪書索隱引顧氏案、萬畢術云、其語略同、則萬畢術亦高誘注矣。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正義鍊丹砂鉛錫為黃金、不就乃拜大為

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

軍、天道將軍印。

考證楓三本、無金字、又無天道將軍四字、中井積德曰、天道將軍四字、符封禪書郊祀志、皆無蓋、天土地士大通併上五利為四

也、天道則下列有玉印、張照朱一新說同。

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闕者河溢皋

陸、隄繇不息。

正義顏師古云、泉水旁地也、廣平曰陸、言水大汎溢、自皋及陸、而築作堤、徭役甚多、不暇休息。考證梁玉繩曰、江乃河之訛、漢志作

九河中井積德曰、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

不息猶不止也。

樂通樂通在臨淮高平縣也**考**樂通中非積德曰大通因將軍號而稱焉非指封禪**乾**

稱蜚龍鴻漸于般鴻漸于般一舉千里得道若飛龍在天**考**顏師古曰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也鴻漸于般漸卦六二爻辭也般山石之安者方苞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言君之得臣也鴻漸于般飲食衍衍言臣之得君也武帝以樂大為天所遺士

注誤**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

賜列侯甲第有甲乙第次故曰第**漢書音義曰**

馬漢書音義曰或云斥不用也章昭曰嘗在服御**帷帳器物以充其家**

以衛長公主妻之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劉案此帝女**

公主求詳齋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東萊有當利縣**天子**

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郊祀志作共連書志作

相張文虎曰中統游本吳校本板連上有相字愚按楓三本同**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

【集解】徐廣曰：大主，武帝姑也。顧案：韋昭曰：贊，太后女也。

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

衣羽衣，夜立白茅上。

【考】論楓三本，子下有許字。

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

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

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

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

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搯挽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集解】服虔曰：滿手曰搯，瓊曰搯，執持也。

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

【集解】應劭曰：錦，巫名。

為民祠，魏

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

【集解】應劭曰：魏，故魏國也。魏，若丘之類。考：汾陰，故魏地。故曰魏。顏師古曰：營，謂祠之兆域也。

掬視得鼎。

【索隱】說文：掬，抱也。音步溝切。顏師古曰：掬，手把土也。

鼎大異於衆鼎。文鏤，毋款

識。

【集解】韋昭曰：款，刻也。案：陰文曰款，陽文曰識。按識猶表識也。考：陰文曰款，陽文曰識。

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

守勝。考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

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集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甘泉將薦之於天也。

中山。集徐廣曰：河渠書鑿涇水，自中山西。索隱此山在馮翊谷口縣西，近九

晏溫。集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溫，故曰晏溫。許慎注淮南子云：晏無雲也。考

隱清濟。有黃雲蓋焉。有麇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集徐廣曰：或曰祭

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有報。

有司皆曰：聞昔大帝興神鼎一。集顏師古以大帝即太昊

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考漢志終作象。

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

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鬻烹上帝鬼神。

集解徐廣曰烹煮也。鬻

音薦皆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也。服虔曰以祭祀上帝或曰嘗烹酌也。索隱言鼎以烹牲而鬻嘗也。鬻字又作鬻字。音殤。漢書郊祀志云鼎空足曰鬻以象三德。鬻音歷謂足中不

實者名之也。考證封禪書作享。鬻集解索隱皆先釋鬻似當如封禪書然。郊祀志作鬻。享注引服虔曰以享祀上帝也。蓋此文當以皆嘗鬻享上帝鬼神為句。古享烹皆作享致

相混耳。疑史文當作鬻享。遭聖則興。正義遭逢也。鼎雖淪泗水逢聖興起故出汾陰西至甘泉也。考證遭逢也。鼎雖淪泗水逢聖興起故出汾陰西至甘泉也。

鼎出為瑞非直指汾陰鼎出事正義誤。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正義社主民也。社以石為之。宋社即亳社也。

周武王伐紂乃立亳社以為監戒。覆上棧下不使通天。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

地陰陽之氣周禮衰國將危亡故宋之社為亡殷復也。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

自堂徂基。正義此以下至胡考之休是周頌絲衣之詩。自堂從內往外。基門內

降往於塾。牲自羊徂牛。告充已乃舉鼎。告絜禮之次也。自羊徂牛。正義自堂往塾先視羊後及牛也。毛萇云先小後大也。鼎鼎及

簋。大謂之簋。鬻昭曰爾雅曰鼎絕不虞不驚。索隱毛傳云虞諱也。姚氏案何承天云虞當為吳音洪衛反又說文以

吳一曰大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為歡娛字故也。不揚

考證詩周頌漢郊祀志虞作吳。蓋作教錢大昕曰古文虞與吳通。漢碑亦有不虞不揚

乃後人據毛詩私改

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

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

集解章昭曰：與中山所見黃雲之氣合也。中井積德曰：合茲中山適在中山，有此事也。

蓋若獸為符。

集解服虔曰：雲若獸，在車蓋也。符灼曰：蓋辭也。或云：符謂瑞應也。陳仁錫曰：有黃白雲降蓋，蓋即上文黃雲蓋焉。是也。中井積

德曰：蓋字屬上句。注

路弓乘矢。

集解章昭曰：路，大也。四矢為乘。

集獲壇下。

考證劉奉世曰：指射鹿

也。言以大弓四矢，而後獲之於壇下也。

報祠大饗。

集解徐廣曰：一云：大報享祠也。

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

集解服虔曰：高祖受命知之也。宜見鼎於其廟。顧炎武曰：此即謂武帝服虔以為高祖，非。

鼎宜見

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

考證漢志：見作視。注云：視示也。

制曰：可。入海求蓬

萊者。

正義

蓬萊，方丈瀛洲，勃海中三神山也。凌稚隆曰：接上東入海求其神。

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

雍地，形高，故云。上，考證中井積德曰：上天子也。

索隱上雍以

且郊。或曰：五帝、秦一之佐也。宜立秦一而

且郊。或曰：五帝、秦一之佐也。宜立秦一而

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

鬼臾區。

集解漢書音義曰。區。黃帝時人。釋名鄭氏云。黃帝佐也。李奇曰。黃帝時諸侯。本作申區者。非。藝文志作鬼容區者也。考證顏師古曰。等同也。札木

簡之薄小者也。錢大昕曰。封禪書宛侯作宛胸。蓋地名。濟陰郡宛句縣是也。漢志作是侯。是即宛之譌。侯句音相近。

區對曰。黃帝得寶鼎

神筮。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

日推筮。後率二十歲

正義率音律。又音類。又所律反。三音竝通。後皆放此也。考證臣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

得

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

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尙

何以爲。

考證所忠武帝幸臣姓名。又見五宗世家。平準書萬石君傳。司馬相如傳。

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

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

集解封禪書功字作公。正義漢書郊祀志及錢大昕曰。下云。封禪書作申公。疑功錯誤。考證

申公齊人，則非魯之申培公，別是一人。

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

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

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

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正議：河圖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登崇。有七十二君也。唯黃

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

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集議：應劭曰：黃帝時諸侯會封禪者七千人。李奇曰：說仙道

得封者七千國。張晏曰：神靈之封，謂山川之守。考證：漢書郊祀志：居作君。王念孫曰：言黃帝之時有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其七千也。天下名山八

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

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

乃斷斬非鬼神者。考證：周壽昌曰：以事鬼神為非而議之者，中井積德曰：斷亦斬也。謂斷手足之等，非斷理之謂。百餘歲

然後得與神通。

考證何焯曰恐其言不驗被誅故遠其期於百餘歲即後言非少寬假神不來之意

黃帝郊雍上

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

集解蘇林曰今雍有鴻冢

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

集解徐廣曰寒一作寒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集解服虔云黃帝所仙之處也小顏云谷中山之谷口漢時為縣今呼為洽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故曰寒門谷

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集解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阪荆山在馮翊懷德縣

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

集解顏師古云胡謂項下垂肉也頰其毛也故童謠曰何當為君鼓龍胡是也

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

得上乃悉持龍頰龍頰拔墮黃帝之弓。

正義墮徒果反百姓仰望黃

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頰號。

正義戶高反下同

故後世因名其處

曰鼎湖。

正義折地志云湖水原出豸州湖城縣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

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空桐山、在原州平高縣

西一百里、考、漢書武紀、在元鼎五年

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

忌泰一壇、壇三垓、

集解、徐廣曰、垓、次也、馴案、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垓、重也、言爲三重壇也、鄒氏云、一作階、言壇階三重、

除八通鬼道、集解、服虔曰、坤位、在未央帝從土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

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考、風、三本、醴作禮、犛作狸、而五帝獨有俎

豆醴進、集解、韋昭曰、無犛牛醴之屬、音進、漢書作進、顏師古云、具俎、豆酒醴而進之一曰進、謂雜物之具、所以加禮也、其下四方

地、爲饌、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集解、倣、音竹、芮、反、謂聯續而祭之、漢志作服、古字通、說文云、倣、祭醴、

劉伯莊云、謂繞壇設諸神祭座相連綴也、考、倣、倣、封禪書作倣、漢郊祀志作服、三字通用、陳仁錫曰、爲饌、食三字屬下、王榮制曰、說文倣、祭醴也、字林倣、以洒沃地祭也、倣字本

用、

為祭酌義。餼食者，蓋以羣神從者，其位尚卑，不必設壇，且莫可主名，故但于四方之地酌酒祭之，以申其敬誠耳。愚按為餼，句餼王說是，食猶饗也。已祠，昨餘

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麋在鹿中。水而洎之。集韻徐廣曰：洎音居器。

反肉汁也。駟案晉灼曰：此說合牲物燎之也。正義劉伯莊云：以大羹和祭食燎之，案以鹿內牛中，以兔內鹿中，水玄酒也。考證顏師古曰：昨謂祭餘酒肉，祭日以

牛。祭月以羊。麋特。爾雅特，一牲也。言若牛若羊，若兔止一特也。秦一祝，宰則衣紫及繡。

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考證楓三本祝作祀。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

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集韻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拜日。

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以夕。廣雅漢儀郊泰一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考證陳仁錫曰：言朝日夕月，揖而不拜也。則揖屬上句，

而見泰一如雍禮。考證楓三本無則。揖二字雍下有郊字。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

筴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考證顏師古曰：寶，謂祝辭。

沈欽韓曰：春秋繁露郊祀篇郊祝曰：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惟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亦見大戴公冠案。此古祝辭，漢所用也。

今以得寶鼎故別為辭

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

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

括地志云。漢雲陽宮在雍州雲陽。

縣北八十一里。有通天臺。即黃帝以來祭天闕丘之處。武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還也。

有司奉瑄玉。

宋本舊刻本。滿壇下無旁字。與封禪書合。

嘉牲薦饗。

漢舊儀云。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

是夜有美

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

漢郊祀志。太史公作太史令。談即

同馬遷父。

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

徐廣曰。地一作夜。

立泰時

壇以明應。

正義下於證反。師古云。明著神光。及黃雲之祥。應也。

令太祝領祀及臘閒祠。三歲

天子一郊見。

封禪書。郊祀志。祀作秋。而屬下句。此誤。方苞曰。三歲天子一郊見。其二歲則祠以秋。或以臘。故曰閒。

其秋為

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

徐廣曰。牡一作牝。如淳曰。荊之無子者。皆以繫齊之道也。晉灼曰。牡荊

節閒不相當者。韋昭曰。以牡荊為柄者也。晉灼曰。牡荊節閒不相當者。月暈刻之為祭。以畏病者。萬畢術云。以南山牡荊折病自癒也。顏師古曰。言以畏病牡荊為幡竿而

畫幡為日月龍及星也。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集解曰：天宮

書曰：天極星明者，泰一常居也。斗口三星曰天一，駟案晉灼曰：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泰一鋒也。考證：漢郊祀志：天一作太一，鋒下有旗字，非是。余有丁曰：交龍為旗，有一升

一降，今止畫升龍，故曰登龍。愚按：日月上添幡上所畫四字看，名曰靈旗。正議：李奇云：畫旗樹泰一壇。為兵

禱。正議：為于偽反。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正議：韋昭云：牡剛也。荆強，按用牡

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

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正議：漢武故

事云：東方朔言：樂大無狀，上發怒，乃斬之。考證：遙承上文五利治裝入海，顏師古曰：讎，應當也。不讎，無驗也。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

見僊人跡緱氏城上。考證：楓三本，見上有言字。王先謙曰：據漢書武紀，則元鼎六年冬也。當云：明年冬緱氏。今河南府偃師縣南。

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

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考證：楓三本，下人主下有者字，與封禪

命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正謚迂，音于，誕，音

積以歲，乃可致。考謚許應元曰：非有求人，主等語，卽五利所以語帝者。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

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考謚封禪書矣作也。其年，既滅南越。考謚楓三本、

年作春，與封禪書郊祀志合。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

民間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考謚楓三本、

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

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考謚秦帝亦謂太昊也。正謚秦帝謂太昊

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

舞。考謚楓三本，塞作賽，與封禪書合。胡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考謚徐

及箜篌。考謚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箜篌。應劭云：武帝

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

集解徐廣曰：古釋字作澤。考證楓三

本瑟上有琴字，澤作釋，王先謙曰：據漢武紀，元封元年。

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

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

集解李奇曰：地名也。考證漢志澤作釋，須作涼。

上曰：吾聞黃

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

考證通鑑或作公孫卿，蓋據漢武故事。

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

正義爲于僞

反將爲封禪也。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迴二千里。考證周壽昌曰：類祭名，書肆類於上帝是也。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

諸生議封禪。

正義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禪，梁父之趾，廣厚也。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

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父之趾，以報地。封者，附廣之禪者，將以功相傳授之。

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

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集解蘇林曰：嘗祭廟，射其牲以除不祥。

贊曰：射牛，示親殺也。梁正義天子射牛，示親祭也。事見國語。考證周官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註云：蒸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注云：牲，牛也。

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

封。

考證楓三本重上字

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

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

考證

儀見應劭漢官儀也。楓三本矣。下無上字。是

下無乃字。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

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

惠於九皇。

集解

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草昭曰。上古人皇者九人也。正議按說同耳。張言人皇九首。如今人呼牛九頭。以上古質故言九

首也。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

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考證三條本。上為封祠器。示羣儒。羣儒

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

圖封事。

集解服虔曰。感會也。會諸儒圖封事。考證顏師古曰。徐偃博士姓名。周霸亦人姓名也。

於是上細偃霸。盡罷

諸儒弗用。

考證楓三本，盡上有而字，漢書兒寬傳云：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

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兒寬，寬對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上然之，乃自制儀

采儒術以文焉，蓋此時事，三月，遂東幸緱氏。考證漢書武紀作正月，禮登中嶽太室。集解文穎曰：

崧高山也，在潁川陽城縣，章昭曰：崧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之。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

正議漢儀注云：有稱萬歲，可十萬人聲。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考證王先謙曰：山上，下人皆未言，是以神之。

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正議顏師古云：以崇奉嵩高山，故謂之崇高

也。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生。考證楓三本，乃令人上石立之

泰山顛。考證楓三本，顛作巔，顏師古曰：從山下轉石而上也，齊召南曰：案後漢書

祭禮志引此文，注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共四十五字，此石立山顛，卽馬第伯封禪儀記所云：封所始，臯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不能上，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詳後志注。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

集解文穎曰武帝登泰山祭太一并祭名山於泰境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八神也

一曰八方之神案用事八神案韋昭云八神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主四時主之屬

今案郊祀志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

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東萊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也

考八神索隱今按是劉盼曰八神祠皆在齊地故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之武帝亦然

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

考楓三本無常字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

集解漢書音義曰巨公謂武帝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

集解宿留音秀溜遲待之意若依字與方士傳車及閒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

考奉高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

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

集解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車。武帝初置，韋昭曰：子侯霍去病之子也。

集解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顏師古曰：阯者山之基足。

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為神藉。**集解**孟康曰：所謂靈茅也。藉薦也，以藉地也。

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

考證封禪書祠作禮。兜旄牛犀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后去。**考證**然

志同封禪書作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考證**顏師古曰：雲出於所封。

中之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集解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泰山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明年秋乃作明堂

考 志無封字。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

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

象。考 紀脩祀泰山作故用事八神。景光屑如有望。集解 賈曰聞呼萬歲

作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蔚然如有聞愚按即上文所謂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者瓊說非。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

考 漢書武紀無依二字王先謙曰怪物猶言神怪震畏敬也。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

自新。考 漢書武紀后嘉與士大夫更始。考 漢書武紀更始下有其

志亦載此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

考 三本一下復博奉高蛇丘歷城毋出今年租稅。集解 鄭

有頭字加下有賜字。移考 博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東南奉高在縣東北蛇丘在泰安府肥城縣南歷城今濟南府歷城縣治。其赦天下如乙卯赦

令。考證乙卯赦令見漢書元朔三年武帝紀。

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考證復作見平準書。

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考證沈欽韓曰據公羊義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有湯沐之邑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左傳正義王制方

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其令諸師主為朝王從王巡狩主為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沐浴亦互言之耳。

侯各治邸泰山山下。考證諸侯各於太山朝宿地起第准擬天子用事太山而居止。

天子既以封禪泰山無風雨蠶。考證山下諸本有既字張文虎曰舊刻及吳校元刻無既字與封禪書郊祀志合愚按有者是。

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考證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上乃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

返至甘泉。集解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也。考證集解漢書音義當作漢書郊祀志。

有司言寶鼎出為

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芘于東井。

秦分野也。後衛

太子兵亂。芘音佩。

後十餘日有星芘于三能。

三能三台字。

昭曰：三能三公，後連坐誅。顏師古曰：能讀曰台。錢大

昭曰：樂記注古以能爲三台字。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

案郊祀志云：瓠星出如瓠，故瓠星也。

張文虎曰：各本皆作其星，索隱本無其字。據注似所見本本無北宋本。

封禪書：一本作旗星，一本作瓠星。疑依郊祀志改。愚按其星，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

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

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

壽星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言之也。

淵耀光明，信星昭見。

信星，鎮星也。信屬土。土曰鎮星，則漢志爲德星也。

皇帝敬拜泰祝之

饗。

無泰字。

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

考證：楓三本云下有欲字，與封禪書郊祀志合。

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

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

考證中并積德曰。數日二字屬上句。

見大人跡。復遣方

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

萬里沙。

集解

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王先謙曰。據地理志注曲城當作曲成。愚按在今山東萊州府掖縣。

過祠泰山。

集解

鄧展曰。泰山自東復有小泰山。瓚曰。即今之泰山。

還至瓠子。

集解

服虔曰。瓠子。隄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

漢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所瓚曰。所決河名。秦瓠子。決河名。蘇林曰。在甄城南。漢陽北。廣百步。深五丈。

自臨塞決河。

塞。按河渠書。武帝自臨塞。決河將軍已下。皆負薪也。

留二日。沈祠而去。

按沈白馬祭河決。於是作瓠子歌。見河渠書。

使

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

考證河決在元光二年。今始臨塞之事。

詳河渠書。楓。三本徒作從。二渠。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一曰宿胥口。即漯也。一曰大河。河北。漯南分而東北流入海。是時既滅南越。越人

勇之。

集解

韋昭曰。越地名也。書志南越作兩越。

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

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忘。故衰耗。乃

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

集解漢書音義曰持雞骨卜如鼠卜。正義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炙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此法也。

考證楓三本祝作祠沈欽韓曰論衡卜策篇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崔葦菴考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初學記二十九楊方五經鉤沈云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御

覽七百二十六引春秋後語蘇秦蓋下隋書西域傳女國有鳥卜然則夷卜用鳥獸多術矣。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

考證楓三本無焉字。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

下可為觀如緱氏城。集解韋昭曰如猶比也。置脯棗神人宜可致。考證宜猶殆

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集解應劭曰飛廉神禽

能致風氣管灼曰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考證郊祀志觀甘泉則

作益延壽觀。考證郊祀志作益壽延壽館顏師古曰二館名梁玉繩曰考注引

詩益此多一益字漢志更多一壽字師古注非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據雍籀問卦夫得古

不應複出。又其時竝作者飛廉桂觀之屬。或一字名。或兩字名。何以此觀獨三字名。使其為衍文無疑。藝文類聚六十三引。史是延壽觀。愚按在今陝西邠州淳化縣。

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集解徐廣曰。在甘泉。案漢書舊儀。臺高三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也。考證封禪書。天下有臺字。漢書武紀。郊祀志。並無索隱。本亦無臺址。在今陝西邠州淳化縣。置祠具其

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

索隱姚氏案楊雄云。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武帝增通天臺。迎風宮。近則有洪崖儲。行遠則石關。封禪鵝。露寒棠梨等觀。又有高華。溫德。觀會成宮。白虎走狗。天梯。瑤臺。仙人。終法。夏有芝生殿。防內中。集解徐廣曰。元封二年也。考證芝生殿。房相思觀。

郊祀志。防作房。案隱本亦作房。下同。房字古隸。从戶。从方。與防相似。故譌耳。張照曰。內中二字。必有一衍。愚按。封禪書。漢書武紀。郊祀志。亦作內中。王先謙曰。據禮樂志。則齋房也。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集解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光。德

曰興通天臺。是塞河之報賽矣。故曰為也。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集解應劭曰。芝。芝草。應劭云。王者敬事耆老。赦天下。毋有復作。考證封禪書。甘泉防作甘泉房。中不失舊故。則芝草生。

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

則天旱乾封。

集解蘇林曰：天旱，欲使封土乾燥，如淳曰：但祭不立尸為乾封。雨

暴所封之土，令乾。鄭氏云：但祭不立尸為乾封。考王先謙曰：三年，上乃下詔。據漢書武紀：元封二年，伐朝鮮。三年，平之。此繫於平朝鮮之年。

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正義靈星，即龍星也。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

田，則農祥也。見而祭之。考中井積德曰：祠靈星，蓋祈雨也。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集解

在扶風汧縣。考中今陝西鳳翔府隴州。春至鳴澤。集解服虔曰：鳴澤，澤名也。在涿郡遼

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曰元封五年。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

天柱山。號曰南嶽。集解應劭曰：潛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文穎曰：天柱山在

州霍山縣。天柱，即霍山。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集解地理志：廬江有樅陽縣，

在安陸府潛江縣西北。今黃州府黃梅縣北。胡三省曰：尋陽在江北，自督立尋陽郡於過彭蠡，祀其名山

川北至琅邪，竝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

泰山東北陲，古時有明堂處。考趙岐注：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

之處，齊使地而得行之是也。處險不傲。考顏師古曰：言其阻阨不顯傲。上欲治明堂奉高，未

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考齊湣王臣有公玉帶，其後也。音語錄反，三輔決

錄云：杜陵有玉氏，音肅，說文以為從玉音，畜牧之畜，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然二姓單複

有異，單姓者肅後漢司徒王況是其後也。考錢大昭曰：漢韓勅碑陰有公玉虎，楊震

碑陰有勃海公玉子舉。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

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案玉帶明堂圖中為複道，有樓從西南入，名其道曰崑崙，言其似崑崙山之五城十二樓故名之也。考黃帝明堂有無未可知，漢時何能傳其圖式？徐孚遠曰：崑崙在西

南，故附會其說，蓋公玉帶亦方士之流也。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

作明堂汶上。集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考胡三省曰：據班志明堂在泰

山，奉高縣西南四里，又禹貢浮于汶，達于濟，此明堂當在濟之汶上。

琅琊之汶入于濰而濰入于海其地僻遠非立明堂處

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

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

考禮服虔曰漢是時未以高祖配天故曰對光武以來乃配之沈欽韓曰御

覽一百九十四漢武故事曰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想於是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還作高陵館劉敞曰案王莽奏事文帝祠泰一已用高祖配矣何謂未乎愚按高祖子明堂以配上帝亦與是紀異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

曰據其祠泰一及五帝高帝后土合用八太牢蓋其外尚有配食者而史不詳也天子從昆侖命道入始拜明堂如

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考禮劉敞曰而上字屬下句有祕祠其顛

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

考禮郊祀志并作竝赤帝下有所字注顏師古曰與赤帝同處

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考禮初元年

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

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

集解徐廣曰常五年一脩耳今適二年

故但祀明堂考三本本統作每脩封禪考是漢郊祀志亦譌作每考其贊

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考又

案上黃帝得寶鼎神筴則太古上皇創歷之號故此云太元神筴周而復始也考王先謙曰冊府元龜三十六開元十三年封禪禮畢中書令張說進稱賜皇帝太一神筴周而復始宋史志真宗封禪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一也考皇帝敬拜泰一

考此以上贊祝者詞考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

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考西二十二日也十二月甲午朔上

親禪高里集伏微曰山名在泰山下考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

祠蓬萊之屬冀至殊庭焉集漢書音義曰蓬萊庭考冀漢書作

庭者異也言入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正顧胤云柏梁被

泉也顏師古曰受郡國計簿也考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一日

漢書郊祀志故下無朝字此疑衍

正視也，考劉放曰：面之直面向之耳。洪頡焄曰：面向也。謂向視之，審知爲項王，因以指王翳。禮記：玉藻：唯君而尊，鄉注：面猶鄉也。田完世家：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面卽鄉也。方苞：沈欽韓說同。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集解如淳曰：指示王翳，項王乃曰：吾聞漢

購我頭千金，邑萬戶。正義漢以一斤金爲一金，當一萬錢也。考吾

爲若德。集解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正義爲于僞反。言呂馬童與項羽，先是

按爲，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

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

各得其一體。考漢書：最下無其字。灌嬰傳云：項籍敗垓下去也。嬰將車騎別

嬰所將也。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考王凌本有

梁玉繩曰：班馬異同無中井積德，曰其地。封呂馬童爲中水侯。考按晉

謂萬戶邑也。元無定處，非指項王之地。封王翳爲杜衍侯。考按地理

中水縣屬河間。正義地理志云：中水縣屬涿郡。應劭云：在易漈。二水之中，故曰中水。封王翳爲杜衍侯。考按地理

表作王翥也。正括地志云：杜衍侯故縣在鄧州南陽縣西八里。封楊喜為赤泉侯。索南陽有丹水縣，疑

漢作嶽音。封楊武為吳防侯。索豫州縣，地理志：縣名，屬汝南，故房子國。正吳

王閻廬弟，夫概奔楚楚封於此，為堂。封呂勝為涅陽侯。集徐廣曰：五人後

鄧州穰縣東北六十里，本漢舊縣也。應劭云：在涅水之陽。項王已死。集徐廣

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歲生，死時年三十一。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

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

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

禮葬項王穀城。集皇覽曰：項羽家在東郡穀城，東去縣十五里。正義括

地志云：項羽墓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七里，穀城西三里。述征

記：項羽墓在穀城西北三里，半許毀壞，有碣石。項王之墓。考事又見儒林傳：顧炎武

曰：穀城，即魯之小穀，非東郡之穀城也。阜西北有小穀城，愚按在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

北，水經濟水注云：城西北三里，有項王之墓。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考三本哀作

家，半許毀壞，石碣尚存，題云項王之墓。

喪王鳴盛曰為義帝發喪而大哭此猶自可殺項羽以魯公禮葬為發哀泣之而去天下豈有我殺之即我哭之者不知何處辨此十幅急淚千載下讀之笑來又曰鄧當時傳詔項籍故臣皆名籍怨毒如許哭之何為愚按田儵列傳云田橫自到高帝曰夫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高祖蓋喜泣者

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

項伯名繆字伯

正義射音食夜反括地志云楚州山陽本漢射陽縣吳地志云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

桃侯

相正義徐廣曰名襄其子舍為丞括地志云故城在滑州

昨城縣東四十里漢書云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為桃侯也

平皋侯

城在懷州武德縣東二十里漢平皋縣按佗音徒何

徒何

玄武侯

陳子龍曰諸侯表中不見

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

生漢時儒者姓周也按太史公云吾聞之周生

則是漢人與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

舜目蓋重瞳子

荀子非相篇堯舜三牟子尚書大傳舜四瞳

子淮南子舜二瞳子是謂重明所言不同

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

裔邪

若以秦為伯翳後以英布為阜陶後之類

何興之暴也

文虎曰舊

刻何下有其子毛本同。愚按漢書亦有其字暴猝也。踪布傳何其拔與之暴哉亦言囑起于隴畝也。

傑盜起相與竝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

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隳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

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

有也。考數句可以見史公列項羽於本紀之意。及羽背關懷楚。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

東歸而都彭城。考顧炎武曰背關懷楚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愚按岡白駒中井積德亦有此說。放逐義帝而

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

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五年謂高帝元年至

五年殺項羽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考而不自責過

亦責也非過誤之過漢書矣作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

通鑑削過矣二字皆未得史公意。

哉。

考中井積德曰：天亡我，非用兵之罪，是羽於勇武之言矣。言戰之疆如此而亡，

覺悟不自責之事，可乎。

案隱述贊：秦鹿走，偽楚嬰，違約王漢，背關懷楚，常遷上游，臣迫故主，靈壁大振，成亞父推誠始救，趙歇終誅子嬰，違約王漢，背關懷楚，常遷上游，臣迫故主，靈壁大振，成與，嗟彼蓋代卒，為凶賢，不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七

昭和七年三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三月二十日發行

史記會註考證

定價 全十册 金參拾八圓
各册 金參圓八拾錢

著者

瀧川龜太郎

發行所

多田寅寅

印刷所

尼藤光之介

印刷所

合誠開明堂東京支店

東京市本郷區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內

發行所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發 賣 所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二丁目	文求堂書店
京都市寺町通丸太町南	彙文堂書店
東京市神田區通神保町五	一誠堂書店
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一	巖松堂書店
東京市神田區南神保町十	北澤書店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二丁目	丸善株式會社
東京市本郷區本富士町二	琳瑯閣書店
東京市神田區今川小路二	松雲堂書店

